

金文詁林八

文一百三十八 重八百七十三



木 父丁爵

〈1700〉 木父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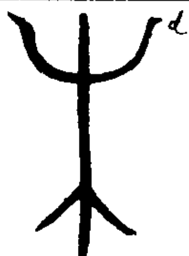
爵 父辛

〈1729〉 木父辛



簋 父丙

〈0905〉 木父丙



木工 鼎

〈0435〉 木工冊乍 匕戊將彝



𠂤鼎

〈0679〉 鬲攸从鼎 ……



格伯簋

〈1362〉 殷人紀……谷杜木 谷旅……東門



散盤

〈2927〉 ……木……根木衛 ……東一封



杠觶 木工二字合文

〈2427〉 杠冊乍母 甲尊彝

〈0237〉「木父壬」〈1104〉「冊木工彝」

方濬益曰「字从木从工自是杠字儀禮鄉射禮記杠長三仞注杠橦也爾雅素錦綢杠郭注以白地錦韜旗之竿孟子十一月徒杠成音義引張音杠方橋也方言牀其杠北燕朝鮮之閒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閒謂之杠說文杠牀前橫木也釋名釋車杠公也諸說不同此杠應是作器人名」(綴遺卷二十四十一頁杠母甲觶)

林義光曰「說文云木从屮下象其根按上象枝幹下象根古作木散氏器」同(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下象其根上象枝也莫卜切。

按字本象樹木形。說解下象其根上象枝也。甚爲明白。二徐本逸下句。茲從丁福保考正補入。冒也爲音訓。東方之行。爲緯學家言(字例二篇三八頁)

亲

亲 中伯壺

〈2817〉「中白乍亲姬䜌人賸壺」

亲

中伯盨

〈1166〉「中白作亲姬䜌人賸」

〈3100〉「羊皇亲艁造散戈」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亲國名。姬姓。疑即晉之假借。說文亲果實如小栗。從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今經典亲栗皆作榛栗。是亲即今榛字也。說文。榗木也。從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榗。徐楚金曰。案說文無榛字。此即榛字也。今所傳大徐校定說文本部有榛字云。榛木也。從木秦聲。一曰菆也。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卷十亦引說文榛叢木也。此蓋唐以來流傳別本。唐世說文字林並習。合併淆亂實多。大徐不能別擇。小徐所守猶是古本。據榗下引書竹箭如榗。今書無之。疑書禹貢篠簜箘簵等

處傳文古人。引傳亦云書。此或孔氏書傳之僅存者。篠簵皆竹箭櫓楛類。並矢材。故云竹箭如櫓。說文櫓字原次當在楛字上。今次亦後人亂之。參考互稽。小徐為優。是榛即古櫓字也。劉熙釋名。晉。進也。其地在北。有事于中國則進而南也。又取晉水以為名。其水迅進也。案劉前說不可據。後說以水為名當是也。然水之名晉。義取迅進。恐亦望文生義。竊疑秦以禾。楚以叢木。恐晉國古亦作櫓。與秦楚同義。櫓榛亲音義悉同。可以櫓斯可以亲矣。肊測如是。博考古書或更有證佐。未可知也。」(攈古卷二之二、七十八頁中伯壺蓋)

徐同柏曰「亲古文榛。此當讀若有莘氏之莘」(从古卷十三、二十七頁周中伯壺)

方濬益曰『說文亲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曲禮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注榛古作亲後世以榛為亲榛行而亲廢此亲即孟子伊尹耕有莘之野趙注莘國名漢書外戚傳敘作㜪古今人表女志鯀妃有㜪氏女生禹又有㜪氏湯中妃生太丁師古曰㜪與莘同說文作姺女部姺殷諸侯从女先聲所臻切又人部侁下引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侁女蓋古先與辛同聲廣韻有㜪字所臻切與說文姺字同集韻韻會則云疏臻切並音莘疑亲即㜪之本字』(綴遺卷十三。九頁仲伯壺)

劉心源曰『亲說文云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案榛栗字本作亲後人改用榛而經書乃無亲字許所

見本尚未改也今左莊二十四年傳作榛正義先儒以為栗取其戰栗也棗取其早起也脩取其自脩也唯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於事也曲礼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釋文榛古本又作亲疏榛訓至又云榛是虔義之名孔氏蓋始終不知亲字故據榛為訓實肊說也說文榛木名一曰菆也菆為藂譌眾經音義十引說文一曰藂木也是也是榛為榛荊榛蓏字亲為榛栗之本字婦摯取其自新耳此銘亦讀新（奇觚卷六、二九頁仲伯壺）

b 馬叙倫曰「宗字不見說文、豈以為即說文之亲字與、則此豈省文耶、然則亲蓋即詩纘女維莘之莘、毛傳、莘、太姒國也」、

（刻詞一六七頁𠧪白彝）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亲，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金文新字所从亲作亲，與此作亲若亲略異。亲从木辛聲，木之上畫或辛之下畫並向上斜曲，而此亲字則作直畫，頗可疑。萬簋『亲子』段亲為辛，亦但作亲，不與此同。」

3670(6.8-0740)

杜 a
師虎簋 杜

〈383〉「王才(在)杜△宣居」

杜 b

杜 c

杜伯盨

〈1493〉「杜白(伯)乍寶盨盨」(A.B)

杜 d

杜伯鬲

〈0751〉「杜△白(伯)乍弔嬶(叔祁)障鬲」

杜 e

杜 f

杜 g

格伯簋

〈1362〉「殷人紉田谷杜△木還谷旅桒涉東」

門(A.B.C)

〈3160〉「守相杜△波」

林潔明曰「說文『杜，甘棠也，从木土聲』爾雅釋木『杜，甘棠』注『杜，今之杜梨』按金文與小篆同，用為國邑名。左傳襄二十四『在周為唐杜氏』注『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又路史國名紀『今永興長安縣南十五里有杜伯冢

廟.

0742 棫

棫

棫 敔盤 〈2927〉「降棫二十二」

「陟冊剮祭卉析」

林潔明曰「按說文棫，白桵也，从木或聲。金文與篆文形同，用為地名。」

杙 [a]

杙

應侯盨

〈1292〉「應侯作生杙姜尊簋」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杙劉劉也，从木弋聲。爾雅釋木劉劉杙，二書相合。又爾雅釋宮檝謂之杙，注橜也。即與許弋下云橜也合。竊謂杙即弋異文，弋象析木衺銳者，丿象物挂之。元是象形字也。後人依析木義，亦加木作杙。又叚借為木名。蓋所謂託名幖識字耳」（古籀篇八十四第一四頁）

栁

柳　从卯

柳鼎

<0664>「武公有南宮柳△」王乎乍册尹册「命柳△」嗣六自牧「柳△」柳拜稽首

散盤

<0927>「至于邊柳△」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栁小楊也从木丣聲此即从卯聲說文又云酉古文作丣非古音酉卯同部通用非酉或作丣也金石聚云說文丣古文酉容按朱茮堂有卯丣偏旁說謂今本說文丣古文酉數字為後人淺說羼入桂未谷云御覽初學記皆引作卯聲古銅卯柳並从卯蓋丣本从一卯閉門之象卯亦聲也又古華山農云諸家釋文栁字或作柳或作栁者从丣古文酉字與栖相混矣此乃今本說文作栁从木丣非古文也案此始見於漢知為漢人新造字許君偶用之或後人所改亦未可知商散氏盤銘𣐺即柳从丣即卯字可證案酉从卯从一成文柳从丣聲故古通卯焉得反藉乎酉是又可證丣為春門萬物已出

字从二戶桺字从之桺者春令之木也酉為秋門萬物已入字故从丣一以閉之栖字从之栖者秋令之木也通作槱楢周禮司爟注曰春取榆桺秋取柞楢又可證明齋王氏曰凡物之生陰陽二氣而已此春秋之所以出火入火得其宜也納猶入也此又从丣从丣之別可證也丣古亦作兆象柳之枝條故卯柳通桺又通櫍貿亦从卯聲也二家从一卯者為丣失於穿矣鐘鼎古文未見酉作丣者古有卯無丣丣者譌文耳（古籀篇八十四第一九頁）



欒 不从木

宋公欒戈

䜌字重見

〈3105〉「宋公䜌之貽(造)戈」

楊樹達曰「金文又有宋公䜌戈銘文作䜌，核之名从主人之例，認宋公為名䜌可矣。經傳作欒者，䜌之同音假字也。本書於言部載䜌字，當矣。而木部又載之，云欒不从木，是認經傳宋公欒之欒為宋公之本名，而彝銘之䜌為欒之省略也。此先後倒置，與事理不合者也」(小學二七三頁金文編書後)

杞

0745

杞 杞婦卣 a

亞中𩲃 杞婦 〈2548〉

b 杞伯 𥂴 c

杞伯每亡作寳鼎 〈0542〉 (A·B)

d e 杞伯 鼎

亳鼎 f 公侯錫亳杞土麋土𢊁禾禾𥎊禾 〈0602〉

杞伯每亡作𣪘 〈1222〉 (A·B)

杞伯 壺

杞伯每亡作𨸓嫌寶壺 〈2821〉

g 杞白敏父作邾嬇寶𥂴 〈3025〉

b-c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𣏌即杞古文上形下聲小篆左形右聲也（攈古卷二之二 四十六頁杞伯敦）

陳槃曰路史國名紀丁引衛宏云古作𠔃（叢二三下集韻上第六引衛宏說作𠔃案𠔃古文紀字詳下貳陸紀國集韻誤）（譔異二册一二一頁）

王獻唐曰「至于杞國氏族是夏代後裔姒姓為周武王所封但在商代是否也有杞國也是姒姓大戴禮少閑篇成湯卒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遷姒姓于杞殷敬順列子天瑞篇釋文引世本殷湯封夏后于杞周又封之史記陳杞世家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史記但言或封或絕知商代曾封禹后世本則直言封杞大戴禮言遷姒姓于杞乃封杞以後并其王室俱往這就肯定了商代也有杞國也是姒姓

周代封的杞國最初在今河南杞縣見世本宋衷注史記陳杞世家集解引續漢書郡國志諸書商代封的杞國是否也在這個地帶王國維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見觀堂集林說杞即河南之杞并未

証實殷虛書契前編二卷八頁七版一云壬辰卜在杞貞今日王步于音亡𡿧一云癸巳卜在音貞王徙嚚往來亡𡿧于自北這是帝辛期卜辭金璋氏所藏甲骨文七二八頁甲文曰癸巳卜在音呻岦商鄙是和上一片癸巳卜辭一天卜的商鄙就是大邑商一商鄙一的郊鄙統起來看帝辛于壬辰日在杞卜往于音次日癸巳即到音又經過呻岦到達商鄙現在商邱和杞縣相距一百餘里帝辛只走了一天不是就兩個縣城所在計算从這一地帶到達那一地帶就有很大的伸縮性由路綫方面和距離遠近証明商代杞國確在杞縣一帶

但是這個杞也或有人疑為地名不必就是杞國殷虛書契後編下卷三十七頁有武丁期卜辭云丁酉卜𣪊貞杞侯炈弗其骨同有疾說明杞為杞國也是侯爵它在商代封于杞縣一帶

周初又就杞重封始終是姒姓

周代杞縣一帶的杞國後又遷往山東春秋隱公四年經莒人伐杞取牟婁自後經傳所記杞事統在山東左氏傳杜注史記索隱以下俱云後遷其遷當在春秋以前這些史實和後文說的山東杞器書體以及杞國的東西兩支都有聯系

杞國的杞字又怎樣寫法前引殷代武丁期卜辭作杞帝辛期卜辭亦作杞殷虛書契後編上卷十三頁一版文云王其田亡𡿧在杞又云王其步自杞于囗為祖甲期卜辭這就包括了武丁祖甲帝辛三個時期所有杞字寫法都是从木从己聲把木字寫在己上作𣏌從沒有一個作㠱的如何說帝辛時候作㠱

上引杞字都是杞國的杞帝辛時候固然有一位㠱侯又如何證明㠱是杞國的杞

般代銅器中有一件杞婦卣杞也从木从己聲把木字寫在左旁和今體一樣到了周代清道光光緒間山東新泰出土幾件杞伯滕器二鼎一壺一匜一盆所有的杞字除一鼎作𣏟其餘全把木字寫在己上和卜辭相同這都是杞國東遷以後春秋時器還有一件亳鼎為西周作品杞字也寫成木己的左右反文

由上可知周代有杞國商代也有杞國通是一家商周兩代杞國的杞字從卜辭金文先後見到的寫法通是从木从己聲木字寫在己上或寫在己左全是一事作正文也罷作反文也罷還是一事無論怎麼寫始終和異字全不混淆不但卜辭金文如此傳世的經傳史籍也都如此

這就可以得到結論異國是妾姓杞國是姒姓兩個氏族不同

卜辭金文及經傳史籍一貫的寫法前一個字體作㠱後一個作杞始終又截然各異就此便可決定㠱和杞不是一國衛宏以下薛尚功等的說法均不足信」（黃縣㠱器六七至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杞枸杞也从木己聲」陳邦福云「㠱即杞異集韻引漢衛宏說云㠱與杞同」李孝定謂㠱杞並从己聲自可通段然未必即是一字（並見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九四五）陳引衛宏說誤王獻唐攷證㠱國姜姓杞國姒姓兩個氏族不同其說是也㠱伯匜云「㠱白庭父朕姜無須它」此㠱為姜姓之確證杞國姒姓但見文獻然杞婦卣云「醜杞婦」㠱矢父簋云「㠱吳亞父乙」醜㠱兩字並分別在亞形中金文通例在亞形中者大抵乃氏族徽識杞為醜族㠱為㠱族兩者非一也」

杞姒姓金文作婤或鈳湯封夏於杞周又封之清光緒間有杞伯諸器出土于山東新泰縣乃杞之故都屢為魯所迫東遷淳于(張日昇述)

0747 櫟

櫟

櫟

四年相邦戟

<3135>

櫟陽土

上造閒

方濬益以為即榮之古文榮國名成王時卿士有榮伯 井侯簋王命榮眔內史曰

〈1378〉 王令(命)熒眔內史曰

盂鼎

〈0676〉 令余隹(唯)令(命)女(汝)盂𠭯熒芍(敬)雝德巠(經)

榮伯鬲

〈0730〉 熒白(伯)鑄鬲于𣛱

榮子鼎

〈0530〉 熒子旅乍(作)父戊寶尊彝

康鼎

〈0657〉 熒白(伯)內(入)右康

同簋

〈1367〉 熒白(伯)右同立中廷

卯簋

〈1390〉 熒季入右卯立中廷 熒白(伯)乎(呼)令(命)卯曰 𢦏乃且(祖)考死(尸)𤔲熒公室 敢對揚熒白(伯)休

封簋

〈1340〉 王使熒蔑曆

榮簋

〈1270〉 隹□月□□□各王□□□□乎□□文熒□□□□貝百朋

乍公丮 榮盉

〈1931〉 臣公×熒

己侯簋

〈1174〉 己侯乍(作)姜熒殷 (A.B)

熒子盉

〈0677〉「王令（命）炏（熒）遊啚」

〈1926〉「熒子作文戊」

熒子簋

〈1161〉「熒子張作且乙寶彝」

〈1050〉「熒子匜寶障彝」

ㄊ 徐同柏曰「乂上从兩火下从刀燒薙之象本艸乂字讀為乂安之乂（胙敦乂字正从兩火 呂國名讀若艾）」（从古卷六、二十四頁周尌敦）

K-ℓ 徐同柏曰「艾从兩火燒薙之象本艸艾字讀若𦰡乂之乂 二謚逸周書謚灋解乂治也」（从古卷十九、二十四頁周紀侯敦）

C 方濬益曰「積古齋款識釋卯敔銘𤇾季𤇾伯為艾引路史艾為侯爵蓋本薛氏款識敔敔舊釋也後來諸家并從其說今按此字當釋熒𤇾即熒之古文說文熒从木𤇾省聲𤇾屋下鐙燭之光从焱冂諸部中如塋營縈𤇾等十餘文多同蓋以篆文無

𤇾字故不得不从熒省今觀此文作𤇾乃象木枝柯相交之形其端从炏木之華也炏為焱之消說文焱火華也木之華與火同故从炏以象形而華之義為榮爾雅釋木榮桐木郭注即梧桐郝蘭臯戶部曰說文榮桐木也桐榮也是桐一名榮月令季春桐始華桐華尤繁茂故獨擅榮名矣說文以榮為熒省聲豈知古文作𤇾熒固从𤇾聲耶（綴遺卷二十七·二十二頁至二十三頁）

榮伯鬲）

孫詒讓曰器作𤇾蓋作𤇾舊釋為艾攷此字見前紀侯敦〔攈古二之二一〕亦見後卯敦作𤇾〔攈古三之二〕三盂鼎作𤇾又盂鼎殘字作𤇾並〔攈古三之三〕舊釋並同紀侯敦釋文引徐同柏云艾从兩火燒薙之象其說殊迂曲今諦審此文从二火說文艾隸艸部不當變為炏竊

疑此當為榮之省說文焱部熒从焱冂又木部榮从木熒省聲

此彖作𤇾者即熒字之省从二火而交之審校此字蓋𤇾下並

尚有琢畫或當為熒或當為勞皆未可定要其非艾字無疑此

𤇾為作器者之名舊題封敦非也九紀侯敦仰敦及兩盂鼎諸

𤇾字皆當為𤇾舊釋並誤(餘論卷三第四頁封敦)

高田忠周曰「吾友河井君仙郎云此當熒字古文蓋謂二苣交互象形似是然亦有作𤇾者與此同文省乂為乂乂即收卷絲形𤇾是𤇾省文實縈字也但熒縈音通而熒伯縈伯並記傳無徵矣」(古籀篇十四第一一頁)

𠔃

高田忠周曰「阮氏釋作艾云按艾商世諸侯路史云艾侯爵穆鼎有艾侯作𤇾王依以為共誤此云艾伯者意周世復封為伯

也路史又云武王俘艾侯云云劉氏心源又云王釋作共謬矣潛研堂亦以此敦文為共全不晉篆形云云亦雷同阮說也按此篆下形ㄨ亦上文省略也愚初謂从二火與火同意ㄨ即交互形燹亦當焚字吾友河井君仙郎有攷云此當熒字古文象燈燭有光之形稍近余一旦从之果然作□者从糸熒聲尤為捷然其或作ㄨ者謂為燭下檜意自礙矣今訂正如上說而已熒季熒白與上文姜熒並人名史無徵矣所謂史之缺文也此熒或叚借為滎朱氏說書序王俾滎白馬注周同姓（古籀篇六十九第三頁）

于省吾曰「金文燹字習見作□□□□□□等形師訇毀及敔毀亦有燹字薛尚功釋艾清儒因之金文編入於坿彔按此

字上从二火與艾字迥殊當卽焚字今隸作𤇾說文有从𤇾之字而無𤇾字从𤇾之字凡二十三見或曰瑩省聲或曰熒省聲或曰榮省聲或曰營省聲均不可據又熒下云屋下燈燭之光从焱冂戴侗六書故引說文从冂从焱一說冂聲按从焱冂或从焱冂聲均誤縈伯毀縈字作縈其所从之𤇾作𤇾與公廾𤇾盉之𤇾作焚者正同从同▲▲古文字虛廓與填實一也炏與[illegible]中間斷續一也如𤇾子鼎𤇾字作焚邢侯毀𤇾字作焚𤇾毀𤇾字作焚可為斷續無別之證古璽文字徵十三·二縈字作縈已開小篆之先河矣盉焚字之本義上从二火下象交縈之形故从𤇾之字如熒𦾔瑩營榮縈等均有光明交互縈盛之義也（古雜七頁釋焚）

○楊樹達[四]宋人釋芆為艾、清儒自阮伯元吳子苾以下以至近日治金文諸家皆從之、余謂艾字从艸从乂、芆字形殊不類、其釋非是、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跋芆白鬲、釋芆為榮、(廿七卷廿弍葉下)余按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陸葉下載䓇白𣪘、䓇即今榮字也、蓋古文乂形隸變為冖、以彼証此、芆實當釋𤇾、釋榮者得其近似耳[已]。(積微一〇九頁井侯彝再跋)

朱芳圃曰[丁]按上揭奇字、方濬益釋為榮、(綴遺齋彝器考釋二七、二二)楊樹達謂實當釋𤇾、釋榮者得其近似耳、(金文說四一〇九)其說是也、惟字之形義、兩家皆無說明、余謂𤇾象兩苣交錯形、載籍假榮為之、釋名釋言語、榮猶熒也、熒熒照明貌也、是其義也、引伸為明顯、呂氏春秋振亂篇且辱者也而榮、高注、榮光明也、又務大篇其名無不榮者、高注榮顯也、再引伸為寵、為譽、淮南子脩務

訓。有榮名。高注：「榮，寵也。」呂氏春秋節喪篇：「侈靡者以為榮。」高注：「榮，顯也。」（釋林四十四頁榮）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榮，桐木也。从木，熒省聲。一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自薛氏釋艾以來，諸家並因其說。艾从艸與𤇾殊不類。及方濬益釋榮，始得其近似。于省吾、楊樹達並釋𤇾。高田忠周引河井君仙郎謂象二苣交互形，乃熒之古文，其說是也。熒說文訓屋下燈燭之光，从焱冂。然冂非屋，而屋下有光字當作窻，何以分二火於屋上？許說字形誠有可疑。竊以為熒下从火乃後增義符。𤇾為交苣，用作照明，又譌為冂，乃有屋下之訓。釋名釋言語「榮，猶熒也。熒熒照明貌」。榮本為桐木，段作光榮，載籍有榮國，亦段榮為𤇾也。」

周法高曰「白川靜謂吳闓生吉金文錄卷一頁五，釋𤆍為艾，云『艾，治也』。于省吾雙選上二頁二，承其字釋而異解，注云『𤆍舊釋艾，輔召者』，艾，柯昌濟韡華乙中頁五七，釋昭艾與文錄同義，孫詒讓餘論卷三頁四六，以𤆍為勞之省文，文義不順，郭沫若兩攷三四頁，陳夢家金選一八一頁，斷代56大盂鼎，高鴻縉南大中文學報一期大盂鼎考釋，以𤆍為人名。周初成康期前後有𤆍，𤆍子諸器，小盂鼎有『王令𤆍』之語，但此語與下文『𥂺夾』相對，𤆍如為人名，夾不得不為人名，郭氏以夾為人名，以文意推之，此王命不得命他人輔佐，對照兩條之文如次。

今余隹令女盂𥂺𤆍，敬雝德巠，敏朝夕入讕，享奔走，畏天畏。

王曰盂，迺𥂺夾死𤔲戎，敏諫罰訟，夙夕𥂺我一人，畯四方。

『𥂺𤆍』非命輔佐𤆍之語，乃命輔弼王之語，『𥂺𤆍』、𥂺夾二字各為連文動詞，方濬益等釋𤆍為㷀，字乃交叉炬火之象，其形象

近於熒、从文義上來看有縈、變之義、隸釋為熒、金文通釋、六一、大盂鼎、白鶴美術館誌第十二輯六六三頁、案白川氏謂此字在此處非人名甚有道理」

〈大19〉「鬲啚于熒白之所」〈大24〉「熒內入右夊」

1

桐 翏生盨

〈1495〉「伐□□□桐遹，翏生從，□□折首，孚(俘)戎器，孚(俘)□臣，作旅彝」

6

宜桐盂

〈3008〉

7 王鄀 「季𩫖之孫宜桐乍(作)𦥯鑄飤盂目(以)媵妹」

[a]

某 禽簋 ⟨1274⟩「周公某△謀禽祝」

[b]

諫簋 ⟨1370⟩「女汝某△靡不又昏」

⟨0603⟩「周公某謀禽祝」

[a] 徐同柏曰『某諆省猷也』（从古卷十、三十頁周禽彝）

[a] 丁佛言曰『某 王伐鄦侯敔許氏說酸果也案即古梅字』（古籀補補卷六第一頁）

高田忠周曰『禽彝按元用為謀古字省文恆例也亦當段借為媒為禖說文禖祭也从示某聲禮記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注變媒為禖神之也朱駿聲云變腜為禖也為佳說矣腜下曰婦始孕腜兆也祭曰禖人曰腜』（古籀篇九第二八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𣎸酸果也从木甘闕朱氏駿聲云五味之美皆曰甘古作某禽彝」（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𣎸酸果也从木甘闕古文作槑蓋疑槑為籀文增緐古文當作𣎸如下文又經傳多借梅為某某梅通用因亦梅字作楳已詳見梅下又某段借為某名字書金縢惟爾元孫某傳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又如銘意段借為謀謀从某聲故也」（古籀篇八十四第二九頁）

a
郭沫若曰「某謀省亦可讀為誨說文謀之古文作𠰔若𢘃同从母聲與誨之聲本相同王孫鐘誨猷丕飤則又段誨為謀矣」

（兩攷十二頁（禽𣪘））

商承祚曰「說文某酸果也从木从甘闕槑古文某从口桑某為酸果不應从甘洨長不得其義故闕之也金文禽毁作某與篆文同某當為某人之某之本字从甘殆象未成碩果之形與孰从田作有坼裂文者不同果未孰其味酸既孰則甘在未孰與孰之間故有不定義後以其形象从甘而遷以為甘字言其義則是舉其从則非也」(古攷五七頁)

ㄅ陳夢家曰「某假作謀或敏說文曰慮難曰謀禮記中庸注云敏或為謀」(金選三〇四頁西周銅器斷代諫毁)

ㄅ楊樹達曰「郭沫若讀女其否又昏為女靡鄙又昏(大系考釋中冊壹壹柒葉)吳闓生釋昏為勤勞謂其不有昏即靡不有勞也(吉金文錄卷叁卷肆拾玖葉下)余按二君皆讀其為靡意皆以其為否定詞是也余按金文通以母為毋本銘毋敢不善即其例也此某字亦當讀與母同說文三篇上

言部載諆字或作⿱母口、又或作⿱母言、此某與母音同之證、二字並咍部明母銘文於此句不言母而言某者、以下文已有母字、變文以避複也、又某聲古與無聲互通、詩小雅小旻云、民雖靡膴、釋文引韓詩膴作腜、大雅緜云、周原膴膴、膴膴韓詩作腜腜、此其證也。（積微一四〇頁諆毁跋）

高鴻縉曰『按某槑⿰某某楳梅五字一物、原作⿱口木者倚木而畫其上有小果之形、由文木生意、故為梅樹之梅、名詞、甘象酸果、非甘字也、前人於說解甘下注一闕字、乃不得甘字之解之謂也、其複文作槑作⿰某某、其加木為意符者則作楳、後人另造形聲字从木每聲作梅、實皆一字之另構也』（字例二篇二二〇頁）

郭沫若曰『某、謀省、謀字、許書古文作㖼若𢗊、是與誨為一字、此當讀為誨』（青研七十六頁令彝令𣪘與其它諸器物之綜合研究）

吳其昌曰『某者說文禖祭也廣雅釋天禖祭也蔡邕月令章句禖祀也續漢禮儀志上注引此處恐與詩皇矣是類是禡爾雅釋天所謂師祭也者同聲義』（麻朔卷二第一六頁禽鼎）

丁山曰『某酸果也從木從甘闕㮌古文某從口繫傳敘從木二字六書故引李陽冰曰某此正梅字也段玉裁亦謂某即今梅子正字然猶有別焉段于梅字下云釋木曰梅柟也毛詩秦風陳風傳皆曰梅柟也與爾雅同但毛公于召南

標有梅曹風其子在梅小雅四月侯栗侯梅無傳而秦陳乃訓
為枏此以見召南之梅與秦陳之梅判若二物召南之梅今之
酸果也秦陳之梅今之楠樹也枏樹見于爾雅者也酸果之梅
不見于爾雅者也後世取梅為酸果之名而梅之本義廢矣以
許書律羣經凡酸果之字作梅皆假借也凡某人之字作某亦
皆假借也至于李富孫說文辨字正俗毛際盛說文述誼承培元廣說文答問郭
慶藩說文經字正誼徐灝等辨之尤詳而王鳴盛則不以為然其蛾術
編曰某許既云酸果正當從木甘甘為土味土寄旺四季故酸
辛苦鹹中皆有甘味廣韵柑木名似橘集韵同穚謂此果酸中
帶甘天下通讀若甘說文字後人移其位置于上下左右者多
某即柑字移甘于右耳更與六證以申其義而迮鶴壽以為不
然其駁曰古柑字只作甘上林賦黃甘橙楱郭璞曰黃甘橘屬

而味清周處風土記甘橘屬其味甜美時異此皆借甘字義疏也至廣韻始有柑字知木旁係唐以後人所加不足為典要朱駿聲亦謂俗柑從木甘聲與某聲義俱別則鳴盛之皮傅形聲自不足信然淮南說林訓嘗有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之語魏武亦有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之令梅之訓酸果也蓋不自六朝唐人始又按爾雅樊光孫炎注並謂荊州曰梅揚州曰柟梅與柟異名而同實也而今廣州人語柟木也亦曰酸棗樹以柟之酸棗證梅子之甘酸以梅子之甘酸證某之酸果知段氏謂後世借柟梅為酸果某者非是某古音讀如媒與梅之音讀全同某梅今讀雙聲古韻亦不甚遠詩泯首以謀媒與絲淇期韻皇皇者華以謀與騏絲韻而鳴鳩二章絲騏又與梅韻謀梅皆從某為聲也謀媒與騏絲韻猶某與騏絲韻騏絲與梅韻即梅與某韻故云二字音全同梅從每而每從母聲也謀從某聲也而謀之古文𠰃𢘐皆從母聲亦可知

梅之或體楳即某之或體某梅通用蓋不徒音同之故凡字之音同義近其偏傍復不甚違異者求之故書往往即是一字秦漢儒生口相授受聲音犇侈不能齊一筆之于書字亦遂異各就其異字而從之以偏傍也于是古之一字後世輒衍為數文梅之與楳楳之與某是已杲上從甘與從日同（古文從甘之字有時從日曆和字段敨從甘作曆競卣則從日作曆猒足字篆文從甘作猒毛公鼎則從日作猒疑甘口古本一字）蓋果尚未熟之象既熟則有龜坼紋字不從日而從田作果矣果字卜辭作[illegible]（殷契卷七第廿六葉）[illegible]（後編下廿六葉）者累累樹上兼熟與未熟之果象之也周人尚別故別以龜坼之紋以坼紋之有無象果之熟否果未熟其味必酸然則杲訓酸果乃一切果實未熟之共名也梅楠果實雖熟猶酸此別名也加偏傍于共名之上以為某事某物之別名此事甚易故求古文之別名而不得必因後世之別名

以求共名，得其共名，斯知其別名。所謂古人一字常兼數用者此也，所謂六書之轉注者此也。此而不知，則某之所以孳乳為楳為梅，梅之所以孳乳為枬者，皆茫然矣。（闕義二四頁至二六頁）

周法高曰「闕」於涾字，于氏釋為者是不對的。這字從水從木從甘，當是從水沓聲，而沓字又從木甘聲。說文木部有某字云：「某，酸果也，從木某，闕」莫厚切。（陳文隸寫作沬，大概就是釋作某字的緣故。按某隸之部，段氏一部；沬隸段氏十五部，韻部亦異）說文又有「枬，梅也，從木冄聲」汝閻切，古音隸談部；「梅，枬也，可食，從木每聲」莫梧切，古音隸之部。我疑心某字原本從木甘聲，和枬字同（冄聲甘聲通用例見後），作莫厚切而在之部的那個字應該寫作梅字。王鳴盛蛾術篇「許既云酸果，正當从木甘，……廣韻二十三談「柑，木名，似橘」，集韻同。……竊謂

此果酸中帶甘，天下通讀若甘。說文字後人移其位置于上下左右者多，某即柑字，移甘于右耳。……本當云从木从甘，甘亦聲」，嚴可均說文校議云「小徐所見本或作甘聲，故通釋以為甘非聲，據猒或作猒，㝱讀若潛，則某字得取甘聲」」（金文零釋頁四五、頁三一、三二康侯設考釋一九五一年）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某，酸果也，从木甘，闕。𣐭古文某从口」，商承祚丁山並謂象未成碩果之形，某訓酸果，乃一切果實未熟之共名，果之成熟與否，其主要特徵在表皮顏色之轉變，某从甘豈能給人果未熟之印象，高鴻縉直謂甘象酸果，則更難使人想象，又某既為酸果，不應从甘會意，象形並不能解說，竊疑某从木甘聲，與枬為一字，甘冄古音並在談部，說文云「枬，梅也，从木冄聲」，又「梅，枬也，可食，从木每聲，楳或从某」，釋木曰「梅，枬也」，毛詩秦風陳風傳並曰「梅，枬也」，與爾雅同，枬梅同實異名，其後以

梅音讀某改入之部，而楳則仍在談部，及某段作某事某物，乃更从木作楳，實則某楳梅楳一也。」

周法高曰：「張日昇君疑某从木甘聲，與楳為一字」與余金文零釋說闇合，因補錄余說於前。（渣字金文編收入附錄下頁三十六（3411）。」

[seal form]

本

本鼎

〈0373〉

「本筆作寶鼎」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本古文作𣎵，六書故引作𣎵，蓋象其豊且厚，非从三口也。此銘下三筆皆豊腹，即古文之三▽，與上體連屬，義視三▽為勝，疑此為正體，三▽其變體也。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徐鍇曰，一記其處也。本末朱皆同義，其說甚當。六書故則云，唐本說文曰，本从木从下，末从木从上，段氏信之，篆作𣎵𣎳，謬矣。不知本末朱皆指事字，若合木下木上為文，則會意矣。許君以朱閒本末之閒，苦心曉人，段反以為淺人類居傅會，甚矣其喜順非也。」（攈古卷一之三　六頁本鼎）

a

丁佛言曰『[篆]本肇鼎許氏說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草木之根柢也案草木根際時作粗圓形若骨節然此象其形原書入附録』(古籀補補卷六第二頁)

商承祚曰『說文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𣎴古文案金文作[篆]本鼎大木之本多竅故作ㅁㅁㅁ以象之木根或隆起如節則作川以象之』(古攷五七頁)

高鴻縉曰『說文[篆]木下曰本一在其下𣎴古文布忖切

徐鍇曰一記其處也本末朱皆同義

按本末朱三字皆屬文字加意象而意象表假象假象指部位之指事字就文字指事而正指其處也本字就木而以假象指

其根處故為根本之本音讀亦由木音而轉名詞金文本字見本肇鼎說文所載古文皆壁經字乃晚周齊魯之字體故𣎵殆由金文譌變（字例三篇二一至二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𣎵古文」段玉裁謂其形从木丅非是本末刃等皆以一點指其處末金文作朩本原應作朩本鼎作朩兩旁隆然乃字体繁飾蓋亦𣎵之所本商承祚謂▽▽▽或|||乃竅節之象疑非是」

3710(6.48-0751)

a 朱 毛公鼎 〈0680〉 朱市 朱䪗 圓鞹 鞃靳 靳 朱旂二鈴

b 頌鼎 〈0674〉 赤市 朱黄 鞁 珩

c 頌壺 〈2836〉 赤市 朱黄

d 頌簋 〈1392〉 赤市 朱黄

e 師兌簋 〈1385〉 朱虢 鞹 圓

鞃 靳 鞹 靳

f 寰盤 〈2924〉 朱黄

g 番生簋 〈1387〉 易錫 朱市 朱䪗 圓 鞹 鞃 靳 朱旂 旜 金芾 錯衡 二鈴 方

h 吳方彝 〈2444〉 朱虢 鞹 鞃 靳 虎冟 熏裏

i 師酉簋 〈1374〉 朱黄

j 彔伯簋 圓朱 虢 鞹 鞃

〈1380〉 朱虢 鞹 靳 按郭氏以圅字屬上句 與容氏異

k 又云虎冟朱裏 从穴 〈1380〉 虎冟 宋朱裏

〈1369〉「朱黃」〈1390〉「取我家㝈」〈2922〉「赤市朱黃珩」

K 劉心源曰㝈㠯上文朱字較之知此篆非朱也案牧敦寅簋皆云虎冟熏裏熏即纁省攷工記鍾氏染羽㠯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為纁（尔足三染謂之纁）注染纁者三入而成爾雅郭注纁絳也儀礼士冠礼纁裳注㠯朱為四入疏引詩毛傳朱深纁也知朱深於纁矣此从內非穴乃內之變而涉於穴者古文變體如此者甚多此字盖从內从朱內即內古文內入通用詳無東鼎是合入朱二字會意纁三入朱四入朱必由纁而入故入朱者必纁然則㝈即纁之古文矣（奇觚卷四十八頁彔伯𢦔敦）

g 强運開曰朱番生敦朱市㠯黃不从糸說文絑純赤也虞書丹朱如此段注云凡經傳言朱皆當作絑朱其叚借字朱者赤

心木也』(古籀三補卷十三第一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以木一在其中一者指事也作•亦同此二文可證矣此字經傳無用本義者皆用轉義此銘義亦然段氏云朱本木名引伸段借為純赤之字愚謂朱非赤色木之名謂木心之赤也轉為丹朱義又染色曰絑字亦从糸又眞珠从玉並皆為後出字又證物理凡樹木根柢老堅者其心多朱色根株之株亦當朱字耳大荒西經有樹赤皮朱幹青葉名曰朱木此為轉義』(古籀篇八十四第三一頁)

K

高田忠周曰『按銘朱字兩用一作朱一作宊从穴其義未識朱氏駿聲云朱字轉義儀禮士冠禮注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

謂之頳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歟詩七月我朱孔陽傳朱深纁也禮記月令疏色淺曰赤深曰朱按淺于絳而深于纁曰朱此攷為是纁朱相近故他器又多云虎冟纁裏可證而此等義皆不可从穴也要木心之色此謂之朱而染色則當偁絑說文絑訓純赤也是也但禮記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亦與鉊意同丹本取于礦穴朱字从穴或泥丹字而然乎廣韵集韵有硃字音朱訓丹砂也亦朱字異文猶寀从穴並古俗字也(古籀篇八十四第三二頁)

商承祚曰「說文解字朱篆文作朱云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以為指事字一所以指木赤心之處其意又以為與本末二字誼同一在木下為本一在木上為末一在木中為朱玆細繹其旨朱之一與本末之一形同而誼異本末之一乃指物之

本末處朱之一乃指其木心之色色空不可指也或以為朱乃株之本字一指一株樹也理略長於許誼而猶非朔予意朱即珠之初字實象形非會意也茲臚列其說而明證之

1. 說文王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

2. 金文乙亥敦玉作丰

3. 殷虛甲骨文玉作丰羊羊

說文之丨未外露其組不若殷文金文之露其兩端於誼為明白所从之丫丫則貫後結其緒之形所以防其脫墜耳今乃因玉形作丰羊羊遂推而知朱之誼

金文中若毛公鼎頌壺番生敦彔伯敦朱作米吳尊作米與說文同師酉敦作米從二與它篆異古文從一之字或從二說文之古文及金文殷虛文正字皆從二作二作亚天字作亣又如殷虛

文中之麓作霖，亦從二林作𣛧，古文中若此類者不勝枚舉，或象其形，或通其意，不區區於筆畫之間，雖體重複，其誼一也。

又攷古文凡從一之字可變作・，如金文中十千之丁可作・，囗丙作▲冂，殷虛文天作𠀘，金文作𠀘，是其例，能實則能空，能・則能一也，故知朱之作𣎵與朱同，當必有作𣎵者矣。正象貫珠之形，珠體圜易脫佚，故結系之兩端以慎防之，其字形與玉顯別之處在屮與木之間，以此證之，木與朱（木）形同而實非二字，絕對不相涉也』（集刊第一本一分一七頁釋朱）

K 郭沫若曰『𡨦字原銘作𡩱、余意與彔伯𢦏段虎冟朱裏之作𡩱者乃一字、特於圓點空作之而已、亦猶屯（井人鐘）之或作屯（遲盨）、世（師晨鼎）之或作世（伯𣪘段）也、字在此當即段為柱石之柱』（兩攷八十六頁卯段）

郭沫若曰：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從木一在其中。金文朱多作

朱 此毛公鼎文，其它頌器及番生毁文与此同。 亦作 朱 吳尊 若 朱 師酉毁文，邾器之朱𣪕多从此作，眉脒鼎上樂庥鼎亦然

彔伯戜毁兩朱字，朱虢(引)斷作朱，虎皀朱裏作[illegible]，近人商

承祚謂朱乃珠之初文，其上下出乃貫珠之系，与卜辭玉或作

丰 前編六六十五 同例，若然，則是珠玉一字矣，非也。余謂朱乃株之初

文，与本末同意，株之言柱也，言木之幹，故杖謂之殳，擊鼓杖謂

之枹，門軸謂之樞，柱上樹謂之櫨，均一音之通轉也。段玉裁云，

莊列皆有厥株駒，株今俗語云樁，樁亦柱也，今金文於木中作

圓點，从示其處，乃指事字之一佳例，其作一橫者乃圓點之演

變，古文演變之例均如是。作二橫者謂截去其上下端而存其中段也，此

-5 洹子孟姜壺折字之作[illegible]若[illegible]者同意，左旁中作二橫，即

示艸本之斷折，又彔伯戜毁之第二朱字作朱者，亦正表明朱

之為柱、蓋示柱以楮穴也。

要之、朱當為株、其轉語為椿、為柱、用為赤色字者乃假借也、又說文以根株為互訓、漢人並多解株為根、非株之古義。(金詁二二二頁釋朱)

馬敘倫曰、朱即說文之朱、說文訓朱為赤心木者乃株字義、而根株字乃朱字也、金文作朱者、由象形文本作□或作□也、知者、韓非解老、樹木有曼根、有直根、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曼根者、本之所以持生也、朱聲侯類、曼聲幽類、幽侯聲近、韓非所謂曼根即朱也、且木之赤心者、非獨今所謂紅木也、故徐鍇有朱為赤心木總名之說、然木亦有黃心者、何不為之製字、識一於木謂之赤心木、六書謂之指事、然物名固鮮以指事之法構造之、且金文作朱、是識之

者二矣、故知說文朱株之訓當互易耳。」（刻詞一六一頁斠

討號）

高鴻縉曰「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章俱切

徐灝曰戴氏侗曰朱榦也木中曰朱木心紅朱故因以為朱赤

之朱條以杖數榦以朱數別作株灝案戴說是也朱株蓋相承

增偏旁

俞樾曰一在中並無赤意何以為赤心木乎此篆說解疑為淺

人竄改……蓋朱字與本末同意……三字一例於六書為指事至

赤色之朱許書作絑……而經傳皆叚朱為之……木部又有株字

曰木根也从木朱聲夫朱既从木而株又从木緟複無理今按

株即朱之或體也

按朱株一字原為榦故从木而以•或二指明其部位正指其

處也名詞（字例三篇二二至二二三頁）」

K
楊樹達曰『案字从穴與朱赤之義絕不相關其為同音假借之字毫無疑義列之穴部注云假作朱可矣不得徑以為朱字也」

（小學二七三頁金文編書後）

聞一多曰『說文木部樠松心木

案漢書西域傳下山多松樠玉篇㯄松樠也並以松樠連文後漢書馬融傳陵喬松履脩樠又以松樠對舉是樠為松類許書樠篆次於松檜之間解為松心木亦謂樠為松類是也蓋此木葉作針形似松故曰松心木樠為松心木猶下文檜為柏葉松身樅為松葉柏身矣若謂樠之似松惟在幹之中心而其外見

之部分皆不與則木之似松者象獨樠而已乎且松之異於他木者莫著於其葉因之木之有針葉者即以松例之理亦至明夫樠松心木朱赤心木詞例不殊許君於松心木既已用尖心義則赤心木之心字其不謂中心可知要而言之木身之具有尖刺狀者二古皆曰心一為松屬之葉所謂松心是也一為棘屬之芒所謂棘心是也赤心即棘心許君於樠曰松心木於朱曰赤心木者謂樠之葉似松朱之芒似棘耳

既以朱為赤棘心木是朱之有心與松心異類必不又以朱為松柏屬以自相牴牾因知今本說文松柏屬三字必後人不明赤心之義因傅合禮記松柏之有心也一語而妄增之如此抑又可知

赤心即棘心亦即刺既如上述然則許君訓朱為赤心木猶言

有刺之木矣欲知此說信否可先於朱之諸孳乳字驗之

說文口部咮鳥口也

廣雅釋親⿱此朿噣喙口也

一切經音義一引字書⿱此朿鳥喙也

⿱此朿即觜（嘴）從朿朿即刺之初文廣雅釋器石箴謂之⿱此朿爾雅釋草⿱此朿莿注草刺針也鳥口謂之⿱此朿亦謂之咮是朱有刺義其證

一

廣雅釋詁一誅責也

責从朿聲亦有刺意誅之為責亦猶咮之為⿱此朿矣以言抨擊人謂之責亦謂之誅是朱有刺義其證二

廣韻筞策也

策亦從朿聲蓋古馬策以棘為之故楚辭九章曰施黃棘之枉

策策謂之策亦猶棸謂之咮責謂之誅矣所以刺馬使行者謂之策亦謂之策是朱有刺義其證三

朱與殳通書堯典殳斨漢書古今人表作朱斨詩邶風靜女篇靜女其姝說文女部引作娖書堯典之驩兜尚書大傳作鴅吺鄒漢勛謂即丹朱並其證

說文殳部殳以杖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亦以先驅

又木部杸軍中士所持殳也

釋名釋兵殳矛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於車上使殊離也

廣雅釋詁一挃刺也劉謂殳有所撞挃於車上正謂殳之用主於刺故其物亦謂名刺杖

太平御覽七一〇引新序昌邑王置積竹刺杖二枚

說文謂殳為以杖殊人又言其制積竹八觚是積竹刺杖即殳矣兵器之可以刺人者謂之殳或投猶鳥喙可以啄傷人者謂之吺也刺杖謂之殳殳與朱通故許劉並以殊詁殳是朱亦有刺義其證

四 說文歺部殊死也集韻引廣雅戕殺也並刺義之引申

木屬之名其字從朱者則有茱萸茱萸有吳茱萸食茱萸二種

食茱萸者落葉亞喬木高丈餘有刺

廣雅釋木樧欓茱萸也

陳藏器本草拾遺欓子……木高大莖有刺

又謂之樧樧之言殺也殺義與刺相因茱萸謂之樧猶誅戕謂之殺矣木之有刺者謂之茱萸是朱有刺義其證五

由上觀之朱有刺義較然明白然則朱之為木有刺之木也古

語本或吁木之芒刺曰赤心故許君訓朱為赤心木訓詁之精令人驚絕許書顧可輕議哉」（聞一多全集二第五三〇至五三三三頁釋朱）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朱赤心木松柏屬从木一在其中」商承祚謂珠之初文並以玉古文字作丰為證然玉象玉之貫串而朱則作朱但師酉簋作米而已若朱為串珠則一珠斷無此意商說恐非郭沫若謂朱乃株之初文與木末同意言木之幹是也許書訓株為木根徐灝謂蓋渾言之也猶今人謂一株為一根耳然郭氏謂米作二橫者截去其兩端而存其中段與折之作斴則非蓋丰中不相連誠斷折之象然米則無此意實則从二橫者乃偶一為之不必砌辭解釋朱訓赤心木聞一多謂即棘

心木不管赤心棘心要之皆非朔義彔伯簋案字劉心源釋緟

非也」

〈大14〉「朱◦號圅靳」〈大22〉「朱△亢珩」〈大25〉「朱▲號鞹圅鞃靳靳」

a 末 蔡侯鐘 「余雖末△小子」〈0054〉

b 末距悍 「國差 〈3164〉 商賣末△」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即指事也。故或作𣎳一●同意也。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本末字作𣎴𣎳非。但本末字義主于樹木。左傳云末大必折。又孟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是也」(古籀篇八十四第三〇頁)

b 馬叙倫曰「倫謂末字與說文同。甲文干支中未字有作𣎳者。未末形聲竝是一字。未木亦復一字。甲文干支中未字有作米者。又有𣍜字即妹字。亦從木。木音明紐。未音微紐。同為鼻音次濁音。末音亦明紐。則末亦木之異文。蓋艸木皆象形之文。末未二字以圖畫明之。仍是木字。不見為木枝葉之盛與為木杪也。特以在地下者為本。曰謂出地工者為木。音轉為末。

又轉為末耳』(刻詞一三七頁距末)

高鴻縉曰『按末取木梢為意故就木而指明其梢為末字音亦由木轉名詞新出土蔡昭侯編鎛亦有末字作[字形]』(字例三篇二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高鴻縉謂取末梢為意是也金文作[字形]一點指其處與本刃之造字同段玉裁改从木从上非是』

3728(6.66-0753)

果 果𥁕 (1023)

果臣作旅毁 (A.B)

果戈 蔡公子

(3103) 果之用 蔡公子

高鴻縉曰「按字意為果實之果故倚木上畫田象果形為倚文畫物由物形田生意名詞後世借為終結之意俗或加艸為意符作菓但文人鮮用之」(字例二篇二一六頁)

林潔明曰「按說文「果木實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金文與篆形同用為人名高鴻縉謂後世借果為終結之意按結果為植物生長歷程之最後階段故有終結之意實果實義之引申非假借也」

0755 杖

杖 父辛盉 〈0921〉

杖父辛

杖父丙 卣 〈2520〉

杖父丙

杖父乙 鼎 〈0279〉

杖父辛

杖家 卣 〈2670〉

杖家下父戊 寶尊彝

〈1384〉 商鬲一杖

林義光曰「說文云。杖榦也。从木攴。可爲杖也。按可攀折故从攴」

（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攴即攴古文卜字。左右不拘也。說文杖榦也。可爲杖。从木从攴。又爾雅杖條也。釋名竹曰个木曰杖」（古籀篇八十四第二四頁）

秂[a]

秂 从禾 〈2081〉

「䒊秂作

秂尊 父丁障彝」

林潔明曰「按字从人从壬从禾。說文所無。古文从木之字多从禾作。如析字或从禾（鄦毁）侯休字亦或从禾（師害毁）當即說文秂字。秂弱兒。从木。任聲。金文用為人名。義無可說」

棖

棖

散盤

〈4927〉「自根木衢左至于井邑封衢以東一封」

a 劉心源曰「棖或釋槁非字从良季良父盉作□及季良父壺作□可證」（奇觚卷八·二六頁矢人盤）

a 丁佛言曰「□散氏槃案是棖字右為良之反文阮相國釋榔原書入附錄」（古籀補補卷六第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阮氏釋作槁萃編云槁字高父簋高作□孔云石鼓碧落高並作□樊云稷誤三說皆非彼作□者為良字作□者為亯字此明作□即棖字尤顯然說文棖高木也从木良聲俗亦作榔非」（古籀篇八十四第三六頁）

a 高鴻縉曰「□即棖劉幼丹曰棖从良季良父盉作□及季良父壺作□可證按□象風箱之留實器凡穀實之良好者由風箱

折經此器而流留故託以寄良好之意說文以為从畗省亡聲者形變而說歧也此處根即說文根高木也从木良聲此蓋以高木標道故曰根木道」（散盤集釋十八頁）

穋

穋

四年相邦戟

〈3135〉

「相邦穋

斿之造」

林潔明曰「按字从木从翏，說文所無，疑即說文禾部穋字。說文「穋，稑，疾孰也。从禾坴聲。穋，稑或从翏」。金文用爲人名，義無可說」

杕 [a]

杕

杕氏壺 (2830)

「𣏟氏禍戈」

[a] 郭沫若曰「𣏟即詩杕杜有杕之杜之杕、序釋文本或作夷狄字、顏氏家訓書証詩有杕之杜江南本竝木旁施大、而河北本皆為夷狄之狄、讀亦如字、疑此𣏟氏蓋自狄人、諱其字而改書為𣏟也」(兩攷二二八頁杕氏壺)

林潔明曰「說文「杕、樹皃、从木大聲、詩有杕之杜」段注謂樹當作特字之誤也、引唐風有杕之杜、毛傳杕特皃」

格 不从木

頌鼎 各字重見

〈0674〉「王各格」大室

格伯簋

〈1362〉「格伯受良馬乘于倗生」「格伯還」「格伯安彶甸」「周典格伯田」

c d e f g h i 皆格伯簋異文

〈1362〉「格伯受良馬乘于倗生」「格伯還」「格伯安彶甸」「格伯田」(A.B.C.)

j 格伯作晉姬簋

〈1254〉「格伯作晉姬寶簋」

k 格氏矛

〈3141〉「格氏左對」

〈0578〉「王格于公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格木長皃从木各聲木能長者其枝伸展分異別各故枝與枝又枝格相當故轉為扞格義也說文彳部

收輅字云枝輅也从夂各聲固當格字異文耳上林賦夭蟜枝格正作格(古籀篇八十四第三九至四〇頁)

參閱0126各字條勞榦說

⿸厂林

析 詩斯干釋文橐本作⿰木序

庚贏卣 又丹一析

〈2731〉「易錫貝十朋 又丹一析」

散盤

〈2927〉「封剮諸析 陕陵」「之剛析」

「陟州剛 登析 降棫 二封」

⿸厂林 ⿸厂林

吳雲曰⿰木序或釋作宅如左傳丹桓宮之楹若謂又丹雘其一屋上言王格于庚羸宮故又及其屋也翁藥房中丞云說文丹巴越之赤石也當讀如字翁叔均云丹彤省弓矢之飾書文侯之命彤弓一彤矢百傳諸侯有大功賜弓矢⿰木序讀為櫜說文⿰木序與⿰木櫜音義並同古老子櫜作⿰木庀從庀與從序同櫜所以盛弓矢說文櫜車上大櫜詩曰載櫜弓矢又彤一櫜言又錫以彤弓矢一櫜也不言弓矢者省文猶元黃之幣但言篚厥元黃也 雲按說文丹古文作彤⿸厂林散氏盤三見釋作⿰木序未詳其義廣韻櫜同⿰木序

陸氏曰『⿰木櫜即⿰木㡿之重文、詩彤弓受言櫜之、櫜韜也、即大櫜也、（林釋⿰木櫜省櫜自無疑義』（兩罍卷六第四至五頁庚羆卣）

a 方濬益曰『（翁叔均曰）⿰木㡿讀為櫜、說文⿰木㡿與⿰木櫜音義並同、古老子櫜作⿰木庑、從庑與㡿同、櫜所以盛弓矢、說文櫜車上大櫜、詩曰載櫜弓矢、又彤一櫜、言又錫以彤弓矢一櫜也、不言弓矢者省文　濬益按叔均釋櫜是也』（綴遺卷十二、二十七頁庚贏卣）

a 高田忠周曰『說文⿰木㡿判也、从木㡿聲、朱氏駿聲云、土裂曰⿰土㡿、木判曰⿰木㡿、是或段借為⿰木櫜、說文⿰木㡿下引易重門擊⿰木㡿是也、而如銘意、借⿰木㡿為櫜、囊字亦與借⿰木㡿為⿰木櫜同、均皆古音同部通用也』

（古籀篇八十四第四二頁）

a 郭沫若曰『柝字从木斥聲、疑即、管之異文、丹砂之單位以柝言、猶貝以朋言、車以輛言、馬以匹言、故丹砂一稱丹干（荀子王制篇）或丹矸、

論石、論篇正猶言貝朋、車輛、馬匹也」（兩攷四十三頁庚嬴卣）

a 于省吾曰「翁叔均云榜讀為槖說文榜與槖音義並同」（雙選下三第一〇頁庚嬴卣）

a 陳夢家曰「[析]是單位詞字不可釋疑為簞笥之簞左傳哀廿吳王因趙孟之使與之一簞珠與此相類」（金選一七三頁西周銅器斷代庚嬴卣）

a-c 周名煇曰「木部麻庚羆卣 錫貝十朋又丹一麻 麻散氏盤封剒麻陖陵麻 強氏定為榜字 今考定為厈字孳乳文當入厂部

名煇案麻从厂从干从木榜字从广从屰从木而屰與从羊分

明有別說文木部云栟判也从木庰易曰重門擊栟今徵之銘
文云丹一厤若如强氏定為栟丹豈以栟言乎字既从厂从干
从木當是厂之或體孳乳字厂象山厂之形从干作厈則為繫
音符字从木則取象于山厂之內豎木防傾之形今採煤礦掘
地為隧猶多豎橫樑直柱于其中也故說文厂部云厂山石之
厓巖人可居象形厈籀文厂从干聲是厤為从木从厈字明矣
庚贏卣銘所謂丹一厤者猶言丹一穴也史記貨殖傳云巴蜀
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是丹稱穴事之
見于史籍者矣說文謂厂為山石之厓巖謂穴為土室本字雖
別而古義相同史記伯夷列傳巖穴之士趨舍有時巖穴二字
連用說文旻部云夐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商書曰高宗夢
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巖穴也是二字同義之證巖之本義為高

岸非人所能居，凡人所居稱巖者，皆厂字之轉語。徐鉉本說文用唐韻，巖五緘切，說文云：岸从山从厂，厂亦聲，五葛切，當同在疑紐。散氏盤銘云：登于厂湶，封都 諸厤陕陵岡蓋一，用古文一用籀文或體，亦猶𢦏付散氏田器，既付散氏濕田、牆田，兩付字皆用本字，而上文用夨𢦚散邑，用假借字之比矣（古籀考卷下一三至一一四頁）

郭沫若曰：案此厤釋𣚍或𣔼，吳氏雲以為自無疑義者，其實乃大有疑義，其字分明從干作，不從屰（古文屰乃象倒人形），隸定之當為𣏕字，乃從木厈聲，以聲類求之，當是桿字（子禾子釜桿字如是作），決非𣔼字也。……古人言丹蓋以𣏕計，猶貝以朋計，車以輛計，馬以匹計也。恒言以貝朋、車輛、馬匹連文，故丹亦可稱丹干或丹矸。

荀子王制篇、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楊倞注云、丹干、丹砂也、

又正論篇、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注亦云、丹矸、丹砂也、

楊於王制篇之丹干曾別引異說、以為丹、丹砂也、干當為玕、尚書禹貢、雍州球琳琅玕、此說之非、王念孫已辨之、蓋此正論篇之丹矸與琅玕同出、已可知丹干之絕非二物、

丹干即丹矸、亦即丹枅、猶車之稱車兩、馬之稱馬匹也、枅當為初字、干乃假借、矸則後起、推枅之意、當即竹桿或竹管、古人於丹砂必以竹管盛之、故計丹之數、即曰丹幾枅、猶今人言筆幾管也、國風靜女貽我彤管、所謂彤管、恐亦即丹枅、丹干、丹矸矣（青研一六九頁一七〇頁釋丹枅）

a 于省吾曰』庚贏卣稱。王逄于庚贏宮。王蔑庚贏曆。易(錫)貝十朋。又丹一柝。庚贏對揚王休。用作厥文姑寶尊彝。吳云兩罍軒彝器圖釋引翁叔均說。以為丹彤省。弓矢之飾。㮟讀為橐。說文㮟與橐音義并同。又彤一橐。言又錫以彤弓矢一橐也。不言弓矢者省文。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說。按叔均釋橐是也。以丹為彤弓之省則又非。此丹自是丹砂。古丹砂甚寶重。故與貝同賜。吳闓生吉金文錄謂彤一橐即詩之彤管。有煒。容庚金文編从翁叔均說。釋㮟為柝。并引詩斯干釋文橐本作㮟為證。余在双劍誃吉金文選中也引用翁叔均的說法。按以上所引各說。方濬益謂此丹自是丹砂是對的。但自翁叔均釋柝為㮟為橐。并引說文㮟與橐音義并同為證。研究金文者多誤从其說。其致誤的原因。由于柝字所从之厈。與篆文㡿字的隸變作厈者偶

合因而各家均沿襲之實則析字所从之斥作斥本从干聲㡯字作㡯本从屰聲兩者迥然有別如以隸變之偶合于古文者為準那顯然是錯誤的(說詳王才斥條)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說丹一析丹丹砂析字从木斥聲疑即管之異文丹砂之單位以析言猶貝以朋言車以輛言馬以匹言故丹砂一稱丹干(荀子王制篇)或丹矸(同正論篇)猶言貝朋車輛馬匹也(43頁)按郭先生不沿襲舊說而疑析即管之異文實具有卓識但是以丹干或丹矸作丹管解也有可商

荀子王制以丹干與羽翮齒革曾青并列正論以加之以丹矸與重之以曾青并列則丹干或丹矸系指丹砂言之砂字从石集韵二十五寒訓矸為石貌說文訓丹為巴蜀之赤石是丹砂與赤石或丹石為同義詞.

郭先生疑柝即管之異文。今特說明柝管通假之由，并援引典籍从證成郭說。就聲紐說，柝从斥聲，斥从干聲，干與管并屬見紐一等。就韵部說，管與从干之字并屬元部。漢書劉向傳（附于楚元王傳）顯幹尚書，顏注，幹與管同。後漢書竇憲傳（附于竇融傳）內幹機密，李注謂幹古管字（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幹字，以幹為幹涇之幹）。按幹从干聲。這是从干之字與管相通的第一個證明。水經灤水注謂桑乾泉即溹涫水。三國志魏書任城威王彰傳注的索干之都，系由溹涫水得名。桑乾、溹涫、索干系方言的通轉。這是干與从官之字相通的第二個證明。依據以上所列兩個證明，則以干為基本音符的柝字可讀作管，是毫無問題的。銘文稱錫貝十朋，又丹一柝。這是說王錫庚贏貝十朋，又加之以一管之丹砂。荀子賦篇管以為母，楊注，管所以

盛箴(鍼)由卣銘驗之則古者盛丹砂也用管如果依照舊說釋柝為橐不僅乖于字形而且囊橐之類系古代用以盛物的大型口袋前文引方濬益說謂古丹砂甚寶重那末王是否能賞給庚贏一大袋丹砂以及庚贏用一大袋丹砂作什麽用就都成為問題了」(考古一九六六第二期一〇二至一〇三頁讀金文札記五則)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柝判也从木𣂷聲易曰重門擊柝」金文𪏆自翁叔均釋柝學者多从之然字明从干與象倒人之屰異郭沫若疑之釋柝乃丹砂之初文丹以柝計猶車以輛計而稱車輛郭釋柝是也謂即矸則非丹矸丹砂也矸砂並从石因其為礦物故也于省吾謂柝段作管陳夢家疑為簞笥之簞未知孰是」

築

築

子禾子釜

〈3020〉

「關人築

桿戚釜」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築擣也从木筑聲古文作篁段氏作所目擣也云二字今補所用築者謂器也其器名築因之人用之亦曰築手部曰擣築也是也築者直舂之器鄭注周禮引司馬法云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周輂加二版二築正義曰築者築杵也按古文从土筥聲也今篆體譌舛故正之」(古籀篇八十五第一頁)

商承祚曰「說文築擣也从木筑聲篁古文案段氏改作篁汗簡引作篁金文子禾子釜作築同篆文」(古攷五七頁)

桴

桴

十五年相邦劍

〈3160〉

大攻尹

公孫桴

梠

梠 金文以為莒國之莒

中子化盤 用正梠

〈2906〉「用正（征）梠（莒）」

吳榮光曰「說文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相此楚器用楚方言之相宜矣但正梠義終不可曉不强為說」（筠清卷四第二十八至二十九頁周仲子化盤）

吳大澂曰「梠从木从二日或說从吕疑即古梠字中子化盤」（古籀補附錄三十四頁）

高田忠周曰「吳榮光云說文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此楚器用楚方言之梠宜矣但正梠義終不可曉不强說」。按此字為梠異文無疑雝字从邕邕古文作𡿺而雝字有作雝者此吕亦當作吕也但說文梠楣也从木吕聲亦曰檐

曰梍釋名梠旅也運旅旅也皆非銘意說文莒齊謂芋為莒从艸呂聲朱氏駿聲云叚借託名幖識字鄭語滕薛鄒莒注己姓東夷之國也左文八年傳偁穆伯奔莒從己氏譜云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世本自紀公以下為紀姓紀己同聲字也十一世茲丕公始見春秋又四世楚滅之然則莒梠通用字莒為楚所滅故銘云中子化保楚王用正梠正梠即征莒也吕為脊骨象形與作吕無異矣(古籀篇八十五第七頁)

㯥



㯥

散盤

「散人小子履田戎微父、效㯥父」〈2927〉

阮元曰「㯥或即櫐字。」（積古卷八、八頁散氏盤）

吳大澂曰「㯥小篆作㯥。許氏說茉臿也。从木入象形，眀聲。散氏盤。」（古籀補三十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諸家釋各異。阮氏元云櫐字，王氏昶云昧字，並非。唯劉氏心源云㯥字，為得矣。說文㯥茉臿也。从木人象形，眀聲。茉下曰兩刃臿也。臿銚通用字。後世俗作鍬同。其以木造之謂之㯥，或以金為之，名曰钁。钁或借瞿為之，亦作鑺。而鐘鼎作𨭖造字之例，正與此篆相合。此為㯥字顯然矣。㯥字亦或借瞿為之，魯商瞿字子木是也。亦當證㯥钁同物。字亦作欋。釋

名四酉杷為櫂、別義也。要瞿从䀠聲、字作钁與㯂、並皆省其象形人耳』（古籀篇八十五第一七頁）

a 郭沫若曰『㯂即汗簡所录𣡡字、乃果實之實之象形文』（兩攷一三〇頁矢人盤）

a 郭沫若曰『散氏盤有[古文字形]字、乃人名 舊釋為㯂、今案字形不類、說文㯂、菜䍃也、从木人象形、䀠聲、此字並無人之痕跡、汗簡（卷上之一第一）有𣡡字釋實、注出裴光遠集綴、當即此字之稍々譌變者、蓋乃果實之實之本字、象木之枝頭有二碩果也。後人誤以為从䀠、故變作㒼、於目上益以眉形耳、散氏盤另有實字、下文有𡪺實作[古文字形]、又國差𦉜用實旨酒、作[古文字形]、来乃假實之實、从宀田貝、言家之有土地財貨者也、說文實富也、从宀貫、貫為貨物、字形雖稍變、意尚未失。後人假實為㯂、而㯂字廢矣。』（金攷二二一頁釋㯂）

高鴻縉曰「說文𣎳 𣎳臿也从木入象形䀠聲舉朱切

按𣎳兩刃臿也从木丫象形(互瓜切)同鏵栗似𣎳其意符(木)為

倚文畫物之象形符非文字」(字例五篇一六一至一六二頁)

0766 槃

槃 不从木 般字重見 兮甲盤 說文籀文从皿 䰞季子白盤 〈2926〉八子白吉父作般盤 〈2925〉䰞季

子白乍寶盤 沇兒鐘 〈0052〉用盤飲酉 〈2905〉僑孫般穀作盥盤

曩伯盤 〈2913〉曩白伯媵歸尸母盥般 龠肯盤

〈2889〉楚王酓肯乍為盥鑄盤 酓志盤 〈2916〉鑄盥少炒盤 酓志鼎 〈0638〉佳王正月乍盥盤埜秦志為之鑄

信子 〈3002〉佀盤埜秦志為之(A·B) 中子化盤 〈2906〉自乍盤盤 歸父盤

〈2912〉佳王八月丁亥齊大宰歸父作為己盥盤 蔡侯盤 〈2879〉蔡侯申之尊盥盤

3755(6.93-0766)

鎜

說文古文从金
伯侯父盤

「白伯侯父媵叔 <2899> 嬀頸母般金槃」

<2911>「齊縈姬之嬖作寶盤」

<2982>「夆叔作季妃盥盤」

高田忠周曰「說文槃承槃也从木般聲古文从金作鎜籀文从皿作盤盤大學所謂湯之盤命是也 但金刻文字概皆从皿而此器獨从金古字之存者也 又漢人尚用槃字車宮承燭槃博山爐下槃皆是也」(古籀篇八十五第二二頁)

商承祚曰「說文槃承槃也从木般聲 古文从金 案甲骨文作片月或旁有耳以便手持舟若承槃故槃與舟相似 甲骨文又或作肢則段般桓字為之 金文王宜人甗作肢兮伯槃作肢兮甲槃作肢同 伯侯父槃从金作鎜與此同 槃以木為之則从木

以金為之則从金示其器則从皿（虢季子白盤、般𣪘盤等及說文之籀文）其意一也（古攷五八頁）』

唐蘭曰『盤字從西盤聲，就是盤字，另外一個蔡侯鬴之⿰阝尊盤，字迹很清楚，郭沫若先生因舟旁不清楚而認為卤，因之釋成盧，是不確的，盤本以盛水，但也可以盛酒漿，所以从酉』（五省序三頁）

高鴻縉曰『按槃古之盥手器，內則注曰槃承盥水者是也，甲文作片者，為盤之象形，文象其上有圈匡下有圈足，作片者，羅振玉曰象形，旁有耳以便手持也，其作般者，為搬之初字，从攴與从攴同，形聲字動詞，許訓般旋者，其引借意也，般旋字之字形當有止或辵等偏旁，今只从攴，故知般旋非其本意，後變作𣪘作搬，另詳形聲篇，盤庚之號，為身後之稱，曰庚者，以忌日為廟

號也與太甲之甲祖乙之乙同庚上着搬者謂其搬遷於般也本應書為朕庚亦書為月庚者用字之通叚也金文盤字多書為朕者亦用字之通叚也後世以其為皿也作盤以其為金製也作鎜以其為木製也作槃皆月之後起字矣盤盤曰盤承盤亦曰承舟舟與盤物有大小而用絕異以字形相近故習用通之（字例二篇一二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槃承槃也从木般聲鎜古文从金盤籀文从皿」李孝定謂槃从般而般从舟即周禮司尊彝皆有舟之舟實即槃（凡）之原始象形文字當作月與古文舟作夕者形近故篆文誤从舟 甲骨文字集釋 頁一九九四 月象槃形其說是也然般从凡从攴無義可說般說文訓辟旋舟之象說本不誤竊疑月 凡為槃之象形字後叚般辟字為之甲骨文槃作月般作[illegible]本不相同

盤从皿，言其類。鎜从金，言其質。並後起形聲字。」

〈大32〉「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顭沬盤。」

〈大34〉「黃大子白克乍作仲嬴[illegible]賸媵盤。」

a 櫑 不从木 父乙罍 雷字重見 「臣文乙寶 中尊櫑罍」〈2848〉

b 說文櫑文作罍 中从缶 「雨鑘罍」〈1326〉

c 函皇父盨从金 雨鑘罍 (A·B)

d 說文或从皿 且甲罍 〈2825〉 拓本

b.c 吳大澂曰「罍古罍字小篆作櫑或从缶作罍或从皿作𥁕籀文作罍與此小異函皇父敦」（古籀補三十二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靁象象施不窮也从木畾省聲古文作㽉或从缶作罍或从皿作𥁕籀文作罍蓋或鑄金為此故此从金段氏云五經異義韓詩說金罍大器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士以梓古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

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靁之象許君曰謹按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靁博施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按異義從古毛說〻文同也爾雅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然則櫑有小大燕禮罍水在東則罍亦以盛水此說至詳但今見三代罍器皆以銅為之韓詩所謂諸侯以金者也而飾以雷電紋不啻尊罍之類鼎彝皆然且金飾龜目亦無明徵也要以金制之故字从金亦當省文作鑘許氏脫之扁矣詩泂酌可以濯罍傳祭器也禮記明堂位山罍夏后氏之尊周禮鬯人社壝用大罍注瓦罍也此字所以从缶為意也又詩卷耳姑酌彼金罍傳見上又蓼莪維罍之恥皆當證字義也』(古籀篇八十五第二四頁)

樂 樂鼎

〈0315〉 樂臣 旅鼎

邾公釛鐘

〈0040〉 用樂我嘉賓

邵鐘

〈0055〉 樂我先祖

邾公華鐘

〈0059〉 以樂大夫

命瓜君壺

〈2833〉 康樂我家

王孫鐘

〈0060〉 用樂嘉賓

父兄

沇兒鐘

〈0052〉 以樂嘉賓

子璋鐘

〈0041〉 用樂父兄 乙者諸士

齊侯壺

〈2535〉 用從（縱）爾大樂

齊鞄氏鐘

〈0045〉 用樂嘉賓

余義鐘

〈0050〉 樂我父兄

姑口句鑃

〈0068〉 㠯樂賓客 及我父兄

呂樂 父匜

〈2948〉 㠯樂文匜 妃寶它匜

上樂鼎

〈0367〉 上樂床 膚鼎

虘鐘 用樂好賓 从水 从樂省 樂字重見

〈0036〉 用樂好賓

<0030>「用樂」嘉賓父雅大夫朋友」

<0048>「台以樂」其身」

<0051>「以樂」嘉賓」

<0058>「甶[illegible]逸康樂」」

十高田忠周曰『按元用為樂字然審篆形下从火形上从樂省此當爍字爍說文不收然考工記爍金以為刃釋文爍徐灼反是以為鑠字也故李善注文選長笛賦云鑠與爍或是同字然依爍鑠字亦似當有分別莊子胠篋下爍山川之精又爍絕竽瑟義與灼相近又疊韻連語詩桑柔傳劉暴爍而希也爾雅作爍又玉篇爍式灼切灼爍說文新坿灼爍光也即知爍鑠樂皆通用字也』(古籀篇十二第四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樂象鼓鞞木虡虡也按古作樂沇兒鐘作樂洹子器樂象簴形或作樂鄀公華鐘樂亦象簴』(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鼙木虡也然白即鼓豈之省文8以象鼙以木為虡形其實元象形作𡖊為正文或作木作木火皆此謂象形段借也』(古籀篇八十六第一頁)

周谷城曰『玩的小鼓用繩繫起來縣在架上曰樂說文職墨云樂8象兩鼓縣系之形木部樂象鼓鞞段注鞞當作鼙鼓大鼙小中象鼓兩旁象鼙也然統言則象五鼓耳樂字兩旁之8即玄字中作⊙者今篆文作白亦差誤也縣當以玄為正字玄本象鼓詩有瞽篇所謂應田縣鼓是也廣其義則凡鐘磬之屬亦稱縣縣行而玄字之本義晦本義晦乃遂為別義所專惟釋名釋天釋親屬並云玄縣也則玄字之義僅存者矣職墨發現了縣系之義是不錯的但把所縣之物一概稱之為縣那就講不

通了首云玄象兩鼓縣糸之形，繼謂玄本象鼓前後未免矛盾。玄如果象鼓則應田縣鼓云云　不成了應田鼓鼓嗎！鐘磬之屬都是一件一件的東西為什麼要稱縣，分析不清弄出錯誤。我們這裏衹能取其縣糸之義」（古史零證一八頁古代對天地的認識）

王獻唐曰「說文釋樂曰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注家謂白象鼓幺象鞞形既不合僅象鼓鞞亦不足為五聲八音總名。契文字作𢆶木（前五、二二）作𢆶木（後上、十五）從樂之濼作𢆶木（前四十、三七）周代較早金文作𢆶木（樂作旅鼎）從樂之讈作𢆶木（讈季獻盨）濼作𢆶木（虘鐘）是僅有應和小鞞無中堅大鼓，又何以為樂字明從幺，從木，近人以許誼難通，又釋為琴瑟之象，從白為調弦器。（殷虛書契考釋）若然，契金文

不從白弦無可調將不能起樂矣

余意樂即纆掛絲綿之木義從丝木會意丝之下端且皆合連木上形義尤顯古音樂隸宵部讀若躍若勞與繞繚聲同以絲綿繞繚義上得名猶今語纆子絡意同纆與樂古不同部今讀相同乃一聲之轉所謂樂者蓋即絡子矣音樂愉樂諸義以同音借樂為用行久為其所奪本誼寖失然如纅字正從樂聲集韵訓治絲同部音通之字有纅字亦作繰說文訓繹繭出絲例屬引申而聲義相貫本為治絲或出絲之器故也

小篆樂字從白作[illegible]金文如邾公華鐘邵鐘齊侯壺等已然大抵從白之字多東周器時次較晚不從白只從丝木者多西周器時次較早蓋沿殷商舊體而來後又變化小篆隨之白作[illegible]似白而非乃木義上絲綿纆頭象形其證有三一為樂鼎字作

88木不⊖而。知非白別為象形物事一為大司樂鉌字作888木顯

素齋印景說文古籀補樂下亦引此文 知其所象者為絲8木形說為糸木合文固

可說為个木乃木變亦可要皆纆絲形一為上樂鼎字又作888木從

〃從〃皆重文之〃表示為⊖重文 古重文例有四一為疊字如子〃孫〃一為合文如秦刻

石木〃字一為複姓如公孫〃父〃是上〃官〃鮮〃于〃一為偏旁複形如宮下二口作⊖相從二目作[illegible]此為第四例 其本體

當為888木以左右之⊖⊖當88知中間之⊖亦為8正即大司樂鉌

888木字上從三8知⊖字確屬絲纆矣此絲纆之狀作⊖固可

作8亦可⊖象其形8兼其義上樂鼎為戰國時器大司樂鉌

同字雖變⊖⊖⊖變888而原意未失由⊖可以知8由8可以知⊖

再前則⊖88兩從作8⊖8⊖或作。。樂鼎時次較早作尚未為定型更前則祇

從兩8後時小篆樂字乃從第二期沿出其第一期者入東周

後已被淘汰第三期者殆在始皇統一書體時遭擯棄矣

外此復有一體周代王孫鐘樂復作[illegible]子璋鐘作[illegible]下不從木似與木義義不合曰此乃爍字假為樂下從火與木合文耳書者亦或省火兩點變為沇兒鐘之[illegible]齊鞄氏鐘之[illegible]猶金文火作[illegible]亦可作[illegible]凡此借字皆用於列國鐘銘而列國鉨文亦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均說文古籀補引）筆畫愈省由其從幺從白亦可推證白象絲纏形矣』（中國文字三十四册一二至一四頁說捷線）

田倩君曰『說文中的樂字並不是原始形象其最古形象應求諸最古的文字最古文字便是先期金文舉例如下

[illegible] 樂鼎

其次便是殷甲骨文

[illegible] 後上.十.五　[illegible] 菁九.三　[illegible] 後上十.四

[illegible] 新二七二八　[illegible] 京二.二五.一　[illegible] 前五.一.二

殷金文是圖畫是象形文字它早於甲骨文甲骨文是殷代通行的符號文字從殷金文和殷甲骨文中則可以知道樂字在初造時其中間並沒有白字只是木上附以絲到周朝的大篆才有白字如下例

命君壺　齊侯壺　邾公釛鐘

齊鞄氏鐘　召樂父匜　上樂鼎

白字兩邊的幺也就是古文樂字的上部𢆶本是絲的象徵說文解作幺是小鼓幺的本義固然是微小的意思却並未含有鼓意況且幺和絲有相通之處說文幺部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凡是從幺的字樣都含有微小之意例如

𢆶 微也从二幺　幽 隱也　幼 少也从幺从力　幾 微也

所以這幾個從幺的字都是含有微小之意幺是個形容詞含

有比較的意思.它不能代表一個名物.不管是用言語或文字.若只說一個小或僅寫一個小字.誰也不能知道它是指何而言.它必須落在一個事物上才能發生作用.所以它不能代表小鼓.下面再看幺和絲的關係.

幺小也.絲小也.細亦小也.這些代表小的字眼.究竟小到若何程度.據人眼所能看見小的事物之中.莫過於絲.絲小應該說細到何種程度.可以實際去察看一根蠶絲.蛛絲或藕絲.所以絲在數目字中則居毫忽之間.

幺和絲的形象.有的竟寫成完全相同.說文中的幺[illegible]上端伸出一短線.下端是平的.但在邾公華鐘上面的幺[illegible]一端也伸出一短線.和古文絲[illegible]毫無二樣.章太炎先生說.

說文.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案幺之為小.猶絲之為細.絲.古

文絕字作㡭其中象絲正作四幺幺蓋象束絲而引伸為子初生然亂從幺已取斯義……幺重之則為丝微也(文始)

說文玄幽遠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古文𢆶鐘鼎字源金文𢆶師奎父鼎幺與玄為一字小篆始加丄

說文弦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幺即弦之古文淮南子注弦絲急戾施於弓則直弛則盤曲8象其盤曲之形段注弓弦以絲為之張於弓因之張於琴瑟者亦曰弦

說文幽隱也从山中丝丝亦聲金文𢆶伯簋 幽召伯簋从火从絲省

以上諸例證明了幺與絲在形象上意義上相同之處由此即可證明樂字上面的兩個幺是絲的象徵下面再看樂字上部丝中間的白字

說文白西方色也陰用事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陰數下面試
舉甲金文白字如下

白甲二·九·十一· 白甲二十五·十四· 白續一·八·八·

白盂鼎 白克鐘 白杞伯簋

就上列白字的形象來看並無从入合二之意爾雅釋樂注疏白謂也若作謂解亦甚牽強白字的解釋甚多其引申義尤多却都未含有鼓的意思白字既沒有鼓的意思那麼樂字之中的白便不是鼓了殷虛文字類編謂从絲坿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白以象調弦之器這是說樂字初造乃是象徵弦樂器的文字白字是調弦之器可見起初是以弦樂器代表樂之總義郭氏說樂中的白字是拇指之意此二說均甚切合因為樂中白字既不是鼓又不是謂若謂調弦之器此器當以手指為宜

甲金文中的白極象拇指形樂中白字是周金石文才加上的殷甲金文樂字中原沒有白字據文字之初造一部份則取象人體之各部說文序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所謂近取諸身即取身體各部之形象作為造字的依據猶記業師高亨晉生先生講課時說到白字便伸一拇指說白即拇指也觀以上諸說樂字中的白字象徵拇指是沒有問題的了（叢釋二九〇至二九九頁樂字的形音義）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殷甲骨文不从白樂鼎亦作𣡕羅振玉謂从絲附木上琴瑟之象或增白以象調弦之器田倩君謂白是拇指說並可从高田忠周謂王孫鐘之樂下从火形當為爍字其說誤甚樂下作朩乃木之

繁變字。原从木。譌作大。繁作𣎳。旁增兩畫。金文屢見。如魯所从魚。本作〓。繁作〓。余之作〓。變作〓之類也。樂為樂器。說文訓五聲八音總名。蓋其引申義也。象鼓鞞木虡之說則誤。」

〈大38〉

「用樂。嘉賓大夫」

〈大53〉

「台以樂。虞吾家」

□ 梁 不从木

梁伯戈

「汈梁白（伯）乍（作）宮行元用」〈3118〉

□ 大梁鼎 从邑

「梁廿又七年」「大梁司寇日卜智釜」〈0570〉

「梁上官」〈0379〉

林義光曰：「說文云：澲，水橋也。从木、水，刅聲。按古作□（叔家父匡），□象榷木兩涯之閒為橋梁形，刅省聲。或作□（仲刱父鬲），變□為丰，亦象形。▲象小阜，示其為岸上地也。刅聲。或作□（𢓊伯尊彝），作□（師虎敦），變丰為井，亦象形，與井字混。又作□（仲𣪘父盤），从水。注轉作□（陳公子甗），从水刅聲。梁字从此得聲。」說文云：「刱，造法刱業也。从井，刅聲，讀若創。」按：創業之義，經傳以創為之。刱實與梁同字，刱梁皆从刅聲本同音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𣹟水橋也从木从水刅聲古文作𣻷二木亦與一木同意也其从一未詳焉此等諸篆从水刅聲省木耳方言艁舟謂之浮梁莊子秋水梁麗可以衝城司馬注小船也皆謂以舟為之然依字从木元當編木為之與泭相似者也』(古籀篇八十六第八頁)

商承祚曰『說文梁水橋也从木从水刅聲𣻷古文梁金文梁伯戈作𣸩不从木鉢文作𣹟𣻷此从二木當是寫失』(古攷五八頁)

高鴻縉曰『說文𣹟水橋也从木从水刅聲𣻷古文 呂張切

按梁伯戈作𣸩此津梁之梁也水厓之土埂从水刅聲梁邑幣作𣹟此橋梁之初字也从木刅聲大梁鼎作𨛫地名之專字後造从邑𣹟聲皆先後用為邑名國名』(字例五篇一七二至一七七

三頁

梁金文或作汈．嬴姓．春秋大事表云「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有少梁城」(張日昇述)

0770 采

α 采 趙尊

〈2139〉「易錫趙采▲」曰𨑷

趙卣

〈2713〉「易趙采▲」曰趙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𥝢捋取也。从木从爪。詩芣苢薄言采之。傳曰取也。然字从木，木本義當謂取柴也。爾雅釋木所謂采薪是也。轉為采艸之義。或謂木取于色采。禮記月令命婦官染采。注五色也。虞書以五采彰施於五色。鄭注未用謂之采。蓋元采用也。从木猶从染省也。朱駿聲云字俗作採。詩芣苢薄言采之。傳取也。」（古籀篇八十六第一二頁）

陳夢家曰「康誥采叙于侯甸邦之後。采字書或作寀。爾雅釋詁「尸，采也」注云「謂采地」。又曰「采，寮官也」注云「官地為采，同官為寮」。郝疏云「下文云采，事也。能其事者食其地，亦謂之采。禮運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韓詩外傳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

然則尸訓采者蓋為此地之主因食此土之毛采為采地而後世九服之名亦有采王制曰「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此器之采為采地采邑故著采地之名曰某中方鼎（嘯一〇）曰「王曰中茲福人入史易于于武王乍臣今兄畀女福土乍乃采」是以某土為采地（金選一〇〇頁斷代30趞卣）

〈大1〉「乍乃采」

3779(6.117-0770)

0771 橫

橫

不从木

毛公鼎 黃字重見

〈0680〉

「黃△恖」

林潔明曰「金文編收橫字曰不从木黃字重見。按字在本銘中當為玉之一種。郭沫若說詳黃字條下。並無橫字之意。故容氏收黃字在橫字下實為重複。可去之」

析 格伯簋

〈1362〉「鼎」 析△ (A.B.C)

或从禾 鄘侯簋

〈1327〉「鄘侯少子析△ 乙鬼孝孫丕」

巨鐩 趣取

楊樹達曰「析者、周禮天官小宰云、聽稱責以傅別、聽賣買以質劑、司農注云、別別為兩、兩家各得一也、康成注云、傅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史記司馬相如傳曰、析珪而爵、索隱引如淳云、析、中分也」（積微廿七頁格伯段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破木為析、斷艸為折、並有分義、廣雅「析、折、分也」析或从禾、鄘侯與休字金

文或从禾同

枼 a

枼 薛子乳爲葉詩長發昔在中葉傳世也

齊鎛枼萬至於辝孫子勿或俞改

<0062>「枼萬至於辝孫子」△

b 拍敦蓋

<1501>「永枼毋出」△

c 王孫鐘

<0061>「枼萬孫子」△

d 南疆鉦

<0013>「萬枼之外」△

e 屭羌鐘

<0042>「永枼毋忘」△

f 邾王子鐘

<0051>「萬枼鼓之」△

g 欒書缶

<2998>「萬枼是寶」△（怨）

<0012>「枼萬子孫」△

a 潘祖蔭曰「吳清卿說……枼即葉省詩長發傳云葉世也陳碩父師謂葉从枼聲枼从世聲故葉世同訓」（攀古二册八頁齊子中姜鎛）

α 吳大澂曰「枼即葉。詩長發傳云：葉，世也。陳碩父師謂葉从枼聲，

枼从世聲，故葉世同訓」（愙齋二冊二五頁齊侯鎛）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枼，楄也。枼，薄也。从木世聲。蓋是葉字。析言

木曰枼，艸曰葉也。轉義為札也。字亦作牒是也。枼牒古今字也。

如銘意經傳以葉為之。詩長發昔在中葉傳世也是也。或謂葉

世通用」（古籀篇八十六第一六頁）

α 周名煇曰「冊部枼（齊侯鎛）枼萬至于辝孫子。舊釋葉世為一字。

竊謂金文枼字皆係古世字。證以𪏵伯毀十世不諲作杫，木字

在旁與在下，蓋無分也。強氏定為世字。今考定乃枼字，當

入木部。

名煇案：說文木部分明有从木世聲之枼。葉字从枼，二字皆孳

乳于世，謂其聲義同原于世字可也。謂為一字，則說文葉枼世

三字互立如父生子子又生孫謂子孫與父祖血脈相關可也合父子孫為一人不可也依文字孳乳之大律當先有世然後有从世从木之枼有枼然後再有从枼从艸之葉此一脈原流之說也強氏反以枼為古世字則顛矣世葉同義詩長發篇云昔在中葉毛傳葉世也義詳中卷𠦜字條（案參閱周名煇說）0263條』（古籀考卷下九頁）

高鴻縉曰『按□字（通釋葉）原倚木畫葉形名詞由物形⋯生意故其意為葉周秦間葉形聲化變為从木世聲秦人又加艸為意符作𦯷隸楷本之』（字例二篇二一五頁）

2

劉節曰『吳大澂曰枼古葉字齊侯鎛枼萬世至于辝孫勿或俞改陳侯午錞永枼□忘字作𣎴詩長發昔在中葉古枼葉牒皆

相通卽傳世之稱永業毋忘者永世毋忘也」(攷存九三頁馬氏編鐘考)

〈大45〉「至于業△曰武靈成誠」

〈大53〉「萬業△无疆」

a 休 易鼎 〈0609〉 休錫小臣金

b 靜簋 〈1366〉 對揚天子不顯休

c 𤔲伯簋 〈1347〉 𤔲白于遣王休對

艅辟休受 天子休

d 縣妃簋 〈1364〉 白屖父休于縣改曰 縣改每揚白屖父休 休白伯 孫子子母敢望白伯休

e 𠓗伯簋 〈1389〉 𠓗白拜手稽首天子休歸 弗敢對揚天子不杯魯休

f 二 免簋 〈1359〉 對揚王休

g 𨊠侯鼎 〈0671〉 敢覍對揚王休

h 趞尊 〈2139〉 趞對王休

i j 易簋 〈1284〉 趞叔

休于小臣貝三朋對乎休

k 彔伯簋 〈1380〉 彔白𢦏敢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不顯休 子子孫孫其帥井受茲休

l 𦐇侯鐘 〈0054〉 休有成慶

m n 沈子簋 或从禾 〈1391〉 不敢不𢆶休同公休沈子 肇田𢿢狃貯𠂤

休 o

史獸鼎

<0652> 「對揚皇尹丕顯休△」

休 p

彔尊

<2144> 「彔拜稽首對揚伯休△」

休 q

剌鼎

<0653> 「剌對揚王

「休△」

休 r

公貿鼎

<0628> 「公貿用□休□魯鼎」

休 s

大保簋

<1323> 「王侃大保易休余枱土」

休 t

師遽簋

<1351> 「敢對揚天子不杯休△」

休 u

𧾷子卣

<2718> 「𧾷子早揚王休△」

休 v

師害簋

<1312> 「休氏乍成事」

休 w

師嫠簋

<1388> 「敢對揚天子休△」

休 x

毛公鼎

<0680> 「毛公厝對揚天子皇休△」

休 y

頌鼎

<0674> 「頌敢對揚

天子不顯魯休△」

休 z

頌簋

<1392> 「頌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A.B）」

休 a'

休 b'

史頌簋

<1356> 「休又成事」

休 c'

元年師兌簋

<1386> 「兌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休 d'

效父簋

<1179> 「休王易效父金三」

休 e'

同卣

〈2710〉
同對揚王休
[glyph] 宮鼎

〈0648〉
對揚仲休
[glyph] 趞
[glyph] 善夫克鼎

〈0662〉
克其日用𩱧朕辟魯休
A.B

[glyph] 不嬰簋

〈1393〉
女汝休
休
[glyph] 舍父鼎

〈0594〉
𠭯揚辛宮休
[glyph] 休盤

〈2922〉
益公右走馬休入門
王乎作

冊尹冊易錫休玄衣黹屯純休拜稽首敢對𠭯天子不顯休令命休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glyph] 虘編鐘

〈0037〉
首敢對揚

天子丕顯休
[glyph] 頌壺

〈2836〉
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
[glyph] 師奎父鼎

〈0667〉
對𠭯天子不丕魯休
[glyph] 員鼎

〈0613〉
休
善
[glyph] 令鼎

〈0660〉
令對𠭯揚王休
[glyph] 番生簋

〈1387〉
番生敢對天子休
[glyph] 師虎簋

〈1383〉
對𠭯

天子不丕魯休
[glyph] 師酉簋

〈1374〉
對𠭯天子不丕顯休命
[glyph] 兮甲盤

〈2926〉
休
[glyph] 智壺

〈2834〉
敢對𠭯天

子不顯魯休△令(命)

x′

克鐘 <0053> 「克敢對䫘天子休△」

y′

虢弔鐘 <0057> 「追天子多易(錫)旅休△」 「旅對天子魯休䫘」

x′

畢鮮簋 <1294> 「用[蘄]眉壽魯休△」

y′

師害簋 <1381> 「休△既又(有)工(功)」

z′

(?)侯鼎 <0663> 「王休△匽(宴)」 「駿方休△」

「闌(?)敢[對揚]天子」 不顯休贇

a″

者汈鐘 <0058> 「齊(?)休△」 視成 (B)

b′

c″

d″

無㠱簋 <1353> 「敢對」

䫘天子魯休△令(命) (A.B.C)

e″

朐簋 <1346> 「朐敢對揚王休△」

b″

季受尊 <2132> 「婦休△于世季受貝三朋揚季休△」

<0044> 「吳口中鈦口生拜手首敢對䫘王休△」

<0049> 「沕(?)梁其敢對天子不(丕)顯休䫘揚」

<0513> 「休王易(錫)[illegible]父貝」

<0581> 「錫(?)口口口口口口休△」

<0592> 「對王休△」

用之

<0602> 「亳敢對公中休△」

<0631> 「對䫘王休△」

<0631> 「對䫘其父休△」

<0635> 「對揚尹」

休△

<0636> 「盂用對王休△」

<0645> 「揚侯休△」

<0649> 「對䫘王休△」

<0655> 「對䫘王休△」

<0656> 「敢」

對䚄天子休△」(A·B)<0657>「敢對䚄天子不顯休△」<0655>「休△有成事」<0659>「休△天君弗望

穆公聖粦明𢓊事先王」「拜稽首對揚天君休△」<0661>「對䚄天子不顯

皇休△」<0664>「對揚天子休△」<0666>「對䚄揚天子不顯休△」<0668>「無𢦚敢對䚄天子

不顯魯休△」<0669>「多𦾔曆易錫休△」「望敢對䚄天子不顯魯休△」<0672>「敢對

䚄天子不顯休△令<0673>「對䚄揚皇天子不㔻休△」<0675>「多易錫寶休△」「敢對䚄

天子不顯魯休△」<0678>「敦伐噩休△獲乍君馭方」<0679>「𢀛受休△□□王」<1081>「休△

乍父丁寶𣪘」<1164>「𡚬休△錫厥瀕事貝」<1281>「對䚄揚王休△」<1290>「對揚王休△

<1297>「相侯休△于厥臣□錫帛金□揚□□事文考」<1314>「對䚄白伯休△」<1315>

「競䚄白犀父休△」<1320>「休△台予馬旅𨟭皇母」<1329>「敔對揚王休△」<1330>「對揚王

休△」<1333>「𠧟對揚公休△」<1334>「休△」「𢊁弗敢望忘公伯休△」「對揚伯休△」<1338>「君

夫敢每敏䚄揚王休△」<1339>「守敢對揚天子休△」<1340>「𩖁對揚王休△」<1341>「𦾔

對揚天子休△」<1342>「敢對䚄揚王休△」<1343>「𡉚對揚王休△」<1348>「䚄揚公白休△」

〈1349〉「敢對䍙揚穆王休△」
〈1352〉「敢對䍙揚王休△」
〈1354〉「對䝉揚王休△命」
〈1355〉「天子多錫追休△」
〈1358〉「免對䍙王休△」
〈1361〉「䍙王休△對」
〈1363〉「對䍙王休△」
〈1365〉「對䍙天子不顯休△」
〈1367〉「叔對䍙天子厥休△」
〈1368〉「敢對䍙天子不顯休△命」
〈1369〉「日易錫魯休△」「鮽敢對䍙天子不顯休△」
〈1370〉「敢對䍙天子不顯休△」
〈1371〉「對易天子休△」
〈1372〉「對䍙對訊揚朕宗君其休△」
〈1375〉「敢對䍙天子不顯休△」
〈1376〉「敢對䍙天子不顯休△」
〈1379〉「每敏䍙揚王休△珤障白」
〈1384〉「圉侯矢揚王休△」
〈1385〉「敢對䍙天子不顯魯休△」
〈1390〉「敢對䍙𤆍白休△」
〈1445〉「王曰休△」「對明揚天子不顯休△」
〈1496〉「敢對天子不顯魯休△䍙」「克其日易錫休△無疆」
〈1952〉「敢對揚天子不丕休△」
〈2120〉「守宮揚王休△」
〈2127〉「對公休△」
〈2136〉「鄦寡仲休△」
〈2140〉「對揚公姞休△」
〈2145〉「對揚王休△」
〈2146〉「侯休△于耳」「長師耳對揚侯休△」「耳日受休△」
〈2147〉「對䍙競父休△」
〈2198〉「公錫厥臣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效不敢不萬年夙

夜奔走揚公休。」〈2151〉「盠拜䭫首敢對揚王休。」〈2443〉「敢對𩁹天子不顯休。」〈2444〉「敢對𩁹王休。」〈2445〉「盠拜稽首敢對揚王休。」〈2702〉「寓對揚王休。」〈2704〉「耳休。」〈2707〉「于對揚公休。」〈2712〉「𤔲𩁹公休。」〈2713〉「趞對王休。」〈2714〉「對揚公姞休。」〈2716〉「叔對大倳保休。」〈2717〉「𩁹揚王姜休。」〈2719〉「敢對𩁹揚王休。」〈2722〉「休。」「鬻弗敢𧧑忘王休。異」〈2727〉「敢對揚王休。」〈2728〉「對𩁹白伯休。」〈2729〉「對𩁹王休。」〈2731〉「庚嬴𩁹揚王休」〈2732〉「對𩁹揚白伯休。」〈2733〉「師田父令余口口官白𡌹父賞小臣傳口白伯休。」〈2734〉「揚公休。」〈2735〉「公易錫乎𨑫㳄覨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烏虖效不敢不邁萬年夙夜奔徒𩁹公休。」〈2801〉「𩁹𡡗休。」〈2831〉「對王休。」〈2917〉「靜女敬魯王休。」〈2924〉「敢對𩁹天子不顯段叚休令命」〈2150〉「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

林義光曰『說文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按古作休（格伯敦）作休（史頌彝）作休（頌敦）作休（公貿彝）从人求省聲或作休（使曾鼎）』（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休訓善也美也者即喜字段借固當然矣但其字元有二一為息義从木人休字是也假為喜而訓善美之義又一元為善美義从人禾休字是也說文有休無休漢時失其傳也今據金文休休分別明顯而其義相同因謂休从人禾會意禾即龢也禾龢通用字龢是調美之意也然初借休為喜此為喜字轉義轉音後別制休字以為善美訓之專字亦所以孳乳益多此亦今依电申[illegible]韋之例析休休為別字云』（古籀篇三十一第二二頁）

高田忠周曰『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是也又或體从广作庥蓋太古民人艸居亦或息于樹蔭所謂人依木也後世家居故

字亦从广从广猶从宀也朱駿聲云休字段借為喜休喜一聲之轉爾雅釋詁休美也易大有順天休命鄭注美也又釋言休慶也是也此說逾前人矣然依三代眞古文凡訓善美義休字別有正文作休从人从禾今收于人部休休形音近通用也(古籀篇八十六第一八頁)

唐蘭曰「過去把銘中休王兩字連起來當成一個專名說休王就是孝王因而把這兩件器放在孝王時代是不合適的休是動詞召誥曰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可證古人多有此例如云魯天子之命魯亦動詞也揚天子丕王之魯休而稱休王或魯天子其義一也縣改彝云縣改每揚白屖父休曰休白哭益卹縣白室休白亦猶休王也休字也可以作形容詞如尚

書·洪范的休征是用休來形容征在金文裡一般用為名詞如對揚王休之類是很常見的把休字作動詞用不常見但如果我們能仔細分析就可以看到它在銘刻中是有慣例的召卣說休王自穀使賓畢土方五十里鹽弗敢諲(忘)王休異前一個休字是動詞後一個休字是名詞召所不敢忘記的王的休異的就是他所休美的王賞給他的畢土方五十里同樣縣改簋說伯犀父休于縣改曰的休字是動詞縣改敏揚伯犀父休的休字是名詞休伯哭莖卹縣伯室的休字又是動詞伯是伯犀父銘文最後說孫孫子子毋敢望(忘)伯休的休字又是名詞只要把銘文上下仔細加以分析就可以知道休王或休伯并不是人的名號了金文還有虘簋說虘拜稽首休朕匋君公伯鍚厥臣弟虘井五業這個休字也是動詞但由于它說休朕匋君

公伯動詞的性質就更加清楚了。銘末說虘弗敢望(忘)公伯休，對揚伯休，這兩個休字又都是名詞。另外還有尹姞鼎(商周金文錄遺九七)說休天君弗望(忘)穆公聖粦明□，後面又說搡稽首對揚天子休，也是前一個休字是動詞，後一個休字是名詞，而休天君也是不可能當作一個人的名號來講的。這些銘詞體例都差不多，可以證明休王決非孝王。』(考報第二九冊四四頁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

李亞農曰『詩商頌長發何天之休，鄭箋休美也。休美是形容詞，同時也是動詞和名詞，作為形容詞用，其義為善美的，如對揚天子之休命，作為動詞用，其義為稱美誇獎，如詩衛風淇奧毛傳美武公之德也，作為名詞用，其義為誇獎褒獎，如對揚天子

之丕顯休」（考報第九冊一八一頁長由盉銘釋文註解）

詞 楊樹達曰「休于小臣，休字蓋賜予之義、然經傳未見此訓、蓋假為好字也、左傳昭公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猶言賂以大屈也、周禮天官內饔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賜連言、好亦賜也、注說好賜為王所善而賜、誤矣、說文一篇下蓐部薅从好省聲、或體作茠、此休與好古同音之證也、效卣云、王易公貝五十朋、公易氒涉子效王休貝二十朋、王休貝即上文王錫之貝也。」（積微八十三頁小臣𣪘跋）

高鴻縉曰「說文休息止也、从人依木、庥休或从广、許尤切

按休之本意應為美好、从人得禾會意、並列狀詞、亦用為名詞、

後人借作休息意。許以之為本意。又依變形說為人依木」(字例

四篇八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休或从广」。金文或

从禾。高田忠周謂从人木為休息字。而从人禾別為一字。禾通

龢。有調美之意。高鴻縉謂休从人得禾會意。本義為美好。借作

休息。从木為變形。从人依木乃依變形為說。二氏之說恐非。禾

木兩字形近互用。如金文𠊳作𠊳析或作析鄦侯簠(鄦)䲐或作龢(兮仲

鐘)穌作穌。曆或作曆。𥝤(盉)所从和作和(子禾子釜)皆是。且休休於金

文中意義毫無區別。不當強分為二。楊樹達謂休段為好。其說

可从。休好古音同在幽部喉音。周禮天官內饔「凡王之好賜肉

脩」。易鼎「休錫小臣金」。好賜即休錫也。𦚏父鼎「休王易𦚏父貝」。效

父𣪘「休王易效父𠓝三」。𦉥卣「旋從事皇辟君休王自𣪍吏𡩋畢

土方五十里」休王兩字連言，或謂休段作孝名詞。唐蘭釋作動詞，休王云云與魯天子云云其義一也。唐說甚是。召卣銘文唐氏於君字斷句，郭沫若以休為一字句。（兩周金文辭大系召尊增訂本頁九三）商周金文錄遺二○五與此召卣同是一人之器。召尊云「白懋父賜召白馬」白懋父乃成王時人，則召亦當在孝王之前。讀休王為孝王者非是。

○郭沫若曰「休善亦當讀為休膳。膳者牲肉也。（周禮膳夫鄭注）言既錫之以猛犬，又休之以牲肉」（兩攷二九頁員鼎）

○楊樹達曰「廣雅釋詁一云「休，善也」。休善同義連文，意猶師害𣪕言休又有成事也。（又字从孫詒讓校）吳大澂方濬益郭沫若並讀善為膳」（積微八一頁員鼎跋）

〈大1〉「中對王休令」〈大3〉「中埶王休」〈大4〉「日傳𠨘王口休」〈大9〉「遹天子休」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大11〉「對王休」〈大12〉「䍙天子休」〈大13〉「對䍙師雍父休△」〈大14〉「敢對䍙王不顯休△」〈大15〉「對訊(揚)王休△」〈大16〉「對䍙王休△」〈大18〉「敢對䍙天子不顯魯休△」〈大19〉「敌敢對䍙天子休△」〈大21〉「敢對䍙皇君休△」〈大23〉「用易錫康勵樂魯休△」〈大24〉「敢對䍙天子休△」〈大25〉「敢對䍙天子不顯魯休△」〈大26〉「對䍙王休△」〈大27〉「敢對䍙天子休△命」〈大45〉「弗敢不對䍙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

𠄢 a

㮂 說文亙古文㮂今古文行而古篆文

慶矣 此从月不从舟 姞亙母觶

〈2410〉「姞亙母△」 b
匕寶

亙觶

〈2411〉「亙作キ△」
父癸彝

高田忠周曰「按字形从月在二之間曶鼎恆字所从亙亦如此因謂此亙與从舟亙字別而為弦月為恆之本字也詩天保如月之恆傳弦也箋月上弦而就盈然恆訓常也義與月豪無涉而如此篆从月義尤明矣二疑工省聲古音工亙轉通也故恆亙通用說文恆古文亟亦為亙字也」(古籀篇二十四第一五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㮂竟也从木恆聲亙古文㮂 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閒上下一心似舟旋恆也按恆當从亙得聲亙竟也

古作亘（伯晨鼎緪字偏旁）从夕在二之間。夕物也。見外開散（望各條）二兩界也」

（文源）

參閱1695恆字條高田忠周說

商承祚曰「說文𣓌竟也。从木恆聲。亙古文𣓌。案恆𣓌皆由亙字所孳乳也」（古攷五八頁）

林潔明曰「說文「𣓌竟也。从木恒聲。亙古文𣓌」金文字从月不从舟。甲骨文有亙（藏一九九三）亙（後上九十）亦从月在二之間。王國維曰「卜辭有王亙……案亙即恒字。說文解字二部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恒也。亙古文恆从月。詩曰如月之恒。案許君既云古文恒从月，復引詩以釋从月之意。而今古文乃作亙从二从古文外。蓋傳寫之譌字。當作亘。又說文木部𣓌竟也。

从木恆聲亙古文恆案古从月之字後或變从舟殷虛卜辭朝莫之朝作𦦨後下三从日月在艸間與莫从日在艸間同意而篆文作𣈆不从月而从舟以此例之亙本當作亙智鼎有亙字从心與篆文之恆从亙者同即恆之初字可知亙亙一字卜辭亙字从二从◖其為亙亙二字或恆字之省無疑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卷九第五一七頁

按王氏說此字形義極是亙蓋亙之譌變高田忠周謂亙為弦月為恆之本字是也董彥堂曰「恆字之作亙即說文古文从月之義詩小雅如月之恆毛傳恆弦也殆亦半月稱弦之初誼矣見殷曆譜甲骨文集釋頁三九七一引其說甚是恆訓常蓋月之象唯十五為圓月餘皆為缺月弦月故月象當以半月弦月為常殆即亙从月而訓恆之意也說文云上下一心似舟旋恆也蓋以篆文从舟而強為之釋不可通也」

0776 余



余 地名 說文所無

大保簋 錫休余土

〈1323〉「王伲俾大保易錫休余△拾土」

a 郭沫若曰「余字乃从亼从木、當即拾之古文、劍匣也、舊誤釋為余、余字古作佘、其稍晚者作余、乃稌之古文、玉笏也、古者諸侯執稌、經典叚荼字為之、稌形前屈刻上、中繫玄熏之絢組以備失墜、執時复有繅藉、余字即象其形、与此判然二字也。」（兩攷二十七頁大保段）

a 郭沫若曰「舊釋為余、卜辭亦有A米若亼木（同見前二一三）乃地名、舊亦釋為余、今案此字从亼从木、斷非余字、當是拾字之異、說文拾劍匣也。」（金攷二五三頁釋非余）

a 柯昌濟曰「字从亼从木殆即古餘字字从亼从木為古會意字古字當不从余聲」（韡華一五九頁太保𣪕）

張日昇曰「按字从A从木說文所無舊誤釋余柯昌濟謂餘之古文郭沫若謂桳之古文然字从A非从合合象器蓋相合之形似不當省作A竊疑字从木A聲即槢字A習古音同部說文「槢木也」玉篇「堅木也」金文大保𣪕用作地名其地或產槢木因以為名」

a [glyph] 椃 日癸簋 說文所無 〈1140〉 冊椃

b [glyph] 肤盉 〈1938〉 冊椃

c [glyph] 肤壺 〈2788〉 冊椃

b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作格。妄甚。今審明从木从唬。此椃字也。說文𧆞椃木也。从木唬聲是也。但椃冊義未詳。當叚借字」(古籀篇八十四第九頁)

b 林潔明曰「按字从木从口从欠。說文所無。金文用為人名。義無可說。高田忠周謂从虎。釋為椃。則絕非。虎字金文作[glyph]盄姬鬲 [glyph]召伯簋 从虍之字作[glyph][illegible]子卣 [glyph]大師虘豆 與椃所从之[glyph]絕異」

0778 柾

柾 說文所無韻會棖或作柾

柾爻乙壺

〈2773〉柾爻乙 亜

0779 桿

桿[a]

桿說文所無

子禾子釜

〈3020〉「關人築桿△威釜」

[a] 吳大澂釋榦曰「桿 許氏說榦築牆耑木也子禾子釜築桿桿當即榦」(古籀補三十二頁)

高田忠周曰「古籀補吳云桿當即榦引許氏以為證按說文榦築牆耑木也从木倝聲朱氏駿聲云按古築牆先度其廣輪乃樹楨榦繼施橫板于兩邊榦內以繩束榦實土築之一板竣則層絫而上五板為堵書費誓峙乃楨榦馬注楨在前榦在兩旁轉義廣雅釋詁榦本也月令章句大橈作甲乙以名日謂之榦子丑以名辰謂之枝俗亦作幹又禮記月令羽箭幹考工記弓人幹者以為遠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竹為下禹貢杶榦栝柏傳榦柘也字亦作杆廣雅釋木杆柘也字又作簳幹作笴儀禮鄉

射禮記物長如笴注矢幹也此攷精詳此篆即从木从旱聲與廣雅作杆略同說文稈字或體作秆正為同例(古籀篇八十五第一至二頁)

椃 說文有號無椃
集韻木名 宰椃角

〈1865〉「宰椃」从

伯椃盨
〈1298〉「伯椃作厥寬室寶盨」

阮元曰「椃字說文所無，木部有號字，此或號之省，或釋作據，王氏款識周伯據敦據字正如此。」（積古卷二、十六頁庚申父丁角）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椃乃虞字，玉篇虞異古文虡，即从木从虎，而虎下體誤支也。从支無義。集韻虡亦作[木虛]，即从木从虎，而虎誤為虛也。虎虛易誤。李氏撫古遺文既以椃為據，又以為鐻云，形似夾鐘，削木為之，義本廣韻，引埤倉，而不知鐻即虡之重文。林氏萃篆知鐻即虡，而仍兼以椃為據，則沿宋人釋伯據敦之誤也。」（攈古卷二之三、八十一頁至八十二頁庚申父丁角）

徐同柏曰「椃从木虎，當讀若敔，周禮小師注鄭司農云敔木虎也，禮樂記注敔狀如伏虎，說文敔禁也，一曰樂器形如木虎。」（从

古卷十四、二十四頁商椃角）

劉心源曰「椃」……集韵乎刀切音豪說文作虓類編虓或省作椃凡釋樹釋敔釋虞皆非」（奇觚卷六、二三頁宰椃角）

孫詒讓曰「金文虞字又有从木从虎者如庚申父丁角云王各宰椃从椃為椃字許瀚謂即虞之古文（玉篇虞古文虡集韻虞亦作𧇯）並是也又伯椃敔字作椃亦从許釋舊釋為據非異字亦同此與說文虞古文𧆥相近角文虎形兩足作𠂇亦有指爪形攷說文虎古文作口从彡亦即兩足形但誤以虍為鹿耳前詳竊意彡與𠘧形略同許書虞篆文作𧇯疑即沿古文虎而變椃字易丌為木亦古文之變體也」（名原上二九至三〇頁）

强運開曰「[illegible]字梡角說文虢木也从木號省聲段注云乎刀切二部集韵皆梡乎刀切音豪木名據此則梡實為古文虢字矣」(古籀三補卷六第一頁)

高田忠周曰「司馬類篇虢梡同字梡為省文即是也」(古籀篇八十四第九頁)

張日昇曰「按字从木从虎說文所無許印林釋虞徐同柏釋敔阮元疑虢之省說並非虢从木號省聲古音在宵部集韻梡木名乎刀切音豪亦在宵部然虎古音在魚部梡从虎聲不應音豪疑集韻之梡乃虢之譌漏與此不同」

a ⿱虘林 說文所無

⿱虘林伯簋 〈1347〉 「⿱虘林白(伯)于遣王休」「朕辟天子」 「⿱虘林白令氒臣獻金車」

b 周⿱虘林生簋 〈1235〉 「周𣡗」

c 生乍櫨媿賸毀 吹鼎 〈1421〉 「吹乍⿱虘林」 妊尊彝

d ⿱虘林侯壺 〈2780〉 「櫅侯乍旅彝」

e 師趛盨 〈1486〉 「師趛乍櫅姪旅盨」

f ⿱虘林仲簋 〈0976〉 「⿱虘林仲作旅」

g ⿱虘林仲鼎 〈0353〉 「⿱虘林中乍旅𣪘彝」

h 弔僕觶 〈2429〉 「弔僕乍櫅公寶彝」

i 𡟆姞方鼎 〈0635〉 「櫅中賓厥𡟆姞彝遣毛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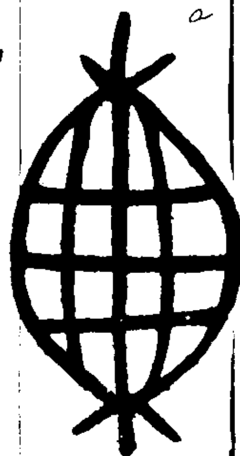
b 吳大澂曰「⿱虘林从虍从月从木說文無此字周⿱虘林生敦」（古籀補附錄十六頁）

劉心源曰『樝或釋梡或釋𣟺皆非明〻木旁䖝是樝字也』(奇觚卷三十五頁至十六頁周棘生敦)

高田忠周曰『說文樝樝果似梨而酢从木䖝聲爾雅釋文字亦作查查即查字亦元作柤又柤下曰木閑也从木且聲廣雅釋器柤距也然禮記內則柤梨曰鑽之中山經綸山多柤栗與漢書司馬相如傳樝梨梬栗同因謂凡且聲字籀文皆从䖝聲䢐作[⿺辶䖝]罝作[⿱罒䖝]可證然則樝疑亦柤字籀文故許氏樝字禮及中山經作柤而木閑也者當為阻字轉義阻本訓險也又轉為沮止義木閑者抑沮止之意也即知初借柤為阻柤字為叚借義所專而本義則別作樝以為專字古今文字變遷此例極多矣亦猶𠂇又字借左右為之而左右義別製佐佑字皆其一例耳』(古籀篇八十四第二至三頁)

a 柯昌濟曰「椃疑即說文之號字說文號木也从木號省聲段注未詳椃字又見周棘生敦从木从虍虍字未詳或虍下所从為口之別體歟」(韡華二六八至二六九頁椃伯彝)

a 陳夢家曰「椃是封地，疑是說文櫨字音近于鄠」(金選九一頁西周銅器斷代·獻毀)



東 父乙尊

〈1990〉 東父乙

子壬父辛爵

〈1828〉 子東壬父辛



保卣

〈2725〉 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



小臣逋簋

〈1357〉 𠭯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夷 遣自𦣞自述東



𢼸卣

〈2735〉 東宮內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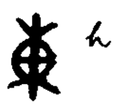
匽卿鼎

〈0563〉 公違省自東



匽卿簋

〈1229〉 公違相自東在新邑



寓鼎

〈0641〉 隹王伐東夷



競卣

〈2732〉 隹白屖父以成自即東



明公簋

〈1260〉 伐東國



㠯鼎

〈0679〉 㠯匽季告東宮東宮迺曰 或又㠯匽季告東宮東宮迺曰



克鐘

〈0053〉 王親令克遹涇東

東至于京自乇



宴簋

〈1316〉 宴從𠂤父東



散盤

〈2927〉 㠯東彊右自根木衜左至

于井邑壽衢吕東△一壽井」「孚受授。

㝬鐘

<0061>「南尸夷東△尸夷」

同盨

圖夫井于豆新宮東△廷」

夷具見」

<1367>「自淲東△」至于河 河」

師寰簋

<1381>「弗速續我 東△國域 城」

格伯簋

<1362>「殷人紉谷杜木 遻谷旅桑涉東△門」

東周左師壺

<2798>「廿九年十二月為 東△周左師酒壺」

𤔲東尊

<2176>「庠東△作父乙尊彝」

<0677>「東△卿向」

<0678>「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

<1384>「遂

省東△國圖」

<2148>「公東△宮內饗于王」

林義光曰說文云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按古作東克鐘中不从日古日作⊖不作⊖⊖象圍東之形與○同意故黃古作黃師奎父鼎或作黃鼎趙曹鼎彝器人負東形鼎文作𨊠爵文作𨊠敦文作𩀇毛公鼎字古作𩀇鼎或作𩀇師兌敦餗字古作𩀇姚戊器或作𩀇

龔尊彝辛速字古或作𨔁叔家父匡用速先嗣諸兄是東與東同字東韻東韻遇雙

聲對轉東聲之棟亦轉入東韻四方之名西南北皆借字則東

方亦不當獨制字也」(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朱駿聲云淮南天文訓東方木也按日所出也从日在木中會意木叒木榑桑也離騷折叒木以拂日廣雅東君日也楚辭九歌有東君篇日在木中為東日在木上為杲日在木下為杳此說至當但龜文曰字又有作⊖曰者故凡下篆皆作東即使結構耳書堯典平秩東作詩大雅東有啓明史記歷書日起於東月起於西皆本義之少轉耳」(古籀篇八十七第二二至二二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得紅切。

又：橐，囊也。从𣠮省，石聲。他各切。

按：東，近人徐中舒、丁山均以為橐之初文，是也。埤倉：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字原象兩端無底，以繩束之之形。後世借為東西之東，久段不歸，乃另造橐字。許氏引官溥說从日在木中，不可據。日在木中，晨固可謂東，晚則必將謂西也。東西南北方向之名皆是借字。（字例二篇一四二頁）」

丁山曰「許君言東，動也，官溥說从日在木中，此就殷周以來習用東方之義，以附會字形也。東，卜辭作東（殷契卷二第五葉），亦作東（殷契卷六第廿六葉）、東（殷契卷六第卅六葉）諸形。東可以謂日在木中，東從⊗，東從⊖，木中皆不得謂為從日。友人徐中舒先生曰：東，古橐字，埤蒼曰

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史記索隱引）倉頡篇曰囊橐之無底者也實物囊中括其兩耑□形象之鼎文重字作□象人負囊形橐以貯物物後世謂之東西東西者囊之轉音也山按其說甚是毛公鼎有□字散氏盤有□字諸家並釋為橐橐許君謂從橐省實則所從之□即囊字易文所謂括囊者也囊中無物束其兩耑故亦謂之東暨實以物則形拓大□者囊之拓大者也故名曰橐橐與東為雙聲故古文借之為東方春秋繁露東方者木廣雅釋天東君日也此又附會以五行矣（闕義二八頁至二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東動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古文字東不从日許書非是徐中舒丁山謂東即橐象形塙不可易唐蘭謂東即束之異文（甲骨文字集釋頁二〇三〇引）其說可商東束兩字同源而各有所指束為束縛束橐兩耑作□或橫衺交束作□東象

㯥形，其橫直為編織紋。父乙尊作㯥，後省為一橫一直。契文有作𣚔，與東形近，然終非一字。東段作方名，而初誼反晦。」

參0712享(𩫖)字條周法高說。

〈大5〉「王令命趞戲東反尸(夷)」〈大6〉「伐東或國痏戎」「文身三季靜東或國」〈大17〉「王令命東宮追吕六𠂤乇之季」〈大21〉「𦔮嗣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牧臣妾」「東裁董裁內外」

𣝕

𣝕

天𣝕父癸爵

〈1801〉「天𣝕 父癸」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𣝕从二東。𣍘字从之，闕。此字宜刪。𣍘下曰獄之兩曹在廷東，从𣝕，治事者，从曰。不得其理。蓋論辯治事，曹官所司，故字以曰為形。義謂兩曹，當从二曰，兩曹並在廷東，从一東義已足焉。依許說字當作𣍘，故古尒文曹字作𣍘，漢器銘亦有作𣍘者。曹元从東不从𣝕。說又見曹下。要𣝕亦與山林一例耳」（古籀篇八十七第二四頁）

高鴻縉曰「說文𣝕 二東，𣍘从此，闕」段云謂義與音皆闕也。

按甲文見後上一五．金文取曹字偏旁字，應从二橐从二橐，故有兩造意，音義與曹同（字例四篇四八頁）

丁山曰：㯥，二東，曹從此。闕。

曰部曹，獄兩曹也。從㯥，在庭東也；從曰，治事者也。據段本注 吳穎芳曰：㯥乃治事之所，在庭東故從東；兩曹故從二東。王紹蘭曰：兩曹謂東西曹，而曹從二東不及西，舉東亦該西，故云兩曹。魏志毛玠傳：玠嘗為曹掾，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太祖知其情，曰：今日出于東，月盛于東，何以省東曹？以是知從二東之㯥，蓋取日出于東、月盛于東之義。段注訂補語

山按：曹之從㯥，不自曹魏始也。米部糟，酒滓也，從米曹聲，醩籀文從酉。以醩例曹，戴侗疑曹即嘈字，從曰，㯥聲者是也。卜辭嘗云：壬寅卜，在曹，貞王[彳戔]于口，亾𡿧。殷契卷二第五葉 曹字正從口。又云：貞猶伐㯥其戋。後編上十五葉 曹又不從口，此曹諧㯥聲之證也。曹諧㯥聲，而㯥從二東，俞樾謂㯥猶𩺰，即魚也；灥即泉也，乃東

籀體緐重之故 兒錄 皆考之卜辭棘或假為轉字且轉東聲韵俱遠則東棘之別與王珏木林之例同林非籀文木珏非籀文王．棘自不得謂為東之籀文……

東本橐字重之為棘曰二橐雖然古之以二紀數不盡言二也玉二曰珏錢二曰网鳥二曰雙 方言飛鳥曰雙 廣雅雙二也 雙生曰孿 玄應音義引字林 二人相對曰偶 釋名釋親屬 夫妻相偶曰匹 白虎通匹偶也 與其妻為偶 事二曰再 廣雅再二也 再亦謂之重 史記索隱 重再也 徐灝曰楚辭招魂分曹竝進王逸注曹偶也史記扁鵲倉公傳曹偶可人索隱曰曹偶猶等輩也此當是曹之本義 山則謂曹之本義為嘈曹偶之義正合棘字詩公劉氏造其曹周語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毛傳韋注竝訓曹為羣斯又棘偶義之引申自造字原則言之棘之本義為曹偶其形從二東也殆無可疑

而今本輮訓二東不辭已甚吳王諸君專就曹獄立論迂謬之尤矣（關義二七頁至二九頁）

林a

林

卓林父簋

〈1268〉「孚林父作寶簋」

林b

同簋

〈1367〉「嗣易場林」吳虞牧

林c

林觚

禹

〈0721〉「林」觚

匕文辛寶尊彝

林d

穆公鼎

〈0659〉「穆公作尹姞宗室于繇林」「各于尹姞宗室繇林」

林e

林卣

〈2496〉「亞林」

林b

湯叔盤

〈2915〉「林叔湯叔盯擇鑄其尊」

〈0575〉「唯渠白伯友作林鼎」

〈1067〉「姜林母作寶簋」

高田忠周曰「說文林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二木相並平林之象也。詩車舝依彼平林。周禮地官序官林衡每大林麓注竹木生平地曰林。此本義也」（古籀篇八十六第二七頁）

a 無 般甗

亂爲無

<0513> 王宜夷方無敄

b 井侯簋

<1378> 克奔走上下帝無冬（終）令（命）于有周

追孝

c 毛伯𢦚父簋

<1266> 其萬年無疆

d 盂鼎

<0676> 敢酉（酒）無敢醵 無敢醵擾

e 無憂卣

<2648> 無憂 乍文丁彝

f 鼎

<0679> 余無逌 攸具寢

g 姬鼎

<0620> 用匄眉壽無疆

h 伯康簋

<1331> 無疆綰右用 夙夜無以

i j 善夫克鼎

<0662> 萬年無疆 A·B

k 鄀公鼎

<0651> 萬年無疆

l 靜簋

<1366> 靜學敎無[illegible]斁

m 曶鼎

<2990> 下民無智

n 史頌簋

<1356> 頌其萬年無疆

o 頌簋

<1392> 頌其萬年眉壽無疆

p 虢文公鼎

<0582> 其萬年子 無彊

弔上匜

<0981> 其萬年 無彊

[r]

仲師父鼎

<0643> 周鍚眉壽無彊

[s]

虢季子白盤

<2925> 萬年 無彊

[t]

虢季氏簋

<1256> 其萬年 無彊

[u]

虘弔多父盤

<2921> 兄弟

諸子婚冓媾 無不吉

[v]

曾伯陭壺

<2829> 為德無斁 用受大福無彊

[w]

楚麃伯簋

<1344> 其萬年 無彊

[x]

封仲簋

<1319> 其萬年 無彊

[y]

子吉父簋

<1272> 其萬年 無彊

[z]

秦公簋

<1382> 魯多壄 釁壽無

彊

[a']

曾伯簠

<1446> 釁壽 無彊

[b']

邾公華鐘

<0059> 其萬萬年 無彊

[c']

[d']

𤔲仲鬲

<0743> 𤔲仲無龍 匕寶鼎 (AB)

[e']

伊簋

<1371> 伊其萬年無彊

[f']

毛公鼎

<0680> 無唯正昏

g′ 仲辛父簋

〈1304〉辛父其萬年無疆 k′ 陳子匜

〈2979〉萬年無疆 i′ 叔姞簋

〈1345〉其萬年無

疆 j′ 匽氏匜

〈1509〉其釁眉壽萬年無疆 k′ 不嬰簋

〈1393〉釁壽無疆 l′ 師寰簋

〈1381〉無諆

徙毀 m′ 陳侯簋

〈1438〉萬年無疆 n′ 陳公子甗

〈0818〉萬年無疆 o′ 沙其簋

〈1332〉用匃釁眉

壽無疆 p′ 沇兒鐘

〈0052〉眉壽無期 g′ 曼伯匜

〈2945〉 r′ 曼伯簋

〈1492〉內劉

眉壽無疆 s′ 齊縈姬盤

〈2709〉甘其萬年無疆 t′ 子璋鐘

〈0041〉其釁壽萬無期 u′ 齊侯鼎

〈0640〉萬年無疆 v′ 戉弔鼎

〈0618〉其萬年無疆 w′ 邾弔鐘

〈0039〉用祈釁眉壽無疆 x′ 寬兒鼎

〈0629〉「□眉壽無其期」

邾王子鐘

〈0051〉「眉壽無謨」

毛弔盤

〈2903〉「其□□眉壽無彊」

袁鼎

〈0541〉「其眉壽無期」(A.B)

曾姬壺

〈2828〉「聖趄之夫人曾姬無卹」望安茲茲漾萬閒間

之無匹 鴎匹

僑子鬲

〈0757〉「其眉壽萬年無彊」

王子申盞盂

〈3007〉「其釁壽無碁明」

曼龔父盨

〈1488〉「其萬年無彊」

猶鐘

〈0025〉「降福無彊」 按降字以上

文無

〈0032〉戰狄鐘相接

番君鬲

〈0750〉「萬年無彊」(A.B)

蔡孔馬鄦

鄦㠱盨

〈1353〉「王易無㠱馬三匹」「無㠱拜手䭫首」「無㠱用作朕皇且祖釐季障毀」「無㠱」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鄦昊鼎

<0366>「鄦△白矢之饋鼎」



鄦叀鼎

<0668>「𤔲徒南仲右無△叀入門」王乎(呼)

史留友冊令無△叀曰」「無△叀

敢對揚天子不顯魯休」



鄦伯彪戈

<3106>「無△鄦白(伯)彪之用戈」

<0012>「𩰫壽無△疆」<0026>「年無△疆」<0035>「萬年無△疆」<0043>「口口是口霝命無△

其期」<0054>「元鳴無△碁」<0055>「降余厚多福無△疆」<0060>「萬年無△諆期」

<0188>「公無△」<0566>「曾孫無△娸自乍飤鎘」「眉壽無△疆」<0575>「其萬年無△畐

畐」<0576>「其萬年無△疆」<0584>「用旂眉壽無△疆」<0596>「其萬年𩰫眉壽

無△口疆」<0600>「其萬年無△疆」<0614>「其萬年無△疆」<0634>「其萬年無△疆」

<0642>「邁萬年無△疆」<0658>「頌其萬年無△疆」<0675>「易𧸘錫釐無△疆」

「天子其萬年無△疆」「克其萬年無△疆」<0733>「其眉壽萬年無△疆

用」<0815>「其萬年無△疆」<0816>「其𩰫眉壽無△疆」<1230>「其眉壽無△娸」

<1265>「其萬年無△疆」<1335>「萬年無△疆多寶」<1337>「鑄萬年無△疆」<1436>「用
𣃔眉壽無△疆」<1441>「用𣃔眉老無△疆」<1443>「萬年無△疆」<1444>「萬年
無△異期」<1487>「用口眉壽無△疆」<1496>「克其日易錫休無△疆」<1497>「令小
臣成友右逆里口內史無△𩥲大史旟曰」<1499>「萬年無疆」「男女
無△期」<2149>「冬歲無△疆」<2806>「其眉壽無△期」<2833>「祈無△疆至于萬年
億年」<2835>「于大無△丕嗣折誓于5大嗣命用璧」「齊侯既遭濟洹
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宴宴無△舞」「萬年無△疆御爾
事」<2853>「其萬年無△疆」<2883>「異白的姪父朕媵姜無△須般盤」<2911>「其
眉壽萬年無△疆」<2915>「其萬年無△用之疆」<2918>「用祈𩛥壽萬年
年無△疆」「男女無△期」<2919>「用祈眉壽萬年無△疆」<2923>「冬歲無△
疆」<2926>「其𩛥壽萬年無△疆」<2953>「其萬年無△疆」<2961>「萬年無△疆
孫宣」<2974>「其萬年無△疆」<2973>「其眉壽無△疆」<2975>「萬年無△疆」「男

女無△期」<2980>「其釁壽萬季無△疆」<2982>「壽考無△期」<2987>「眉壽無△疆」<2989>「祖仲無△龍」<2993>「其眉壽無△疆」<2994>「用祈眉壽萬季無△疆」

<0816>「萬年無△諆期」

m 阮元曰「無字當讀為鄦。古鄦字每省邑。」（積古卷四、二十九頁無專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𣞤，豐也。从林𡘲。𡘲或說規模字。从大卌。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無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緐無。」按𡘲為規模之模，無所考。古作𡘲（克鼎）作𡘲（鄦大史匜）。內从大，轉注。卌象物之多，即多。从廿猶从日也（見帯字條）。林象木之多。或省作𣡕（叔家父匜）作𣡕（無數之變鼎）。又疑𡘲別為一字，訓為大。爾雅「幠，大也」（釋詁）以此為本字。𡘲从林𡘲聲，為繁蕪之蕪。』（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𣞤豐也从林𣬈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艸緐𣞤朱駿聲云按从林从大从卌會意或說𣬈規模字則以𣬈為聲也書洪範今本庶草蕃廡以廡為之今隸作無借為有𣞤字此說為是但說文亡部𣠮訓亡也从亡無聲奇字作无此𣠮非古字凡金文𣞤字極多而未見一字从亡者且先秦刻石詛楚文及李迹會稽刻石皆作𣞤與古相合其他秦璽秦瓦及漢初之文亦絕無从亡𣠮字即知𣠮為漢代俗字然古唯有亡𣞤二字而書家欲字畫茂美多借𣞤為亡凡下載諸文皆是也然古器自有用正字者又見亡下者可證矣故今亡部刪除𣠮字若夫奇字无字今本周易正如此作而諸家未有確說余亦無攷唯竊謂卜辭亡有作𠃊者或無譌出于此歟』(古籀篇八十六第三〇頁)

高鴻縉曰『按字倚大畫其兩手執羽旄而舞之形由文大生意故託以寄舞蹈之意動詞周時通叚以代亡久而成習乃加彡止為意符作𣞤从秦人又另加舛為意符作𣞤舛變為舞至羽亾則晚周齊魯之形聲字从羽亾聲』(字例二篇二六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無豐也从林奭或說規模字从大卌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卌與庶同意商書曰庶草繁無」甲骨文作𣞤金文作𣞤象人有所執而舞之形乃舞之本字周禮舞師有兵舞帗舞羽舞皇舞舞既不同所持亦異卜辭乃用其朔誼如「貞無亡从雨其雨」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九二八引 至彝器則叚為有無之無許說全非又孳乳為鄦地名』

〈大27〉〈大5〉「攻鬲躍無啻敵」〈大20〉「克用匄眉壽無疆」〈大23〉「其萬年無疆」「鄦其眉壽邁萬年無疆」〈大30〉「其釁壽無疆」〈大32〉「用蘄眉

壽邁萬年無疆」〈大33〉「其頸壽邁年無疆」〈大34〉「用蘄釁壽萬年無疆」〈大36〉「〔用易錫眉〕壽〔萬年〕無疆」〈大37〉「萬年無疆」〈大38〉「萬年無諆期」

〈大43〉「受福無碁」〈大44〉「男女無碁計」〈大47〉「萬年無疆」〈大49〉「受福無疆」〈大50〉「釁壽無疆」

a 楚 令簋

〈1377〉 隹王于伐楚△白伯

b 馭簋

〈1251〉 伐楚△荊

c 毛公鼎

〈0680〉 楚△賦䞈小大楚△賦

d 才盤

〈2893〉 用萬年用楚△保眔吊叔

e 益公鐘

〈0020〉 益公爲楚△氏龢鐘

f 楚公鐘

g

〈0028〉 楚△公冢自乍作寶大𩿺林鐘（A）

楚公冢自鑄錫鐘（B）

k 楚王領鐘

〈0031〉 楚△王領自乍作鈴鐘

i 鄧王義楚耑

〈2435〉 鄧王義楚△睪其吉金

j 楚高𢓴

〈2972〉 楚△高𢓴鑄其

盅

k 楚季盤

〈2902〉 楚△季苟乍媵𡣖嬭障賸般盤

l 季楚簋

〈1016〉 季楚△乍寶簋

m 蔡侯鐘

〈0054〉 楚△王輔右

n 𠫑羌鐘

〈0042〉 楚△京寶嘉敓

o 楚王酓肯鼎

〈0518〉 楚△王酓肯作

盥鑄鬲 𥁕鼎（二器）

酓志鼎

〈0638〉楚王酓志戰獲兵銅（二器）

晉公𥁕

〈3012〉宗婦楚邦

中子化盤

〈2906〉中子化用保楚王

楚屈弔沱戈

〈3121〉楚屈弔沱屈□之孫□□□□楚王之元右王鐘

楚王戈

〈3120〉楚王酓璋嚴龏寅乍𨌲戈

酓肯鼎 從木

〈0518〉楚王酓肯乍盥鉈貞鼎

酓肯盤

〈2889〉楚 楚王酓肯乍為盥鑄盤

余義鐘 從邑

〈0050〉余義楚之良臣

<0638>「楚王酓恙戰隻兵銅」<1415>「楚王酓肯作鑄金簠」(A·B·C)<1428>「楚子睽盥鑄其飤匿簠」<1944>「用萬年用楚保眔吊叔才」<2433>「義楚之祭耑」<2916>「楚王酓忎戰隻蒦兵銅」

斯維至曰『㦰段云錫汝織玄衣赤巿䜌旂楚走馬案楚走馬當是二職楚即周禮府史胥徒若干人之胥楚胥並从足得聲故楚胥相通周禮鄭注胥民給傜役者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為什長此其為賦職可知故此銘以與車服同錫也郭沫若謂即毛公鼎大小楚賦之楚亦即周禮小司徒以比追胥之胥零頁則殊疏謬余案周禮小司徒之職文為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四句排行以軍旅等例之胥決非職官也又案郭氏乃據孫詒讓之說孫云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

於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於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之賦為賦稅胥疑讀為糈說文米部云糈糧也小大胥賦與書云胥賦又云小大多正文義相類……或云胥當讀為周禮小司徒以比追胥之胥賦為單旅起徒役追胥之事籀廎述林七．四案孫兩說一讀楚賦為胥賦一讀為周禮小司徒以比追胥之胥郭從後說以胥為職官其實孫氏原意均不作職官解則郭氏誤解孫氏文意矣至毛公鼎埶小大楚賦在余愚見無甯以孫之前說為是謂小大賦稅當以常法制之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五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C

楊樹達曰、孫詒讓云、昭十三年左傳、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楚與胥通、楚胥並从疋得聲、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為賦稅、胥疑當讀為糈、說文米部云、糈、糧也、埶小大胥賦、謂小大賦稅當以常法制之也、述林七之五 王國維云、書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尚書大傳作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楚與胥皆疋聲、楚賦即胥賦矣埶臬聲相近、考釋拾壹 樹達按、孫王說楚賦即書之胥賦、是矣、然楚賦何義、王君未能質言、孫君从伏生之說、認胥賦為賦稅、尤非是、余謂胥賦小大多政皆指臣工言之、詩大雅緜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侮、

疏附、先後、奔走、御侮，皆目文王之臣為言。金文之楚賦、多方之胥賦，即詩文之疏附也；銘文之小大楚賦，即書文之胥賦；小大多政，銘文之埶，即多方克臬之臬也；埶小大楚賦，猶言治大小臣工矣。

爾雅釋詁、正、長也。多政之政與正同。巳（積微卅頁毛公鼎跋）

陳槃曰：楚先君舊亦以熊為氏，蓋其亦嘗居熊。羅泌以熊為封地，而不能詳其所在。張其昀氏以為即熊耳山（並詳上國）。案熊耳亦見禹貢，胡渭曰：熊耳山在今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上述荊山所在之陝縣，當熊耳之北麓，由盧氏縣亘二百餘里以逮商縣——所謂丹陽，其西麓也。據是觀之，楚水、楚山、荊山、熊耳山地脈連屬，蓋荊楚舊亦嘗居于此，故荊楚以外復有熊稱矣。若然，則早年楚人之活動，西起今隴西之隴縣，由縣之楚水入渭，復折而至終南山區及于商縣，遂國丹陽，此其由轉徙而定居之一

階段也。丹陽已即丹水之陽。案丹水與南條荊山、或曰在臨沮即今湖北當陽縣者舉山南言之也。或曰在今南漳縣者舉山北言之也。鄢郢今自忠縣間之交通均極利便。丹水由今湖北光化縣北六十里處入漢。由此順流至鄢郢。水道不過三百里。旱道徑不過百八十里。迤西數十里即荊山矣。然則國于丹陽。復因遭受周人壓迫之故。而南啓荊山。其勢甚便。非偶然矣。

近人又有楚民族源出東方之說。此可以胡厚宣為其代表。胡氏有專論。其要點(一)與邾同祖陸終(二)山東曹縣東南四五十里處與河南滑縣東六十里處並有春秋時之楚丘(三)楚靈王所謂伯父昆吾其故墟在河北濮陽縣東(四)周公嘗東征荊楚。又嘗奔楚(五)令𣪘王于伐楚伯在炎。炎即奄。可證楚與奄近(六)

殷骨刻辭有帚（歸）楚矛（矛字原缺）之文，知殷、楚關係之密切。（七）文化禮制多同于殷。（八）以象之南遷證之。（史學論叢一楚民族源於東方考）

案胡君論證有不必要者，如

（一）楚、邾同祖，此近是；然今湖北黃岡縣治有故邾城，或謂此為邾之舊封（詳下壹洙邾都），是則邾之初居不定在山東矣。

（三）楚之伯父昆吾自居濮陽，楚何必亦定居東國；況淮南子云昆吾在南方而西方亦有其蹤跡，即云舊許是宅，許乃今河南許昌縣，固中州也（詳下貳佰貳昆吾都），昆吾豈東國耶。

（四）周公奔楚，此南州之楚也，以襄公嘗適南州之楚而夢周公祖導之，以此知之也。昭七年左傳：公將往（楚），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音導）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雷學淇介庵經說三荊楚之系，舊說多誤條，據此以證周公確有奔楚之事。胡厚宣引俞正燮癸巳類稿說同。

(六)歸矛此說今已不能成立。周子範先生言：案郭某古代銘刻彙考續編帚讀為婦，矛讀為包，董彥堂先生骨臼刻辭再考以為此類乃貴族致送牛胛骨于王室之紀錄。

(八)象之南遷祇可視其為交通上之關係，不定為民族遷徙之關係。

然胡氏提出山東之曹、河南之滑二縣並有楚丘，案二縣之楚丘並衛邑。管城碩記十云：子貢詩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春秋襄三十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杜注曰：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則即楚丘之楚宮明矣……觀僖二年城楚丘以丘與書城中丘、城郎、城小穀之類同。蓋楚丘魯地，魯自城之以備戎，諸侯無與也。竹書晉幽公二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是即魯楚丘也。是魯亦有楚丘，又有楚宮。 此則值得注意，謂楚國早年曾有若干部族居留此地，當有可能。案楚世家言周文王之時……鬻熊子事文王，賈誼新書修政下有周文王問於粥子，周武王問於粥子，周成王問於粥子之語，漢志

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元注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以此等事推之則楚在西周之初即已與周發生關係因勤勞而受封則其居東當在西周以前矣楚世家云陸終六子六曰季連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是謂楚之祖先有在中國者有在蠻夷者蓋殷末之亂徙居東方之楚向南遷移此一部族與殷商奄淮徐等關係較深數數畔亂故周公征討之周書作雒周公召公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熊族即楚族也詳上其居中國者鬻熊為文王師是也然自是之後擴建活動于江淮睢漳之域者書史所紀悉為鬻熊之苗裔而殷末由東方南遷之楚其人其事未有聞焉爾豈此一部族經周公翦伐之後遂亦如其它殷餘國族之命運或遭分割或受壓迫徙居于被統治者之地位參上

柒鄭都不復能有所發展故耶.

頃讀岑仲勉先生楚為東方民族辨一文(兩周文史論叢葉五五九—六一)則直以楚民族為西方拜火教之米地亞人(Madia)又稱(Madia)謂周族之先曾居裏海西南面周人之東徙也若干米地亞人亦隨之俱來.即楚人是也.

今案楚民族來源之一問題牽涉甚廣非此篇所能討究岑氏所提證據亦嫌未足似未可遽作結論至于楚族早年之活動當遠屆于今陝西之隴縣厥後由此而向東南移徙因周室封建遂國丹陽此其蹤迹則有可得而推論者余之所敢言者亦止于此也』(譔異二冊一〇九至一一二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楚叢木一名荊也从林疋聲」金文甲骨文並从足足疋一字所菹切亦足之轉聲毛公鼎「𨒮小大楚賦」孫

詒讓謂楚賦即屈賦是也然解作賦殊則不如楊樹達之解作臣工為安」

楚芈姓金文作嬭諸家讀為芈路史後紀八顓頊篇「伯禹定荊州季芈寔居其地生附叙始封于熊故其子為穴熊」其始封於熊耳山故楚之祖先多於名號之下系以封地不忘舊封也熊繹始遷荊山之麓「至文王熊貲始都郢中間無遷都事惟言周夷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至於鄂乃立其長子毋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熊渠卒子熊摯紅立後六世至熊咢今熊咢之器出武昌者武昌即鄂不居丹陽越六世至熊咢猶居於此故有其遺器楚之中葉曾居武昌於史無聞惟賴是器所出之地知之耳」觀堂集林十八夜雨楚公鐘跋 昭王於魯定公六年遷鄀左傳後復還

郢楚王酓章鐘云「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寘之于西陽其永用高」此蓋惠王自西陽還郢也」(張日昇述)

〈大26〉「楚」

〈大30〉「楚王賸滕邛江仲嬭南龢鐘」

〈大31〉「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

𣏟(古文字形)

楙

鄭楙弔壺

〈2807〉「奠楙弔叔賓父乍作醴壺」

潘祖蔭曰：周孟伯說楚从林中作𠂔，據宣和博古圖李嬰鼎楚字從林中作阜，與此形近，宜同之也……

張孝達說弟二字灼然是楙字無疑，其字兩旁从兩木，中作矛。楙，矛字本作𠂔形，此上象其鋒（鄭注尚書所謂三鋒矛），下象其英。楙地名，楙叔以地為氏者也。楙即左傳之樊、漢書之壄王、後漢以後之野王也。左隱十一年王與鄭人溫、原、絺、樊、隰郕、欑茅云云，杜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是樊為鄭地，又在野王境內之證也。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楙王，注：莽曰平楙。補後漢郡國志即書作野王，後承用不改，是野王本作壄王之證也。漢書壄王其字从林从矛，莽改之平壄亦同，並不从予，是壄王當讀楙不

當讀野之證也蓋此地名本是楙字或著土作壄經師展轉傳寫或誤離為兩字書作楙王後又譌為壄王隸書野或作墅因壄墅相近遂混為一又別造从予之壄而从矛之壄廢矣而名楙之地之本名没矣淺人必疑班書之壄謂矛是予之誤也許氏說文謂壄古文野从里省从林此說殊顛倒蓋亦有小篆有從古文省變之理無古文預知後世書作野而就其里字省去其田之說此明是唐人妄增臆說知非許君言也楙即左傳之樊楙乃木公之正名古人名地多以物產草木如荆楊名州薊杞名國之比其地恰在野王本字必當作楙方得致誤之由當是經師別本小有省變如鬱字漢碑省作欝也世人習見楙字因以樊讀之亦如禮記史記之鄂即左傳漢書注之邘也本作楙或作壄其書為樊得其旁而誤其中書為墅王者似其下而

3852(6.190-0787)

失其上然左傳固自有野王宣十七年晉人執晏弱於野王杜注謂即河内之野王按其地既與温原相近則杜注不誤左氏本文當仍作壄經生習聞當時郡縣名偁因以野王讀之耳春秋既已名野王何以又名樊顯是一地誤兩若左氏元作野王何緣莽改名班撰志時尚存壄字乎此又可以史證經者也至楙叔賓父其人生出本末則不能知矣」(攈古二二頁鄭楙叔賓父壺)

a方濬益曰「張孝達尚書謂此楙叔以地為氏者楙即左傳之樊漢書之壄王後漢以後之野王也說至辯博載攈古慶款識彝器文楙中多从午象矛形此从卜兼象其柄乃矜之古文」(綴遺卷十三、十八頁鄭楙叔賓父壺)

𣝎

林麓 說文古文从彔

禁麓伯簋

〈344〉「禁麓伯曐星父作訇中姞寶𣪕」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从林鹿聲一曰林屬於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古文作𣝎蓋亦彔聲也要許氏後義為本訓前義為轉用也虞書納于大麓詩瞻彼旱麓禮記王制林麓川澤此皆字之本義正用者也』(古籀篇八十六第三九頁)

商承祚曰『說文麓守山林吏也从林鹿聲一曰林屬於山為麓春秋傳曰沙麓崩禁古文从彔案甲骨文作[glyph][glyph][glyph]金文禁伯𣪕作禁皆从彔于象器形以器具治山林吏之職司也此為初字易屯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左昭二十年傳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魏受禪表書陳納於大鹿則又叚鹿為之』(古攷五九頁)

a 䔲 說文所無 即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作林鐘之林 林之專字

虢叔鐘 用作朕皇考惠叔大䔲鐘

<0057> 「用乍朕皇考叀叔大䔲△龢鐘」

b 士父鐘 乍朕皇考叔氏寶䔲鐘

<0046> 「口口口口乍朕皇考叔氏寶䔲△鐘」

c d e f 鐘 兮仲

<0034> 「兮仲作大䔲△鐘」(A.B C.D)

g 𢾊鐘

<0037> 「用乍朕文考釐白龢䔲△鐘」

h 克鐘 从刀

<0053> 「用乍朕皇且(祖)考白(伯)寶𣓥△鐘」

i j k 楚公鐘 楚公豪自作寶大𢽚鐘

<0028> 「楚公豪自乍寶大𣓥林鐘」

(A.B)

𣝅[l]

大簋 余弗敢𣝅

〈1376〉「余弗敢𣝅△婪」

𣝅[m]

又蓋文 𣝅文

〈1376〉「余弗敢𣝅△婪」

𣝅[n]

免簋 令女足周師𤔲𣝅

〈1358〉「令女(汝)足周師𤔲𣝅△林」

𣝅[o]

免簋 二

〈1359〉「𤔲奠還𣝅△眔吳虞眔牧」

〈0056〉「緈用乍龢文大𣝅△鐘」

[i] 阮元曰「尊字鏄之省。上體𡭴，𠌶形，當是甫之古文。下體易寸為攴。殆取搏擊之義。」(積古卷三、二頁楚公鏄鐘)

[α] 吳式芬曰「𣝅古林字合觀伊氏一器寶林鐘二器兮中大林鐘又兮中大夾鐘楚公太簇鐘知𣝅象屋廡形𣝅即𣝅之變𣝅𣝅又𣝅之變古屋廡之廡與繁無之無同字書洪範庶草繁廡說文引作庶艸繁無無字本从林此林字更从無益見繁無之義[β]

(攈古卷三之二、二頁虢叔鐘)

ㄥ徐同柏曰「𩁹古林字積古齋一器文同伊氏一器作𩁹又叔氏寶林鐘二器積古齋彝器款識作叔丁鐘氏字微蝕似丁字此據另一器㚘作𩁹亓中大林鐘林作𨭎𩁹即林字从金𩁹又為林鐘字又亓中大夾鐘夾作𨭎南古屋廡字从八為夾室字與廡字同義此為夾鐘字故又从金楚公太蔟鐘蔟作𣪕股古奏字古文奏作𢾊乎象腠理形从月與从乎同義上从南者南為屋廡象蓋覆冒之意淮南子天文太蔟者蔟而未出也蔟有覆冒義知从南為太蔟字是鐘所見大小二器文並同惟𠂤攴略異積古齋彝器款識𣪕字失釋月旁合觀數文知南象屋廡形南即南之變南南南又南之變古屋廡之廡與繁𣛧之𣛧同字書鴻範庶草繁廡說文引作庶草繁𣛧𣛧字本从林此林字更从𣛧益見繁𣛧之義」(从古卷六、五頁周虢叔大林鐘)

ㄥ方濬益曰「楚公鐘鎛字从攴說文部首攴小擊也此銘鎛之偏旁从寸與攴同意皆象擊鐘之形」(綴遺卷一、八頁克編鐘)

方濬益釋鎛曰「阮文達公以尃之上體為昦幰形當是甫之古文下从攴取搏擊之意」濬益按文達說是也以魯公伐郤鐘周輔字作𤰈證之知虢叔兮仲諸鐘之林龢鎛等字其所从皆古文甫蓋象鐘之全體形十為甬及衡用之四周象舞自兩欒至兩銑二直畫之中象其鉦二橫畫則象其左右篆帶也據此知古章甫之制與鐘鎛同形甫與鎛正一聲之轉也」（綴遺卷一、三頁楚公鐘）

吳大澂曰「𠂤象手執卜鼓鐘形當即𤰈之異文」（愙齋二冊三頁楚公鐘）

劉心源曰「𢼸或釋散非散从𣏟从⺆不从𣏟說文牆下籀文作牆从𤖤古文作牆从𣏟而師寰敲卹厥牆事之牆作（𣏟牆即牆之

籀文盖同形叚借也此从𣏟即𣏟古文木朩二形不分如休从朩曆从林（詳敔彔）竝可證也此又从攴与收敍同意當是楢即此可知鐘銘之釋作棽者未碻矣（奇觚卷四三頁至四頁宂敔）

i-k

劉心源曰鏄从[glyph]象甬鉦隧銑之形从攴擊鐘也又从肉樂記云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鄭注肉肥也疏謂厚重者也此从肉盖呂音言之（奇觚卷九四頁楚公鐘）

c-f

劉心源曰[glyph]或釋林棽廡夾四形皆非余舊呂為鬱亦未合攷攈古錄載兮中鐘五器此其弟三器也其弟一器作[glyph]弟二器作[glyph]（即本書弟二兮中鐘）弟四器作[glyph]弟五器作[glyph]又載吳生鐘云大[glyph]（有剝畫）本書䣄鐘云[glyph]叔氏鐘云寶[glyph]虢𣎵鐘云大[glyph]

案說文牆籀文作𤯷从二禾吕此知嗇有作𤯷者師寰敨𨛜厥𤯷事（蓋文如此器文作牆）竟吕牆為穡同形段借也大敨余弗敢𣠑言天子命易徙里居余不敢吝嗇也古文偏旁木禾不甚分別如休从木而古刻皆从禾（不可枚舉）𣠑从林而師寰敨𣠑（器文）𣠑（蓋文从秝）𤯷从秝而𣪍尊又卣从林（詳敨彔）木禾互用則鐘文之𣠑即嗇即嗇亦即穡湯誓穡事史記殷本紀作嗇盤庚力穡漢書成帝紀作嗇知嗇穡通用也从𣠑者將面逸於上體而省一禾（侶小篆稟字）从㐭者即嗇省又从金吕所鑄言之正如虢叔編鐘龢字作龢也（攈古錄三之二虢叔編鐘第三器）方言十二嗇合也管子國蓄注穡斂也鐘銘蓋取其音之合且斂耳信如各家之釋將何解於大敨之余弗敢𣠑乎（已）（奇觚卷九、七頁至八頁兮仲鐘）

○孫詒讓曰「𢿋阮訓爲𣖔云令奠定縣之𣖔政案吳錄又有冘敨與此冘大昰一人（見吳釋文）彼銘云令女疋図師嗣𢿋與此簠𢿋字同而與𣓌季敨𣓌字（見薛款識）𢿋氏盤𢿋字（本書）㚔異其形𢓊𢍰盖即𢓊𠱠省敨敨𠱠字作𣁋（見薛款識說文𠱠部載古文𠱠作𣁋與此敍異隸續魏三體石經替烌桓十四季經御𩊡𡭴𩊡字古文作𣁋吕𠱠爲𠱠大與𢍰形近）可證也𢿋字說文所無其音義不可攷意必求之疑即𨟼之變體（𢿋盖𢓊𣓌聲與𨟼𢓊贊聲古音同部）周官遂人造縣鄙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此云𠰥奠還𢿋猶云司奠縣酇耳若如阮說㠯爲縣之𣖔事則冘敨言𣖔不言縣其說不可通矣」（拾遺中二五頁冘簠）

lm

孫詒讓曰「案其字𢓊林𢓊大疑即叔丁寶林鐘及虢叔大林鐘之𣡦（𢓊見阮款識）虢鐘作𠑹此作𣡦者筆畫敓有鈘蝕耳𣡦讀爲𨘷𨘷吝也（易蒙吕徃𨘷虞翻本作吝漢書𩓓萃王餘傳晚節𨘷）」（拾遺下十頁周𤇾𥋀敨）

孫詒讓曰「大敢」云余弗敢嗇此即吝嗇字上从二大下从亩當作㐭散有嗣泐虢叔旅鐘云用作朕皇考叀ホ大嗇龢鐘別器作嗇作嗇又編鐘作嗇釐白鐘云用乍朕文考釐白龢嗇鐘ホ氏鐘云乍朕皇考ホ氏寶嗇鐘此竝嗇之異文以上諸文舊釋為林或為婪或為蔟或為龢竝誤上从林者疑即从秝省籀文牆从二禾金文蔑曆字亦多變从林與此同下从亩大致略同案繹文義竝當為牆之借字牆鐘者謂宮縣之鐘宮牆義相應猶編縣鐘磬半為堵也周書大匡篇亦云樂不牆合牆合即謂宮縣四合詳古籀餘論諸侯軒縣三面合蓋亦得偁牆矣此與大敢義異而字則同

金文牆鐘字婁見文多詭異如楚公鐘云楚公口自乍寶大般鐘弟二鐘作般諦案其字當為从亩从般說文攴部般古文作般从支未詳其義兮中鐘云兮中乍大般鐘弟二器作般弟三器作嗇

弟四器作𨰈(此字偏旁亦从介與召白虎敢𠂤字略同)弟五器作𨰈五器文同而此字通為三體弟三器字與虢叔鐘同而變㐭為𠭴小異弟一弟二弟五器竝作𨰈則从㐭(此為𩐩之到文又省秝)从金弟四器則省从𠂤吳生鐘云用𠂤口公大𠂤鐘字半闕左似亦从㐭文闕疑與兮中鐘𨰈字同此諸字皆說文所無以義攷之亦當為牆之異文(舊或釋為鏄誤)其从金者樂縣以金奏為最重諸器又咸為鐘銘故文多从金猶堵之變為鍺(𪓐公牼鐘鍠肆 𨥥䥈鐘二鍺)肆之變為𨽻(齊侯壺鼓鐘二𨽻)足相比例也……

金文又有𢿋字如宂𥂕云𤔲奠還𢿋罪吳虞罪牧宂敢云令女正周師𤔲𢿋其文作𢿋作𢿋並从攴亦說文所無蓋與楚鐘𡩱字略同但彼為牆異文此以文義校之亦當為穡之借字(舊釋散誤)為𤔲𢿋猶云司嗇(見禮記郊特牲)亦與師㝨敢牆事同義(名原上

二一至二二頁

孫詒讓曰「阮釋為鎛亦非以隸古寫之从亩从般說文般古文作般从攴其字當為𩏂字書所無其音義未詳吳亦無釋攷此字鐘文婁見而形各不同如後鏊伯鐘云作朕文考鏊白龢𣞤鐘作𣞤兮仲鐘五器第一器兮中𡵂大鎗鐘作鎗第二第五器同第三器作𣞤第四器作䤨以上並[攈古]之三吳生鐘云用作口公大口鐘作䤨[攈古]三之一第書不全惟左从亩尚可辨似𣞤叔鐘云用作朕皇考惠叔大𣞤亦作鎗與兮仲第一鐘同龢鐘三器及𣞤叔編鐘並同[攈古]三之二叔氏林鐘云朕皇考叔氏寶𣞤鐘二器同[攈古三之一則亦作𣞤與鏊白鐘同凡此𩏂鎗䤨𣞤四形字書咸未見舊釋於鏊伯鐘叔氏鐘𣞤叔鐘並釋為林於吳生鐘釋為鎛於此及兮仲鐘並無釋吳氏兮仲鐘跋云𣞤或釋鎛或釋龢筠清館釋

如此弦盭伯及虢鐘並云龢䕢鐘則非龢字明矣於虢叔鐘則以為古林字跋云合觀兮中大夾鐘楚公大簇鐘知冊象屋廡形此為从林从無即緐無之義若然又有釋為夾簇兩字者諸說不同無可質正自鐘文外它器又罕見此諸字唯後大敨亦有䕢字與鐘文正同審校文義乃因天子命然睽以里與大然睽對使之辭云天子余弗敢䕢舊釋為杏啚之啚家語冠頌篇王肅注云啚變也甚塙余舊釋為遴然誤詳拾遺於鐘文則義又無取金文復有从䕢為形者如宂盨云司奠還𢿌眾吳虞眾牧宂敨云令女正舊釋足誤周師𤔲𢿌並攈古三之一𢿌字亦說文所無舊並釋為散亦未塙其字从䕢从攴與𣪊或是一字然其音義究未能定也通校此諸字或从攴或从金或从林形雖𡗗異而皆同从亩說文亩部亩或作廩从㐭而㐭亦从亩為聲毋其非从無蹤蹟較然唯亩㐭諸文與鐘銘義咸不相屬無

可推傳若如嗇字舊釋為林大林鐘雖見國語周語而金文或从亩或从㐭既不皆从林又云龢嗇鐘寶嗇鐘亦不皆云大林則與彼未必盡合且大林自是極大特縣之鐘今虢叔編鐘亦有大嗇之語則義尤不相應況嗇字本从來亩金文从林者即牆字之偏旁而牆字籀文本从二來又从二禾並見說文是由一來增為二來又變為二禾三變而後為林而金文牆字所从嗇形亦不皆从林如師寰敨作牆正从二禾師酉敨作牆則省从一禾舊釋誤詳後 唯大敨嗇字迺直作嗇變二禾為二木以此推之則知鐘文嗇字从林自亦秝之變體非正从林木之林尤不得讀為林矣若然嗇字依大敨可決定其為嗇字以此根據參互推繹竊疑斁亦嗇之異文而鐘文中嗇龤龢諸文則咸當為牆之省變說文嗇部牆从嗇爿聲重文牆籀文从二禾金文借嗇為牆猶師寰敨借牆為嗇也其聲義不必

與亩稟相比傳也說文金部有鐘字云伐擊也从金亶聲與此䥀字畧相近然亶从旦聲與稟嗇絕不相涉而鐘義亦無可說
敱字从嗇从攴者疑取力田之義宂盦云司奠還敱
還讀為縣謂司奠安縣內之嗇事余前讀為鄭誤詳拾遺說文云嗇愛濇也田夫謂之嗇夫
宂敱𤔲敱亦同猶師寰敱云衉乃穡事故盦文以敱與虡牧並
擧似即周禮九職之農圃山澤藪牧敱文𤔲敱又與郊特牲司
嗇事異而義同後攈古二之三又尊云公姞令又𤔲田司嗇與司田義亦同至嗇字在鐘文
則當讀為牆牆即宮縣軒縣之通稱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
縣注鄭司農云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若然軒縣
雖不四合而三面環列亦得取牆形周書大匡篇云樂不牆合
即文王在程時侯國制也特鐘編鐘同縣於虡故並謂之牆猶
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亦詳小胥鄭注分之曰堵
合之曰牆大小異而取義畧同因鐘為金樂故或省林而从金

後邾公牼鐘云鑄辝龢鐘二鍺〔攗古三之二〕堵字亦變从金足相比

例也（小胥半為堵全為肆後〔攗古三之〕三齊侯壺鼓鐘一肆肆亦从金）若然諸文从亩从稟者

皆嗇之省（說文亩部亩或作廩从稟則韲字从稟即廩之省與从亩同又籀文牆字偏旁之嗇从秝在亩上師酉敨

省為禾則與亶形正同但上下从林者秝之變體从般者攴之

互易豈古稟嗇字可互通邪）

緐縛文抑或取般還之義與宮牆四面回環意畧同蓋古文奇

詭隨意增省或展轉流變與正字迥異非通校諸器不能得其

達詁而舊釋或為林為龢為鏄為夾為簇為散要皆望文肌定

齟齬百出其不可憑明矣』（餘論卷二第十至十三頁楚公鐘

n 丁佛言曰『𩐁𠀠敨蓋令女足成周翩斂古斂字左从𩐁』（古籀補

補卷三第十一頁）

參閱0721條稟字下強運開說

m 高田忠周曰『按銘意王以睽邑里改賜大睽奉王命敢不㐭惜好意過大也一器作⿱林㐭〻即林並用為㐭也又按此篆从攴林聲說文所無因謂此鈙字異文說文鈙持也从攴金聲讀若琴朱氏駿聲云字亦作㪍作捻蓋說文捦㩒同字禁从林聲林金固當通用也故⿰攴林為鈙或云古文攴手通用㪡即㨆字方言㨆殺也晉魏河內之北謂㨆曰殘楚謂之貪集韻音廩然說文依方言字作㦜从心不从手且㨆即㩒省與鈙自別但㩒㦜當通用鈙㦜亦通用不妨矣下文皆同然則林或體从㐭聲㐭林古音同部故㪡即鈙亦从⿱林㐭聲耳』(古籀篇六十第四〇頁)

方濬益曰『龢字从鎛禾聲為龢之異文與𪚀之从㐭林聲同意當為龢鐘之本字說文龢調也从龠禾聲當為凡樂器龢龤

之本字其鐘銘之或作龢鐘者猶是叚借通用字也今人則
只用相應之一和字矣』(綴遺卷一、二十九頁兮仲鐘)
高田忠周曰『按師寰敦牆字所从嗇作𤲞明知㐭為亩字也因
謂林字轉義廣雅釋詁林眾也周語四間林鐘白虎通五行篇
林者眾也萬物成熟種類眾多也周禮大師函鐘字用函為之
然則林鐘者以林為義也又左傳莊公八年公孫無知虐于雍
廩廩即亩字而史記世家作林即知古亩林同音通用周禮作
函疑轉寫之誤元當作亩亩函形相近而訛耳由是觀之𣡕从
林為義用亩為聲自林鐘之專字也又或用㐭兼象形以聲字
兼象形者金文往往有例焉此字古人未有攷者今偶得此旁
證千歲之一快事』(古籀篇八十六第二七至二八頁)

郭沫若曰『𣀔本从林聲之字，鐘銘多見之，此當讀為婪，又如僅依聲紐，讀為吝字亦可。』（兩攷八十七頁大𣪘）

郭沫若曰『𣀔職名，下免簠𥂴𤔲奠還𣀔眔吳眔牧与同𣪘𤔲昜林、吳、牧同例，知𣀔實𣪘為林衡之林也。』（兩攷八十九頁至九十頁免𣪘）

郭沫若曰『大㯱即國語周語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之大林，或說此乃㯱 㐭 字，謂古文从禾从木每無別，然此字于鐘銘屢見，均从林作，無一从秝作者，此不可混。』（兩攷一二七頁虢叔旅鐘）

吳闓生曰『㯱即林字，各器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諸形 [illegible] [illegible]，皆象鐘懸之形，加禾則从㐭得聲，仍當讀林音。』（吉文卷二第五頁克鐘）

楊樹達曰⿰叀殳字下所从字不識，上从田，為古文亩字，按此字鐘文屢見，而形各不同，⿰虘攴鐘云，乍朕文考釐伯龢⿱林亩鐘，虢叔旅鐘云，用乍朕皇考惠叔大⿱林亩龢鐘，士父鐘云，乍朕皇考叔氏寶⿱林亩鐘，井人安鐘云，肆安乍龢父大⿱林亩鐘，兮仲鐘五器，第三器云，兮仲乍大⿱林亩鐘，此據攈古錄金文下同以上凡五器，字皆从林从亩作⿱林亩，克鐘云，用作朕皇且考伯寶⿰⿱林亩刀鐘，字作⿰⿱林亩刀，兮仲鐘第四器作⿰亩金，字从金从亩，第一器作⿰稟金，字从金从稟，吳生鐘云，用乍□公大⿰⿱亩冂寸鐘，⿰⿱亩冂寸字筆劃不全，左上从古文亩，則無可疑，自來釋者或釋林，或釋鏄，或釋龢，紛歧不一，近代孫君仲容精於古文，箸古籀餘論，跋此鐘據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及周書大匡篇樂不牆合之文，謂⿱林亩字當讀為牆，牆為宮縣軒縣之通稱，又謂特鐘編鐘同縣於虡，故並謂之牆，其說甚辨，顧余有疑者，鄭司農注小胥云，宮縣，

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按據司農注，宮縣四面有牆，知周書云牆合者，乃據天子之禮為言，蓋牆非四面則不得云合也，故盧文弨釋周書以宮縣釋牆合，與司農注正相符，是也，由此言之，軒縣三面，或云曲縣，曲古文作凵，正象四方缺一之形，既是三面，即不得云牆，以宮室無築牆三方之理也，而孫君乃云牆為宮縣軒縣之通稱，豈可信也，孫君又云，周書所云，乃文王在程時侯國制，亦為強說，果如孫說，楚公鐘尚可以諸侯為說，其他如虘，如虢叔旅，如兮仲，如士父，如井人妄，如吳生，如克，豈皆諸侯，而可以諸侯軒縣為解乎，至云特鐘編鐘同縣于虡，故並謂之牆，尤為臆說，不足憑信矣，然則諸文究當釋為何字乎，考虘鐘云

龢⿱林亩鐘、虢叔旅鐘云大⿱林亩龢鐘、⿱林亩與龢並言、釋龢之誤顯然、孫君已加糾駁矣、釋鎛者、乃由誤認古文亩之㐭為甫字、其謬亦不待辨、由余觀之、不獨从林之⿱林亩當從舊說釋林、即⿱亩殳⿰亩金⿰革金⿰亩卩諸文亦當釋林、必知然者、⿱亩殳⿰亩金⿰革金⿰亩卩皆從亩得聲、亩與林古韻同屬覃部、聲亦相同、二字同音、故可為釋、此從聲音言之、知其當爾者一也、國語周語曰、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觀虢叔旅士父、井人妄及兮仲之第三器稱大⿱林亩、楚公稱大⿱亩殳、吳生稱大⿰亩卩、兮仲第一器稱大⿰革金、第四器稱大⿰亩金、皆即大林也、此從古書文證言之、知其當爾者二也、蓋大林之鑄造、乃一時風尚使然、故周景王鑄之、楚公鑄之、魯季武子鑄之、見左傳襄公十九年而虢叔旅士父兮仲井人安吳生輩亦皆鑄之、名雖一事、流傳既廣、制作亦眾、即形制不必盡同、孫君乃云、大林自是極大特縣之鐘、今虢叔編鐘亦有大⿱林亩之語、則義不相應、

此刻舟求劍之論也、又云、大林鐘雖見國語、金文或从㐭、或从⿱㐭禾、既不皆从林、又云龢⿱林㐭寶⿱林㐭鐘、亦不皆云大林、不悟大林首稱曰林、有何不可、抑孫君深解古音、於林㐭古音無異、無容不知、乃於此默不一言、竟云字不皆从林、何其蔽也、夫林从二木、義為森林、㐭象倉形、義為倉㐭、國語作林、金文作⿱林㐭、皆非鐘名本字、必求本字、鍎⿰金⿱㐭禾殆為近之、今以林為釋者、第以古書證古器、非謂正字當作林也、孫君蓋以釋者紛歧、統觀各器、欲求一貫之釋文、然⿱林㐭⿰⿱林㐭力⿰㐭金⿰⿱林㐭金⿰㐭卩諸字形體雖異、音固一貫也、孫君不據顯然一貫之聲音求稽合於古書、而求之於形體、遂多為傌肌之論、殊可惜也、大段⿱林㐭字孫君初釋遴、此文改釋⿱林㐭（積微九十八頁至九十九頁楚公鐘跋）

按以釋遴為是、遴與林㐭雙聲也 ㄹ

α高鴻縉釋嗇曰「說文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𤲃古文嗇从田 所力切

按字从來(麥)从㐭會意或从田从二禾會意並列外命動詞應入來部種曰稼收曰嗇後世用字涉稼加禾旁作穡說文穡穀可收曰穡从禾嗇聲作名詞解嗇訓愛濇非本意(字例四篇六三至六四頁)」

郭沫若曰「虢叔鐘用作皇考惠叔大〓龢鐘叔氏鐘作朕皇考叔氏寶〓鐘虘編鐘用作朕文考釐伯龢〓鐘兮仲鐘兮仲作大〓鐘一作〓一又作〓又一編鐘作〓克鐘用作朕皇祖考伯寶〓鐘楚公鐘楚公豙自作寶大〓鐘或作〓或作〓又或作〓(此等器銘具見周金文存卷二)細觀此等字形或從林或從㐭或從今林㐭今古音同部當是音符則字讀當

在侵部、

國語周語、周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諫之、謂鑄大鐘以鮮其繼、下文又云王不聽、卒鑄大鐘、則所謂大林即是大鐘、余謂此即䕬䕬等字之假借也、當即後起之鈴字、前者乃形聲字、後者則會意字、與殸鼓字同意、鈴字後起、義亦轉變矣、

又古金文亶字均從此作、如農卣之䕬、魯伯亶鼎之亶、召伯虎段之亶、陳猷及子禾子釜之亶是也、字當以此為聲、小篆之亩、許書以為从入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者、乃沿譌字以為說也、

金文又有假為它字用者、大段謂王以奔睽之里錫大命豕告於奔睽、奔睽受王命、曰天子、余弗敢䕬、蓋文作䕬、蓋假為婪

也、鄙吝字作𠳵、即從此假借之義、又免毁文曰、王受(授)作冊

尹者(書)、俾冊令免曰令女正周師、嗣𢿣、免簠文曰、王在皕、

令免作嗣土(司徒)、嗣鄭還𢿣眔(及)吳(虞)眔牧、𢿣與虞牧對文、

而司𢿣屬於司徒之職、則是林衡之類也、是又假𢿣為林、同毁

王命同左右吳大父嗣昜林吳牧、與此同例、又員作父甲鼎、唯

征(正)月既望癸酉、王獸于𣅀𢿣、王令員執犬、休善(膳)、用作

父甲將彝、𣅀𢿣當是𥅃林、(青研八十二頁至八十三頁雜說林

鐘、句鑃、鉦、鐸)

于省吾曰、「免簠稱、王在周令免作嗣土、嗣奠還𢿣、眔吳(虞)眔牧、

按奠與還均為地名、𢿣字阮元釋𢿣(積七・三)、劉心源釋橹(奇

四・三)、郭沫若同志謂𢿣假為林(金文叢考頁六四)、以上三種解

釋均有未確、𢿣乃倉廩之廩的古文、典籍中廩也作稟、說文訓㐭為

谷所振入或體作稟金文中大⿱林㐭鐘之⿱林㐭也作⿰金稟是⿰⿱林㐭攴與⿰金稟稟并以亩為基本音符故通用倉稟用以藏谷米周礼有稟人儀礼少牢饋食礼鄭注稟人掌米入之藏者賈疏谷入倉人米入稟人按稟人與倉人所藏之米谷散文則通對文則殊」(考古一九六四第三期一五三頁略論西周金文中的六𠂤和八𠂤及其屯田制)

馬薇廎曰「亩象編竹(或草)為篅之形有户可啓个象其頂說文作亩六書略「方曰倉圜曰亩上象其蓋」蓋即稟之象形也字或作⿱亩禾作⿱米亩从禾从米以會貯藏穀米之稟意其作⿱林亩者以野處倉稟多就樹木陰翳處為之故又从林亦稟之象形也或作⿰⿱林亩刂从刀者其以稟以草為之者無户取穀時以刀割之手楚公象鐘又作⿰亩殳从殳亩聲冂象鐘形从支持以擊鐘也

以上諸形確為廩字無誤。廩者貯穀藏米之所。說文所謂「亩，穀所振入」是也。亩則假為林（亩、林均在七部）。亩鐘者林鐘也。林鐘為律名。古正樂律之器凡十二，陽亦為律，黃鐘、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是。陰六為呂，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夾鐘、中呂是。林鐘十二律之一也。鐘名林鐘者，蓋以律名名鐘，亦猶鐘名無射也。左傳定四年疏「周鑄無射，以律名名鐘」可以為證。古編鐘十二口，一鐘一音，合於十二律。故大鐘稱大林鐘。

又⿰⿱林亩攴亦為廩字，从攴與从又同，收藏之意。並假為林。例如免𣪘「令女足周師司⿰⿱林亩攴」，免簠「令免作司土司鄭還⿰⿱林亩攴眔吳眔牧」二例皆假⿰⿱林亩攴為林。有同𣪘「司場、林、吳、牧」為證。因免簠作⿰⿱林亩攴，而同𣪘作林，可資對照也。林者林衡之略，官名。周禮地官之屬，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之官也。由是可知⿱林亩、⿰⿱林亩攴皆為林之假借也。

3880(6.218-0789)

強運開曰「大亯鐘者亯食也。大⿱林亯即大食。周禮春官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鐘鼓。是其義也」按亯非訓食，乃給食也。後漢書章帝紀「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注「稟，給也」。給與食大異，其義如解大亯鐘為大給食之鐘，豈非成為笑話乎？故釋大亯為大食，誤也」（中國文字四十三冊一〇至一一頁彝銘中所加於器名上的形容字）

張日昇曰「按字从林从亩，說文所無，此字異体頗多，或作⿱林⿰亩攴、⿱林⿰亩力、⿱亩殳、⿰亩金、⿰⿱亩殳金諸形，要皆一字，似無可疑。吳式芬、徐同柏謂⿱林亩乃古林字。阮元、方濬益、劉心源並釋⿱亩殳為鏄，謂上象㝷憮形，下从攴，實則誤亩為甫，故有是說。劉氏又以⿱林⿰亩攴別為穡字，孫詒讓初疑⿱林⿰亩攴為⿰⿱林亩阝之變体，而⿱林亩則為⿱林之後，則謂⿱林亩於簋文為嗇，於鐘文則與⿰亩金、⿰⿱亩殳金、⿱亩殳並為牆之省体，乃軒縣、宮縣之通稱。楊樹達謂軒縣三

方面不得云牆而虢叔士父兮仲井人妄等並不得皆以諸國為說故其未必有宫縣揚是而孫非也吳闓生謂𦥯象鐘懸之形𣞤讀作林象形之說非是郭沫若謂字从林聲鈴其後起字於大簋段為婪於免簋則段為林林聲之說似有可商于省吾謂㐭之古文近是窃疑𣞤即亩字㐭為倉亩之或字與餼食之亩義別亩為倉㐭象形非从入回㐭从广亩聲乃後起形聲字亩訓賜穀乃引申義字从亩从禾金文或从敉本義當為穀所振入說文以此義釋亩似非𣞤从林或从𣓃木本當禾禾木互用金文屢見如休之作𠇗和之作和曆之作曆等是收禾藏亩會意及其从林則象意字聲化矣容庚謂林鐘之林之專字此以說𨬖鈘則可若說𣞤𣞤則非ㄣ

a 才 父戊尊 〈1709〉 才父 戊

b 𢦏叔右鼎 辰在乙卯 〈0605〉 辰在 乙卯

c 子𧊒觥 〈2742〉 子𧊒 在 苗

作文父乙尊

α 䨣甲角 〈1867〉 在𤔲 原

ι 御尊 〈2431〉 王在圃 雚京

ƒ 宰甫簋 〈1280〉 在𩛥 餗次

g 免卣 〈2729〉 王才在 奠

k 𢽚簋 〈1354〉 唯王正月 辰才在甲午

x

y 小臣逨簋 〈1357〉 才在 牧

伯 (A.B)

k 御正衛簋 〈1243〉 在小 圃

l 矢方彝 〈2446〉 辰才在 甲申

m 矢簋 〈1384〉 隹四月辰 在丁未

n 盂鼎 〈0676〉 王才在 宗周 令 命 盂

o 師遽簋 〈1351〉 王才在 周

p 麃伯簋 〈1347〉 十祀世不𬼘 㕭獻 身才在 畢公家

q 遹簋 〈1349〉 穆王才在 葊京

r 𩜲鼎 〈0645〉 在 𡧛

s 趩卣 〈2713〉 王才 序

t 曶鼎

〈0679〉「王才在周穆王大室」「王才在[illegible]居」「辰才在丁酉」「井𠂤(?)才在」

「異為口才在載王人迺賣用口不逆付曶」

u

曶(?)鼎

〈0663〉「才在[illegible]不寺坏」

v

師嫠簋

〈1388〉「王才在周[illegible]才在[illegible]」昔先王小學

w

休盤

〈2922〉「王才在周康宮」

x

毛公鼎

〈0680〉「[illegible]尸母童動全一人」「才在立位」「才在乃服」

y

頌鼎

〈0674〉「王才在周康卲宮」

z

史頌簋

〈1356〉「王才在宗周」

a'

大簋

〈1376〉「王才在[illegible]依宮」

b'

[illegible]侯鼎

〈0671〉「隹王八月辰才在丙午」

c'

居(?)簋

〈1338〉「王才在康宮大室」

d'

善夫克鼎

〈0662〉「王才在宗周」

e'

克鐘

〈0053〉「王才在周康剌宮」

f'

散盤

〈2927〉「唯王九月辰才在乙卯」

g'

㝬鐘

〈0061〉「先王其嚴才在上」

h'

秦公簋

〈1382〉「才在帝之坏」「畯疐才在天」

i'

才興文鼎 <0406>「才△興文匕尊△彝」

j'

k'

曾姬無卹壺 <2828>「職才△在王室」(A·B)

<0012>「日才△在庚」<0032>「其嚴才△在帝ナ右」<0046>「其嚴嚴才△在上」<0048>「佳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0056>「前文人其嚴才△在上」<0057>「皇考嚴才△在上異翼才△下」

<0492>「王口貝銅口口口才△在寑」<0534>「康侯才△在矸自」<0563>「才在新邑」<0590>「唯成王大萃才△在宗周商賞獻侯贖貝」<0592>「才△在蓊鎬京」

<0604>「才△在兄𫷷次」<0608>「才△在斤」<0623>「王卽才△在𡨦𫷷次」<0630>「王才在蓊鎬京」<0635>「才△宗周」<0639>「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才△在盩自」<0649>

「辰才△在壬戌」<0653>「王才△在図」「辰才△在丁卯」<0654>「王才△在周新宮」「才△在射廬」<0658>「王才△在宗周令史頌𧶘穌」<0656>「龏王才△在周新宮」「王才△在周般宮」<0657>「王才△在康宮」<0664>「王才△在康廟」<0665>「才△在蒡」<0666>「王才△在盩侲宮」<0610>「王才△在周康宮𠨘大室」<0672>「王才△在周師彔

宮」〈0673〉「辰才在丁亥」「王才在宗周」〈0675〉「王才在宗周」〈0677〉「辰才在甲

申」〈0747〉「御口口才在𡧊」〈0817〉「師雝父戍才在古自」〈1201〉「才在

[illegible]」〈1229〉「公違相自東才在新邑」〈1242〉「王才在口」〈1250〉「隹十月既生霸

辰才在寅」〈1260〉「才在𨛭」〈1261〉「唯五月辰才在壬寅」〈1290〉「王才在大宮」〈1293〉

「才在鎬京」〈1302〉「王才在華」〈1311〉「才在十月彤日」〈1324〉「才錫貝余一斧

〈1325〉「才在十月唯王廿祀劦日」〈1329〉「才在周」〈1330〉「王才在鄭」〈1348〉「同公才在

豐」〈1358〉「王才在周」〈1359〉「王才在圃周」〈1360〉「其嚴才在上」〈1361〉「王才在周」

〈1362〉「王才在成周」〈1363〉「王才在宗周」〈1364〉「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

壬午」〈1365〉「王才周康宮新宮」〈1366〉「王才在䔢京」〈1367〉「王才在宗

周」〈1368〉「辰才在戊寅」〈1369〉「王才在周師彔宮」「旺俊才在立位」〈1370〉

王才在周師彔宮」〈1371〉「王才在周康宮」〈1372〉「王才在䔢」〈1374〉「王才

在吳」〈1375〉「王才周康宮」〈1377〉「才在炎」〈1379〉「文王監才在上」〈1380〉「辰才

在庚寅」<1383>「王才△在杜宜居」<1384>「錫才△在圓王人口又七生姓」<1385>

王才△在周」<1386>「王才△在周」<1387>「嚴才△在上」<1392>「王才在周康卲宮」

<1445>「歎王才△在射廬廬」<1485>「才△在成周」<1496>「王才△在周康穆宮」<1497>

口」王才△在永師田宮」「其邑競楙才△三邑」<1868>「王才△在棗閭「才△在六

月」<1896>「才△在四月」<1951>「才△在五月」<1952>「穆王才△在下減應」<2132(甲)>「公仲

才△在宗周」<2133>「王才△在新邑」<2137>「才在序」<2139>「王才△在序」<2143>「唯九

月才△炎自」<2145>「王才△奠」<2146>「辰才△辛卯」<2150>「辰才△在甲申」<2152>「辰才△

在甲申」<2432>「才△在成自屯」<2443>「王才△在周康寓寢」<2444>「王才△在周成

大室」<2699>「錫才△在寓」<2709>「王才△在廙降令曰」<2711>「才△在六月隹推王

六祀」<2717>「王才△在序」<2719>「王才△在蔡京」<2720>「才△在正月」<2721>「才△在䣄

大廟」「己酉王才△在棜」「才▲在四月」<2723>「才△在炎自師」<2724>「才△在十

月」<2725>「才△在二月既望」<2727>「王才在䣄應」<2730>「才在五月既望辛

酉」〈2731〉「辰才在己丑」〈2732〉「才在𠅘不」〈2734〉「才二月既望乙亥」〈2831〉「王才在蒼
京濂宮」〈2836〉「王才在周康邵宮」〈2917〉「王才在周」〈2920〉「王才周」〈2924〉「王才在
周康穆宮」〈3012〉「虢々才在〔上〕」

徐同柏曰「在有祭義尚書大傳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在者在其道也」（从古卷六、三十頁周頌敦）

吳大澂曰「十古文以為在字師虎敦䖒从此 十頌鼎王在周康邵宮 十師遽敦王在周客新宮 小篆𢦏裁皆从𢦏得聲」〔古籀補三十三頁〕

丁佛言曰「十古鉥魯才吳愙齋曰古文以為在字又曰小篆𢦏裁皆从𢦏得聲案古文在从才孟鼎作十十其作十者在之省

『也（古籀補補卷六第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從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按古作才（孟鼎）从一一地也丨艸木初生形●象種（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然此以讀若進之丨為字形義一以象在于地中而未上見之意即指事也才是初生之象物之正純也』（古籀篇七十七第一頁）

何大定曰『才說解曰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下無屬字不應立為部首且才金文作才（克鼎）才（毛公鼎）甲文才作才則為从屮从一一者地也本為初始之意是才可倂于屮部正如屯之从屮也然則才之

不應立為部首也明矣」(中山第五冊四一八九頁說文解字部首刪正)

于省吾曰「父戊爵有▽字金文編入於坿彔按▽即才字栔文才字作中亦作▽中畫通貫與否一也盂鼎才字作▼子燩觥作▼御尊作↓才興父鼎作中虛廓與填實同均其證也」(古雜七頁釋才)

Z 高鴻縉曰「十字為剛才之才之初文言種子在地下剛才生根出地上剛才生芽也指事後借用為介詞在此在彼之在周初乃加土(即地也)為意符作在以還剛才之才之原在漢以後專用為介詞但金文用在者甚少也」(頌器考釋一七頁至一八頁)

高鴻縉曰「林義光曰按古作十从一一地也丨艸木初生形。象種

按才為才始之本字从種子下才生根上才生芽之形而以一表地之通象故才為指事字副詞商周借為介系詞在此在彼之在形仍為十周始加土旁為意符(言種子之芽才出土根才入土也)作在隸變作在楷變作在本意仍為才始副詞盂鼎十為在在為及秦漢借才為才能人才之才而在只用為介系詞乃沿周人之習以同音通段之故段初為才始之才(其實初字乃裁字之本字从刀从衣會意動詞及初代才乃另造裁字初裁古今字也)其後初由才始意引申而為昔者(仍為副詞)用意範圍畧廣乃復以同音之故段纔為才始之才其實纔之本意非才始剛才說文纔帛雀頭色也一曰微黑色如紺纔淺也讀若讒从糸毚聲嘗攷文字之源流因通段字行而本字廢而通段字之本意亦廢者多矣於此才字可見一斑(字例三篇四八

至四九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才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一地也。』甲骨文變体頗多，李孝定謂以作十為正，象艸在地下初出地上之形，許云艸木之初，謂象艸木之初生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二〇四九）李說是也。金文用作在」

〈大1〉「王才▵在寒餗次」〈大6〉「王才▵在宗周」「隹民亡𡆢才▵哉」「允才▵哉」〈大9〉「才▵在壁雝辟雝」「雩王才▵在㡀」〈大10〉「才▵在八月乙亥」〈大14〉「王才▵在周」「才▵在師汙父宮」〈大16〉「王才▵在周」〈大18〉「王才▵在雝㡯雝居」〈大19〉「王才▵在成周」〈大22〉「王才在𦍒宮」〈大23〉「王才▵在宗周」〈大24〉「哀才▵哉今日」〈大27〉「王才▵在周卲宮」〈大45〉「辰才▵在戊寅」「又敢有嚴才▵在帝所」〈大47〉「不㒸墜才▵在下」「畯㕌疐才▵在立位」〈大52〉「左才▵在新鄭」「右才▵在王」

a 叒 說文籀文作𠭥从口隸變作若 與从艸右之若混而為一矣

亞若亞

b 我鼎

c d 〈0647〉亞中 若

盂鼎 王若曰

〈0676〉王若曰 若玟王令(命) 三正 若 乃正

〈2929〉亞中 若

e 克鼎

f 〈0675〉王若曰

師嫠簋

g 〈1388〉王若曰

𨸏伯簋

〈1389〉王若曰

h 趩簋

i j 〈1369〉王若曰

毛公鼎 或从口

〈0680〉王若曰 虢許上下若否 雩乃三方 告余先王若德

k 師寰簋

〈1381〉王若曰

l 師虎簋

〈1383〉王若曰

m 彔伯簋

〈1380〉王若曰

n 揚簋

〈1375〉王若曰

o 蔡子孔為諾 曶鼎 復令曰諾

〈0679〉若諾

p 父乙爵

〈1710〉叒父乙

□ 爾雅釋詁若善也釋言若順也毛鼎
子孫是若與詩巠民天子是若同義

吳大澂曰□華之茂者枝葉緐生春字从此後人以若為芓非

盂鼎（古籀補三頁）

○吳大澂曰□語辭从口芓聲小篆作諾从言後人所加智鼎（古籀補十一頁）

○劉心源曰說文叒日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籀文作□ 汗簡邑作□此从□从□即鄀也 古刻有鄀說文邑部無盖併於此 古刻作□若曰 盂鼎王

□ 鄀公敦 偏旁 皆从三屮象若木枝葉形此从□□亦三屮也 其省作□□者仍是三屮作□者乃从□□亦是三屮 即□或釋母非 古亦用若故叒木作若木也若字當入口部云从口叒聲說文入艸部作□云从艸右誤將三屮分割矣（奇觚卷

<0632> 子孫是若

一 十二頁叒癸鼎

丁佛言曰「□若義為順象人席坐兩手理髮之形取其順也」

（古籀補補卷一第六頁）

強運開曰「□毛公鼎王若曰段為若容庚云說文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篆文叒則形不象矣運開按籀文叒从口是即若之變體矣故□□古多通用也□盂鼎□散氏盤叒字如此上下互易亦筆跡小變之例也」（古籀三補卷六第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扶桑叒若木也象形。按古作□師𩰬敦象枝葉之形。離騷折若木以拂日。以若為

之（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銘曰則俾復命曰喏阮氏元釋為若字𦴦編即諸字至吳氏大澂古籀補殊云从口𦫵聲小篆作諾从言後人所加蓋過前人說文叒即若字小篆叒下出籀文作[叒+口]叒即喏之譌文籀文借諸為叒諸元从若聲故也若夫訓擇菜若字从艸从右與喏字全別漢人不悟古文誤認喏為若悉改經傳喏字為若甚為疏漏矣但若喏音通不妨耳又按經傳凡若字訓順義訓如義訓猶義者固雖謂叚借字或是諾字之轉義說文譍應也从言若聲禮記投壺疏諾承順之辭也曰諾意無不順無不如也易離卦出涕沱𦳎疏是語辭也釋文𦳎古文若皆如此當證古語辭字訓順義訓如義者皆作喏為正然則喏諾同

字亦猶合詥同詷咸諴之例矣」（古籀篇五十二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叒曰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籀文作𠬪今審此篆形當是叒木之形若作叒此从三又也豈此得為木形乎不如作屮為近其籀文从叹叹疑叹之譌叹即右字也然則𦮙果何字曰𦮙即古文諾字與艸部之若別諸叒古通用也」（古籀篇八十二第二七頁）

α馬叙倫曰「[illegible]」倫按舊釋亞形中若倫謂[illegible]為𢀩之異文從乃戴甶即僕字也說文之僕從人菐聲乃菐之後起字菐則史僕壺僕艸字之𡋨艸譌甶為小耳蓋辛為辠人古代以被俘於異族之人為辠人而使事賤役故從辛戴甶即以表執役後

更增艸復後增人於形益繁而義不增唯亞尊之亞卣之增酉及箕於義為增蓋明僕之所事兼言煮酒埽且侍酒或造酒也甲文[illegible]從辛從[illegible]從[illegible]從[illegible][illegible]即說文之丮字[illegible]則土之異文公伐郐鐘有[illegible]從臣臣為被征服而受縶者春秋傳所謂男為人臣也（刻詞二五頁至二六頁亞[illegible]）

參閱3245條周名煇說

高鴻縉曰甲文若作[illegible]葉洪漁玉森曰象一人跽而理髮使順形是也其作[illegible]者應是諾之初字从口[illegible]聲後世段[illegible]以代[illegible]而[illegible]字廢而[illegible]隸定為若（亦失其本意乃另造諾字（从言與从口同但既从口復从言出於後世之累加遂亦忘其贅矣）以補

其缺」（毛公鼎集釋七三頁）

高鴻縉曰「說文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illegible]籀文 而灼切

又[illegible] 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 而灼切

按葉玉森釋甲文若字曰。此象人跪而理髮使順形。易有孚若。荀注若順也。故以寄順意。動詞。後人多用為狀詞。後有若字。即允諾之初字。从口若聲。用字者每以若代若。日久而若字廢。而若亦冒有順意。並又借用為假若之若。連詞。遂失允諾本意。乃又加言旁為意符作諾。說文誤出叒字。唐人竟又以古若字之音附之。非也。叒為桑字之偏旁。不為字。擇菜之字應為𠬶。說文𠬶。滑也。詩云𠬶兮達兮。从又屮。一曰取也。土刀切。徐灝曰

此當从別義訓為取今按从又(手)取屮(艸)擇菜之義甚明今俗猶言在田中取菜曰挑菜挑即叏也至詩叏達乃通以代佻達輕脫滑泰之義也杜若香艸乃兩字連語與若之本意不可混叏另見會意篇隸楷當補艾字作挑者俗字許蓋不以屮為艸之初文又誤以𠯑為叐故有𦱊擇菜之說(字例二篇一九六至一九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桑叒木也象形叒籀文」葉玉森謂字象一人跽而理髮使順形葉說是也爾雅釋言「若順也」是叒之本誼許訓叒木失之叒或从口隸變作若與艸部訓擇菜之若形同而義殊

〈大9〉「雩若二月」「雩若翌日」〈大14〉「王若曰」〈大18〉「王若曰」〈大21〉「白龢父若曰」〈大24〉「王若曰」〈大45〉「靈力若虎」「畁俾若鐘鼓」

a 之 毛公鼎

〈0680〉 雩之

b

c 善夫克鼎

〈0662〉 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 (A·B)

d 縣妃簋

〈1364〉 易錫女汝婦爵娥之弋七周玉黃

e 居夫簋

〈1338〉 其子子孫孫永用之

f 趙亥鼎

〈0573〉 宋𩛰公之孫趙亥自乍作會膾鼎

g

h 散盤

〈2927〉 迻之有嗣𡨦𠇷罤從嗣傳棄之

i 曾伯簠

〈1446〉 大賜之福子子孫孫永寶用之高

j 取它人鼎

〈0418〉 取它人之善鼎

k 戈弔鼎

〈0618〉 子子孫孫永寶用之

l 姞口句鑃

〈0068〉 姞𩁹同之子孫萬世吉金

m 王婦匜

〈2955〉 用之

n 陳子匜

〈2979〉 永壽用之

o 國差罎

〈2999〉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p 鄀嬰簋

〈1291〉 王子剌公之宗婦鄀嬰為宗彝鼐彝永寶用

王仲媯簠 〈2436〉「永壽用之」 A.B

沇兒鐘 〈0032〉「邾王庚之忠淑子沇兒擇其吉金，永保鼓之」

邾公華鐘 〈0059〉「春慎爲之名銘」

齊鎛 〈0062〉「遵仲之子[䄖]乍作子仲姜寶鎛」「齊辟陶叔之孫「侯氏易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鄩之民人都啚」侯氏從造告之曰」

齊侯盤 〈2918〉「永保用之」

秦公簋 〈1382〉「才在帝之坏」

邾王義楚耑 〈2435〉「邾王義又之耑」「尚徽之耑」 〈2434〉邾王耑 按此字存見於

義楚耑 〈2433〉「義楚之祭耑」

夜君鼎 〈0445〉「庚夜君口之載鼎」

曾姬無卹壺 〈1828〉「聖𧻚之夫人曾姬無卹望安茲漾陵蒿閒之無匹」「後嗣甬用之」

匜 〈2982〉「永保用之」

邾公𨱇鐘

<0040> 陸𨍏之孫邾公鈓乍作氒禾和鐘

α' 申鼎

<0632> 鄦安之孫𨟭大史申乍作其造祰鼎十

e' 須炁生鼎

<0420> 須炁生之飤鼎

f' 鄦子𥂴

<1442> 其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g' 曾子𥂴

<1397> 曾子與之行𥂴

c' 樂書缶

<2998> 䜌口之子孫

i' 禺邗王壺

<2820> 為趙孟庎邗王之惕金

j' 沖子鼎

<0419> 沖子

b' 𨜒之行鼎

k' 寬兒鼎

<0629> 蘇公之孫寬兒永保用之

l' 差居壺

<2768> 差居之壺

m' 屬羌鐘

<0042> 用明則之于銘戴

n' 屬氏鐘

<0015> 屬氏之鐘

o' 取膚盤

<2900> 用媵之麗婦

p' 取膚匜

<2965> 用媵之麗婦

q' 邵王簋

<1103> 邵王之諻之薦簋

r' s' 襄鼎

〈0541〉 永保用之 (A·B)

t'

無㠱鼎

〈0366〉 鄦㠱之 饋直鼎

w'

陳猷釜

〈3019〉 命左關(?)不?獃(?)敕 成左關之釜節于

繁釜

v'

智居 不?鉦

〈2984〉 智居子之?鑑

左關鉌

〈3021〉 左關之鉌

x'

y'

者沪鐘

〈0038〉 于之 (A·B) 之于不啻造 (B)

光之于某肆 (B)

z'

郘鐘

〈0055〉 余畢公之孫 郘白伯之子

a''

上官登

〈3023〉 富子之上

官侯之書口鑄鉃十公口口大 從?之從鉃登其造

b''

其庶句鑃

〈0067〉 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c''

番孌無嬰鼎

〈0566〉 子孫永寶用之

d''

鑄客鼎

〈0370〉 鑄客為集脰?為之 (E)

e''

鑄客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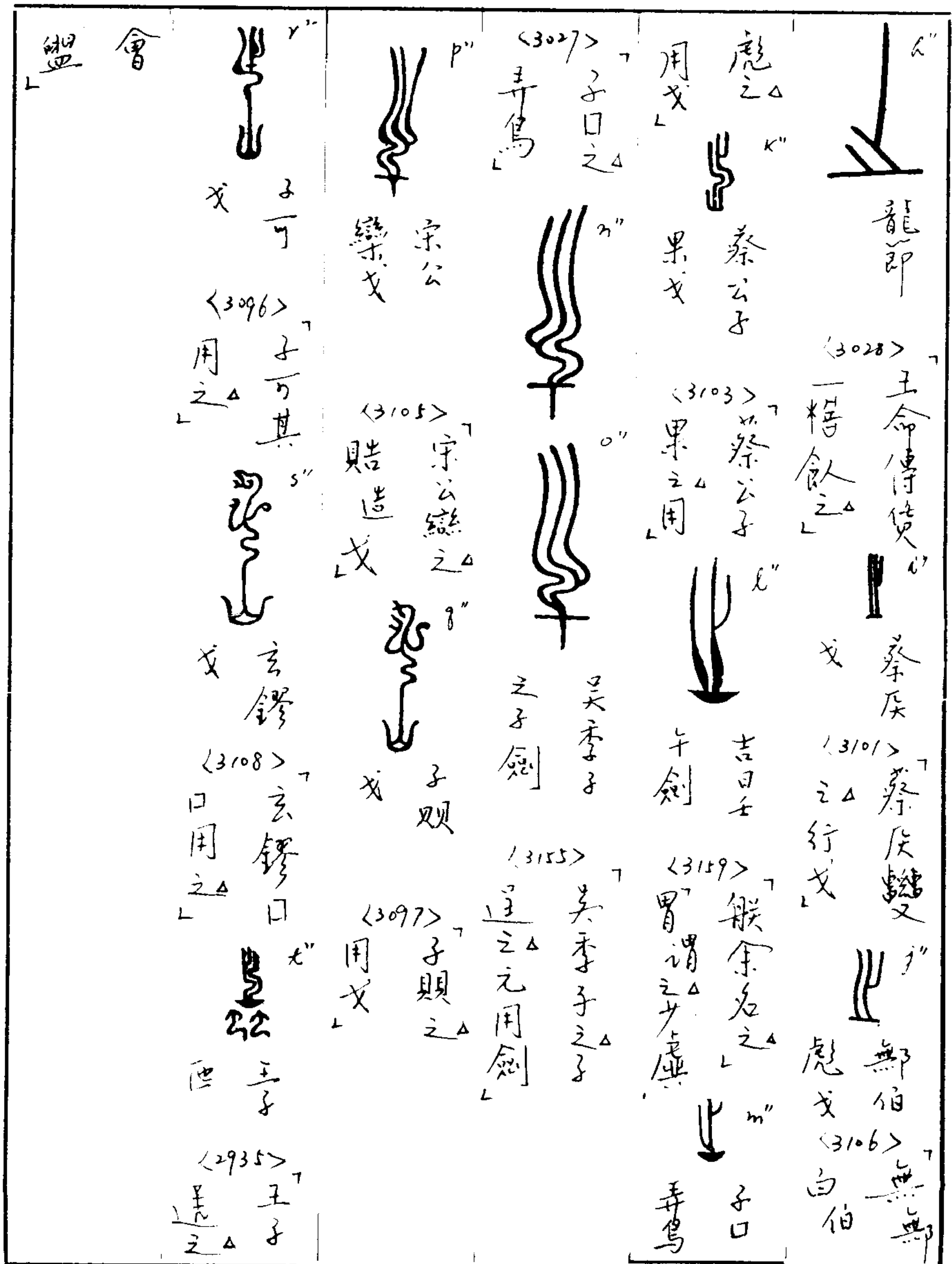
〈0370〉 鑄客為王句 大府史為之 (C)

f'

g'

畣忎鼎

〈0635〉 銍盌蔑卓夫之盞 但一命史秦 差佐黄堪為之 (筆)



會盟
龍節
<3028>
王命傳賃
一檐飤之
蔡侯
戈
<3101>
之行戈
鄦伯
彪戈
<3106>
彪之用戈
蔡公子
果戈
<3103>
蔡公子
果之用
吉日壬
午劍
<3159>
子口
<3027>
子口之
吳季子
之子劍
<3155>
吳季子之子
之元用劍
宋公
欒戈
<3105>
子賏
戈
<3097>
子賏之
用戈
子可
戈
<3096>
子可期
用之
玄鏐
戈
<3108>
玄鏐
用之
<2935>
王子

<0013>「□□□之△子□擇其吉金」「萬枼之外」<0041>「永保鼓之△」<0043>「子々孫々

羕保用之△」<0045>「永保鼓之△」<0047>「工𫊸王皮難之△子者減罯擇其吉金」

「工𫊸王皮難之△子者減」「子々孫々永保用之△」<0050>「余迭斯于之孫

「余幾路之△元子」「余義楚郘之△良臣」「而倗之△字慈父」「孫々用之△」

<0051>「子々孫々萬枼鼓之△」<0054>「子孫鼓之△」<0060>「永保鼓之△」<0063>「茍公作

鑄從鐘之△句」<0370>「鑄客為集醻為之△」<0370>「鑄客為大句脰宣

為之△」<0375>「大府之△饙盞」<0377>「𥝩子𥞥之△鼎」<0429>「蔡侯𪭲之△飲

𪔂」「蔡侯𪭲之△飤𪔂」「蔡侯𪭲之△飤鼎」<0443>「𢼄侯之△孫陳之△鼎」

<0444>「邵王之△諻之△饋䵼」<0446>「子陕□之△孫□□□□行甾」<0497>「𨻰

父之△走馬吳買作𩁹鼎」<0510>「陳之△𧘝作飤鼎」<0527>「其永壽用之△」<0536>「王

令雍归畐于之△為宮」<0546>「子々孫々永寶用之△」<0549>「鄲孝子以庚寅之△日」

<0551>「子孫永寶用之△」<0562>「永寶用之△」<0575>「子孫永寶用之△」<0588>「其永壽用

之△」〈0592〉「對王休用之△」〈0606〉「其子=孫=永寶用之△」〈0607〉「隹九月之△初吉
丁亥」「子=孫永寶用之△」〈0611〉「王子剌烈公之△宗婦鄁嬰為宗彝䵼
彝」〈0638〉「伹夲盤埜差佐秦忎為之△」〈0640〉「永保用之△」〈0642〉「子、孫=永
寶用之△」〈0663〉「乃儞裸之△」〈0669〉「王用弗駐忘聖人之△後」〈0673〉「其永寶用
之△」〈0678〉「肆禹亦弗敢惷賜共朕辟之△命」〈0816〉「子=孫=永保用之△」〈1230〉
「永保用之△」〈1257〉「永壽用之△」〈1275〉「其孝之△茲朝夕監鑒」〈1287〉「革同作季
[illegible]壽賸△毀」〈1394〉「大府貝之△簠」〈1398〉「樊君靡之△飤簠」〈1400〉「蔡侯[illegible]之△
飤簠」〈1403〉「慶孫之△子咮之△鑄匿簠」〈1406〉「鑄客為王句六室為之△」
〈1409〉「永壽用之△」〈1428〉「子孫永保之△」〈1431〉「子=孫=永寶用之△」〈1432〉「子=孫=
永寶用之△」〈1435〉「其子=孫=其永用之△」〈1438〉「永壽用之△」〈1440〉「子=孫=
永壽用之△」〈1441〉「孫子之△[illegible]」〈1444〉「永寶用之△」〈1498〉「永保用之△」〈1499〉「子=
孫=永保用之△」〈1506〉「鑄客為王句大室為之△」〈1509〉「子=孫=永寶用

之△」<2417>「𠭰從師雝父戍于𠭯𠂤之△年」<2149>「永保用之△」<2150>「𥂴曰其萬年

世子孫永寶之△」<2818>「𢑚保用之△」<2823>「永寶用之△」<2824>「王子剌公之△宗婦

鄁嫛爲宗彝𩰫彝永寶用」<2825>「子陳鎷騂内入伐匽口邦之△

隻 獲」<2827>「子₌孫永寶用之△」<2833>「子之△子」「孫之△孫」「其永用之△」<2835>「用御

天子之△事」<2837>口口之△子口口曰㕓」「㕓大門之△」「獻于霝公之△所」「商

賞 之△台以〔王〕𤔲衣裘 裘車馬」「口口口之△口」「歸獻〔于霝〕公之△所」

「商賞之△〔台〕□廿韓車馬」「執〔者〕口〔獻〕之△于霝公〔之△所〕」<2877>「蔡侯

𩰫之△隮盥盤」<2997>「蔡侯𩰫之△𩰫缶」(A.B)「蔡侯𩰫之△盥缶」(A.B)<2879>

「鑄客爲郘𩰫爲之△」<2899>「萬年用之△」<2904>「子₌孫₌永寶用之△」<2910>「子₌

孫₌其永用之△」<2911>「齊索姬之△嫚作寶盤」<2913>「其萬年子₌孫₌

永用之△」<2914>「王子剌公之△宗婦鄁嫛爲宗彝𩰫彝永寶用」<2915>「其

萬年無用之△疆」<2916>「𠈇乍鑄𠂤差佐陘共爲之△」<2919>「子₌孫₌永

寶用之△⌊〈2923〉「永保用之△⌊〈2925〉「博伐厥戠玁狁于洛之△陽⌊〈2942〉「永用之△⌊

〈2967〉「永壽用之△⌊「陳白䢼之△子白元乍作𠤳盂嬀媚母媵媵鉈匜⌊〈2975〉

「子₂孫₂永保用之△⌊〈2978〉「浮公之△孫公父宅鑄其行匜⌊「其鬲

萬年子₂孫永寶用之△⌊〈2980〉「子₂孫₂永保用之△⌊〈2981〉「永寶用之△⌊〈2988〉

王子嬰次之△庾燎盧爐⌊〈2990〉「參之△蚩蚘⌊〈2991〉「蔡侯䌛之△鑑⌊〈2993〉

子₂孫₂永寶用之△⌊〈3002〉「但盤埜秦忑為之△⌊「但吏秦苛膳為之△⌊

〈3007〉「永保用之△⌊〈3008〉「郐王季糧之△孫宜桐乍作盥鑄飤盂居簋毀妹⌊

「孫子永壽用之△⌊〈3010〉「子₂孫₂永用之△⌊〈3020〉「而爾車人利制之△⌊「北關

之△釜⌊〈3024〉「鈴脛大子之△鎬⌊〈3031〉「晉公之△車⌊〈3089〉「敔之△造戟⌊〈3091〉「郕

之△新都⌊〈3093〉「滕侯耆之△䢔造⌊〈3094〉「右買之△用戈⌊〈3097甲〉「羊子之△造戈⌊

〈3109〉「郢侯之△戟戈用自⌊〈3110〉「曹公子沱之△錯造戈⌊〈3115〉「邛季之△孫口

方戓之△元⌊〈3116〉「宋公差之△所造不昜族戈⌊〈3121〉「楚屈叔沱屈口之△孫

口口口口口楚王之元右王鐘」〈3129〉「滕侯吳伯之𢦏戟」〈3130〉「亭

于公之𥄳造」〈3133〉「邾大嗣馬之艁造戈」〈3135〉「相邦樛斿之造」〈3146〉「不陸

棘余子之貣金」〈3149〉「富奠之劃鐱劍」〈3150〉「吊之元用劍」〈3151〉「滕

之不忘口乇」〈3152〉「寶用之」〈3162〉「邵大叔以新金為貣車之斧」〈2150〉「余其

敢對揚天子之休」

林義光曰「說文云㞢出也象艸過屮枝莖漸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按象上出形古作㞢單伯鐘作㞢叔家父匡作㞢合伯冏匜作㞢[illegible]

（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㞢出也象艸過屮枝莖漸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然則如此篆者當謂正形也之字轉義爾雅釋詁之往

也小爾雅廣詁之適也假借為是詩桃夭之子于歸爾雅釋訓之子者是子也又為諸字詩伐檀置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作諸又助語之辭爾雅釋詁之言閒也朱駿聲說又按之字古元有二至小篆混不分其一上文是也字實从屮小變又一从止止足也一者指處也足出其上所以進行也然之字凡訓往也者以从止之㞢為正从屮之㞢為借字也㞢㞢分別㞢㞢亦當分別說文止下曰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此解甚缺明晳其謂下基㞢之从止是也象艸木出有址㞢之从屮是也此自有古傳㞢㞢分別後混不分可察可知矣今分析云」

(古籀篇八十一第一四至一五頁)

高鴻縉曰「羅振玉曰按卜辭亦从止从一人所之也爾雅釋詁之往也當為之之初誼

按羅說是也从止从一一為出發線通象止為足有行走意自出發線而行走故其意為往也指事字動詞周秦間又造適字說文適之也从辵啻聲適宋魯語（施隻切）故之與適實古今字而後世分化為二（字例三篇一五頁）

陳邦懷曰按相邦義之造此之字當訓所之造即所造之造二字在春秋戰國兵器中凡十三見（原注云戈、戟、鐵文中用之造者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八卷十五頁、十六頁、又見三代吉金文存十九卷三十九頁、四十頁、四十八頁、二十卷十一頁、十三頁、十九頁、二十一頁、二十六頁、六十頁、又見商周金文錄遺五六八號）皆訓所造之造二字前人多不解其意義阮元以衛公孫呂戈文有之告（造）戈因說余所見戈有曰羊子之艁（造）戈郝大口口之艁（造）戈然則之造戈之文古人屢用之矣阮氏說之造戈之文古人屢用之而未說明其意義是不憭之造之之字訓所也至于經籍中之字用作所者亦不鮮見（文物一

九六四年二月四十九頁金文叢考三則相邦義戟）

楊樹達曰「之字篆作㞢說文六篇下之部云㞢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按之字龜甲文作㞢或作㞢从足形背一據形求義之當以訓往為本義許君所說非也按一者地也謂人今所在之地也足背今所在之地而他向故為往也爾雅釋詁云之往也論語憲問篇云之三子告又陽貨篇云子之武城孟子滕文公上篇云滕文公將之楚皆用之往本義也」

（小學六一頁釋之）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之出也象艸過屮枝莖益大有所之一者地也」甲骨文从止从一羅振玉謂初誼為往高鴻縉謂一為出

發線通象說並是至古文字作𠂤所从一與之所从者同為盻線之象惟前者表示終線後起表示起點。

〈大2〉「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季」〈大9〉「奴戓之日」「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季」〈大14〉「囟侯之𤔲入令命䣄司匍卒阜召故」〈大17〉「王令命東宮追目六𠂤之季」〈大19〉「𪔁啚于艾白之所」〈大30〉「子孫永保用之」〈大31〉「寘之子西𥙐」〈大32〉「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顆沫盤」「子々孫々永寶用之」〈大33〉「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𨩰盞」「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34〉「子々孫々永寶用之」〈大38〉「永保鼓之」〈大40〉「宋公戌之謌鐘」〈大41〉「宋公䜌之𨩰鼎」〈大42〉「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3〉「子々孫々永保用之」〈大44〉「羕保用之」〈大45〉「𨧏肅成朕𠭯師旟之政德」「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錫休命」「𦣞命于外内之事」「雁受君公之易錫光」「處堣禹之堵土」「不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鹹公之女」「是辟于齊侯之所」「又有

共供于蒞武靈公之。所」〈大46〉「余陸趄子之裔孫」「台以乍作氒元配季姜之祥器」〈大52〉「甲兵之。符」「必會王符乃敢行之。」〈大53〉「匍恬台怡鼓之。」

「用之。勿相壺」

坣

坣 說文从㞢在土上讀若皇

陳逆簠 坣祖 義如皇

「用為坣△皇禩祖 大宗𣪘」〈1296〉

林義光曰「說文云坣艸木妄生也从㞢在土上讀若皇按古作坣（汪伯彝汪字偏旁）象草木上出形二象地俗字以旺為之」(文源)

a 高田忠周曰「按元假借為皇祖字今審篆形上作㞢與他文从㞢者自有別矣又下从土即𡈼省文說文坣艸木妄生也从㞢在土上讀若皇小徐本又有古文作𡉚正从𡈼此與往來之往古文从㞢土作坣相似不同但後人兩字相亂不分又遂制往進字以易坣字所以字亂益多也㞢為進出向上之義从土上㞢艸木妄生會意自顯从𡈼直上之意也若夫坣字从土上㞢㞢辵彳皆進行之意也然凡坣聲字雖當从坣數𡈼當从坣如此而皆聲兼意也唯古文通用形近假借」(古籀篇八十一第二

○真

a 帀 師寰簋

〈1381〉「今余肇令(命)女(汝)達(率)齊帀(師)△㠱(其)

𪏽釐(萊)林人(夷)尸左右虎臣征淮尸(夷)」

b 𩰫乳為師

鐘伯鼎大師

〈0606〉「大師△鐘伯侵

自作石沱」

c 𩰫大

師鼎

〈0642〉「命大帀(師)△師䱷𩰫無鄦(許)

帀叔姬可母飤鮴」

d 國差𦉜

攻師

〈2999〉「攻帀2△師㑎盥鑄

西𩏂尊𦉜四秉」

e f 畲志

鼎

〈0636〉「但帀△史

秦差佐

莒盤為之」(盞)「但帀△盤

楚差佐秦忑為之」(盞)

〈2916〉「但帀△鄴各差佐陳共為之」

〈3119〉「左右帀△口用逸宜」

〈3136〉「左庫工帀△師

司馬裕」

〈3147〉「左右帀△鮑用逸宜」

〈3160〉「邦右軍工帀韓帀△」

a 方濬益曰帀即師辭書齊侯鎛鐘師皆作帀此省𠂤(綴遺卷二十八、十三頁國佐𦉜)

林義光曰『說文云帀周也从反㞢而帀也按反之無周匝之義古作𠂔(仲師父鼎師字偏旁)作𠂔(善尊彝師字偏旁)匝者集也象羣集之形个三面合集於一也』(文源)

何大定曰『帀說解曰周也从反㞢而帀也下所屬字僅有師字師應是从𠂤𠂤訓義為富師訓義為衆衆富有相同之義容庚金文編亦謂師不从帀因師金文作𠂤(盂鼎)間亦有作𠂤帀(毛公鼎)者甲文師作𠂤𠂤(殷虛文字類編第六)是師不从帀應歛入𠂤部然則帀不應分立為部首矣』(中山第五册四一八九頁說文解字部首删正)

郭沫若曰『𠂔即帀字師之省文』

又曰『叔夷鐘師字作𠂤帀省之則為𠂔矣或釋為𠂇非是』(兩攷一

七〇頁楚王酓志鼎

高鴻縉曰說文帀周也从反之而帀也周盛說子荅切

段玉裁曰反之謂倒之也

按之往也茲倒之不前往則必周帀帀為副詞（字例四篇六頁）

師 不从帀 盂鼎𠂤字重見

<0676> 古故壺

𠂤△己絕祀

傳卣

<2733> 令師△田父殷成周

師△田父令小臣傳

非余

師△田父令余𠂤官白

𣪘父賞小臣傳□白伯休

矢方彝

<2446> 明公易錫亢師△

鬯金小牛

師遽方彝

<2443> 師△遽蔑曆晉

侑王乎呼宰利易錫

師△遽瑚圭一環章三

師△遽拜稽首

師遽簋

<1351> 王延誕正師△氏王

乎呼師△朕易錫

師△遽貝

十朋

師旂鼎

<0665> 師△旅眾不從王征于

方斯父有內于師△旅

師高簋

<1053> 師△高乍

寶障

宰鼎

<0641> 𠂤師△氏眾有𤔲司遂

或俊國殺伐滕

邁甗

<0817> 師△雍父戍才在古𠂤

師△雍父肩道史使邁事

于獸侯

師湯父鼎

<0654> 師△湯父拜稽首

周憲鼎

<0622> 㫃乎

師△眉

師𠑵父簋

<1136> 師△𠑵父

作叔姑

寶尊
簋

師 m
師寏
文盤

〈2898〉
師寏父作
季姬盤

師 n
牧師
父簋

〈1295〉
牧師父弟叔
䱷父御于君

師 o
諫
簋

〈1370〉
王才在周
師彔宮

師 p
豆閉
簋

〈1368〉
王各格于
師戲大室

師 q
鄭大
師甗

〈0812〉
奠鄭大師小子
侯父乍寶甗

師 r
金鼎

〈0660〉
有嗣眔師氏
小子卿射

師 s
毛公
鼎

〈0680〉
小子師氏虎臣
雩乃朕褺事

師 t
師奎
父鼎

〈0667〉
嗣馬井白右師奎父
王乎呼內史駒冊命師
奎父
師奎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師 u
師酉
簋

〈1374〉
公族䖒釐
入右師酉立

中廷
王乎呼史𨟻冊命
師酉
師酉拜頓首

師 v
師嫠
簋

〈1388〉
師𢍰父段殂
宰琱生內入右師嫠
師嫠
王乎呼尹氏冊命師嫠
師

嫠拜手
頓首

師 w
南疆
鉦

〈0013〉
余以行
訇師

師 x
散盤

〈2927〉
豆人虞丂彔
貞師氏右眚

師 y

仲師父鼎

〈0643〉「仲師父作季姒寶尊鼎」

師 z

師害簋

〈1312〉「麋生曶父師害及仲曶」「師害作文考尊簋」

師 a'

師[illegible]父鼎

〈0637〉「師[illegible]父作尊鼎」「師[illegible]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師 s'

師寰簋

〈1387〉「師寰[illegible]父」「師寰虔不㒸墜」

師 c'

大師人鼎

〈0525〉「大師人[illegible]乎作寶鼎」

師 d'

師望鼎

〈0669〉「大師小子師望曰」「師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師 e'

師兌簋

〈1325〉「[illegible]白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余既令命女汝疋師龢父𤔲左右走馬」「師兌拜稽首」「師……」

師 f'

履弔多父盤

〈2921〉「師尹」「朋友」

師 g'

弔多父簋

〈1276〉「師[illegible]父孫孫叔多父作孟姜尊簋」

師 h'

師趛鼎

〈0124〉「師趛作文考聖公文母聖姬尊[illegible]」

師 i'

師趛盨

〈1486〉「師趛作楷姬旅盨」

J 孫弔師父壺〈2827〉按銘文中不見此字

K L 大簋〈1376〉「王乎呼吳師△召大易錫趩睽里」(A.B)

〈0567〉「師△眉其乍寶齍鼎鼎」〈0631〉「師△雝父省衛導至于䀿」〈0672〉「王才在周師△

彔宮」「𤔲馬共右師△晨入門立中廷」「師△晨足師△俗𤔲邑人隹小

臣善夫守口官犬」〈0673〉「王各格大師△宮」「監𤔲師△戍」〈0675〉「穆々朕文且

祖師△華父」「巠遲念氒聖保且祖師△華父」「用乍朕文且祖師△華

父寵䵼彝」〈0749〉「鄭師△口父作口鬲」〈1069〉「師△𧇳其作寶𣪘」〈1303〉「尽厥

師△眉」〈1325〉「弭師△錫緟[illegible]旨薑貝」〈1351〉「王延誕正師△氏」〈1358〉「令女汝足

周師△𤔲𣪍林」〈1369〉「王才在周師△彔宮」「𤔲馬共右師△䣙入門」「王乎

呼乍冊內史冊令師△䣙𤔲𤔲伯口」〈1383〉「井白伯內入右師△虎即立

中廷」〈1386〉「同仲右師△兌入門立中廷」「王乎呼內史尹冊令命師△兌

足師△龢父𤔲𠂇右走馬」「師△兌其萬年子々孫寵用」〈1424〉「師△𢿱

叔乍旅匡」〈1457〉「伯(大)師作旅盨」〈1496〉「隹用獻于師尹倗友𩛥遺婚媾」〈1497〉「口(王)才(在)永師田宮」〈1508〉「大師虘作𦉢(烝)尊豆」〈2144〉「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𠯑𠂤」〈2146〉「長師耳對揚侯休」〈2147〉「馭從師雒父戍于𠯑𠂤之年」〈2150〉「王乎(呼)師豦召盠」〈2152〉「明公錫亢師鬯金小牛」〈2698〉「𧆨霖用作丁師彝」〈2728〉「女(汝)其𠂤成周師氏戍于𠯑𠂤」〈2816〉「大師小子師望乍寶壺」〈2837〉「用台(以)口口辥師」〈2926〉「周師光守宮事」「僤寮周師」「守宮對䚄周師釐」〈2977〉「大師子大孟姜乍般盤盜匜」〈3104〉「叔孫氏師口戈」

商承祚曰「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案古文師案甲骨文作𠂤金文同。又作𠂤帀與篆文同石經之古文作𠂤乃將𠂤字移上橫寫此又籍之傳誤者也」(古攷五九頁)

馬叙倫曰：說文、師、二千五百人為師、從帀、從𠂤、四帀眾意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周禮夏官序官文、此呂忱字林文、四帀眾意亦非許文、從帀從𠂤不能會意、說文帀周也者乃匌字義、帀從反㞢、㞢為艸出地上、則反㞢為帀、疑為艸根在地下盤札之義、今杭縣正謂艸根在地下堅不易拔曰扎住了、𠂤𠂤一字、則師當為艸根堅結於𠂤之義、然無其證、故嚴可均以為𠂤亦聲、其實從帀𠂤聲、知者、師字金文率與說文同、惟商方鼎作𠂤帀、[古鉨亦有如此作者] 從市朝之市、兮甲盤𠂤朿字、吳大澂釋師、然似從朿、金文體多譌別、朿或市之變體、盂鼎白懋父敦及甲文皆以𠂤為師、𦅇子鐘𦅇子𨠨𠂤、王國維謂𨠨𠂤即將師、是也、師寰敦鍾伯鼎不字、昔人釋師、則與帀同、是師為帀之轉注字、疑古

音帀在照二、字從反之、音與之近、故轉審二為師、然亦疑從市𠂤聲、𠂤𠂤一字、𠂤音奉紐、市音禪紐、同為次濁摩擦音、蓋市之轉注字、市從H之聲、帀形與币似、故譌為币、古之市必以人口所聚多寡為準、猶今之所謂市也、故周禮有司市、二千五百人為師、蓋古設市之準、後以為軍旅之數也、（刻詞一〇四頁至一〇五頁𠂤鼎）

斯維至曰案彝銘中屢有師某之器、師即師氏之省稱、或即以官為氏、其證有三、(一)彔𢦏卣有白雝父、又稱師雝父、郭沫若謂師繫其職、伯繫其爵也、彔𢦏卣之銘云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𠧟𠂤、是師雝父亦即師氏、(二)師遽殷云王誕正師氏、王呼師朕錫師遽貝十朋、案錫貝即為考成（正考成也）之結果、是師遽即師氏也、(三)毛公鼎云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書顧命云王召大保

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皆敍虎臣於師氏之下則師氏所屬當有虎臣師𩛥段云汝率齊帀㠱𡢁棘屄左右虎臣正淮夷師𩛥所率有虎臣是其證也

倘知師某即為師氏則周禮師氏之職可得徵矣師酉段云𤔲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門夷彖夷秦夷京夷畀身夷案周禮師氏職云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且蹕與此銘所言正合又師氏亦掌貴族教育令鼎云王射有𤔲眔小子眔師氏合射射為古代教育課程之一今周禮云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又云以三德教國子此言教育雖與金文有合然詞極迂曲究非原相矣（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七至八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斯維至曰『書洪範云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正義云師衆也尹正也據此則師尹為官吏之通稱克盨云用獻于師尹朋友婚媾以與朋友婚媾並言亦當通稱詩節南山云赫赫師尹又云尹氏大師乃尹氏與大師為二官也』(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七卷二一頁兩周金文所見職官考)

〈大13〉「稽從師雉父戍于古𠂤」「對揚師雉父休」〈大14〉「才在師汙父宮」〈大15〉「師毛父即立位」〈大20〉「白大師易錫白克僕世夫」〈大21〉「師𣪕」〈大24〉「師訇」「師訇」〈大25〉「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辠又故辜」「卑俾復虐逐氒君氒師」〈大45〉「辥師 于畺濬」「簡肅 成朕辥師旟之政德」「雩氒行辥師」「女汝 𡚬 𤼈 朕行辥師」「𢿭氒靈辥師」



a

出 象足之出于山也 說文云 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非 毛公鼎

〈0680〉 厤出△入事于外尃命尃政 出△入尃命于外

b 伯矩鼎

〈0505〉 用昔(饗)王出△入使人

c 敔卣

〈2687〉 孫子用言出△入

d 宅簋

〈1348〉 其萬年用鄉(饗)王出△入

e 頌鼎

〈0674〉 反出△

f

g 頌簋

〈1392〉 冊佩以出△ (A·B)

h 頌壺

〈2836〉 佩以出△反入覲章

i 克鼎

〈0675〉 出△內(納)王令(命) 眡令女出△內(納)朕令

j 師望鼎

〈0669〉 虔夙夜出△內(納)王命

k 兮甲盤

〈2926〉 毋敢不出△其貟

l 拍敦蓋

永葉毋 出 義與之同

〈1500〉 永葉毋出△

m 魚鼎匕

〈2990〉 曰欽哉出△斿 入△稽出△

<0633>「乃用鄉〔簋〕王出入吏人」
<2687>「孫子用言出入」

吳大澂曰「古出字从止从凵反為出之倒文二字本相對也古
文止字象足跡形足有向左向右之異有前行倒行之別右為
[glyph]即止左為[glyph]即屮讀若撻向右為[glyph]即乇小篆作乇苦瓦切
向左為[glyph]即尹小篆作ㄗ讀若䒢兩足前行為[glyph]小篆作步加
𠂤為䟊兩足倒行為[glyph]小篆作[glyph]加𠂤為[glyph]兩足相竝為[glyph]小
篆作癶讀若撥兩足相背為[glyph]小篆當作[glyph]今作舛以足納屨
為出當作[glyph]變文為[glyph]倒出為[glyph]當作[glyph]變文為反古禮出則
納屨反則解屨厂象屨在足後形出反二字正相對與陟降二
字同孟子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荀子乘其出者是其反者也
易復卦反復其道疏反謂入而倒引伸其義凡相背者皆曰反

以字體文義證之出與反正相背也說文解字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反覆也从又厂反形蓋文字屢變而不得其解古義之廢失久矣』(字說十九頁出反字說)

a 吳大澂曰『㞢古出字从止止足也㇆象納履形古禮入則解履出則納履毛公鼎』(古籀補三十三頁)

孫詒讓曰『說文出部云出進也象艸木益茲上出達也金文毛公鼎作㞢石鼓文作㞢皆从止龜甲文則作㞢中亦从止明古出字取足行出入之義不象艸木上出形蓋亦秦篆之變易而許君沿襲之也』(名原上一七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出進也象艸木益茲 滋 上出達也按古作㞢 毛公鼎 作㞢 拍彝 形與草木不類象足跡自隱處出行之形』(文源)

高田忠周曰「出字元从止為形與義與說文之出字全異此从止與卉字从止同意止者不進也乚以象曲屈而漸進禮記樂記所謂句者畢出之意也又易說卦傳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又曰震動也然則踶動而後上出出之本體為止也故凡从出聲屈詘拙黜等字皆為不進不伸之義𡳿字之从𡳿以反義會意者也蓋知出字元當有二文一从屮重而上屈向上即艸木長於生之出一為从止以凵指事之𡳿此等諸篆是也後人兩字形近通用遂誤為一字而字形亦稍亂如下文是也要混出𡳿為一猶混㞢止為一又猶韋𦥑混為韋𦥑申混為申之類也今由卜辭金文皆得其正字悉歸於壹是云」(古籀篇六十二第三五頁)

b 馬叙倫曰「出字說文作𡳿、從屮象其發達、吳大澂據禮記出則納履入則脫履、謂出從止、從乚象履、倫謂若吳說則

5 歬字同形同義、歬先一字、先為歬之轉注字耳、古音歬與先同、先聲真類、出聲脂類、脂真對轉、則歬聲轉入脂類為出、止)為歬之異文。」(刻詞一六三頁伯矩鼎)

高鴻縉曰「說文𡳿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尺律切

孫詒讓曰金文毛公鼎作𡳿石鼓文作𡳿皆从止龜甲文則作𡳿中亦从止、明古出字取足行出入之義、不象艸木上出形、蓋秦篆之變易而許君沿襲之也」(字例二篇二九六至二九七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出進也、象艸木益滋上出達也」凡出之屬皆从出」甲骨文作𡳿𡳿𡳿諸形从止从凵、金文稍變作𡳿、許氏

據篆文論體以止為艸木形，其誤顯然。吳大澂謂𠃌象納屨形，此牽於周禮而為說者。且出反二字義雖相反，而構形則絕無關係。出从止，反从又，反乃扱之初文（見0366反字條）。孫詒讓謂古出字取足行出入之義。李孝定謂「以內字作冂觀之，凵冂疑為坎陷之象，古人有穴居者，故从止从凵，而以止之向背別出入也」（甲骨文字集釋頁二〇七四）。內作冂之說未詳，以止之向背別出入一說，則當移用於出各兩字。出，離穴外；出各，自外臨至。止形相反，字義隨之。

〈大9〉「王令（命）辟井侯出矿侯𢎗井」

〈大10〉「用𥁕井侯出入」

〈大18〉「出入（納）姜氏令（命）」

3935(6.273-0796)

0797 南

a b

南

盂鼎

〈0676〉「令汝盂井(型)乃嗣且(祖)南公」易(錫)乃且(祖)南公旂用遷獸「用乍(作)且(祖)南公寶鼎」

c

中甗

〈0460〉「中甗肇作南宮寶彝」

d

默簋

〈1251〉「默駿御從王南征」

e

默鐘

〈0061〉「南國艮孳敢臽處我土南夷東夷具見」

f

零生盨

〈1495〉「王征南淮夷」

g

南疆鉦

〈0013〉「余處此南疆」

h

吳王姬鼎

〈0585〉「吳王姬乍(作)南宮史叔飤鼎」

i

兮甲盤

〈2926〉「王令甲政𤔲成周四方責(積)至于南淮夷」

j

啟尊

〈2130〉「啟從王南」

k

競卣

〈2732〉「命伐南夷」

l

噩侯鼎

〈0663〉「王南征」

m

n

無叀簋

<1353>「王征南△廣夷」(A·B)

o

㚸𤔲母簋

<1209>「㚸𤔲母作南△旁寶簋」

p

柳鼎

<0664>「武公有南△宮柳」

q

禹鼎

<0678>「亦唯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

r

無叀鼎

<0668>「𤔲徒南△仲右無叀入門」

s

鬲攸比鼎

<0670>「史南△臣鄧虢旅」

t

虢仲盨

<1485>「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

u

v

齊侯壺

<2835>「于南△宮子用璧二備」(A·B)

w

散盤

<2927>「眉自瀘涉以南△至于大沽」「以南△弄于䚄逨衛」「降以南△弄于同衛」

<0595>「南△公有𤔲獻作尊鼎」

<1384>「王立位于周宗土社南△鄉向」

林義光曰「說文云𡴎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𣎵羊聲按古作𡴎散氏器作𡴎南亞癸彝當為𣎵之古文木柔弱也𣎵象形南𣎵古同音」（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𡴎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𣎵羊聲朱氏駿聲云按草木至夏壬大也夏主南方火故以為南方之南此說為是又攷篆形說文古文作𡴎與此篆合下文或作𡴎合𡴎𡴎為形也要冂以象枝壬𣎵本从屮从八字作𡴎間叚也故八字屈曲作冂為𡴎或八字不屈而上从𣎵作𡴎又或屮下不貫作𡴎後亦變作𡴎隸楷作南亦是又或作𡴎作𡴎八即八字非从羊也」（古籀篇八十一第一〇頁）

商承祚曰『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𣎳羊聲𡴬古文宷甲骨文作𡴬𡴬𡴬𡴬金文盂鼎作𡴬𡴬鼎作𡴬無㠱殷作𡴬汗簡引作𡴬當為𡴬之譌』（古攷六十頁）

高鴻縉曰『說文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𣎳羊聲𡴬古文那含切

又鈴令丁也从金令聲郎丁切

徐灝曰丁寧令丁皆狀其聲急言之為鈴……形如鐘而有舌

按甲文南字之本意近人某氏據其形象以為殆鐘鎛之樂器即古鈴字也並舉多證詳其音義至為可信蓋字作𡴬者借為南方之南作𣪘者傳為小鐘之鈴一字分化為二乃流變之通例不足異也但就𣪘字之形而言古可持椎擊之則古之鈴殆

不必有舌許氏說南字全誤.說鈴字亦只解其音而已.於是唐立厂氏釋𡴎與𣪘為㱿.而某氏駁之.並據堂野前氏藏骨有卯三𡴎斷定𡴎為動物.乃改釋㱿.嗣唐氏復從某氏後說.惟謂𡴎與㱿乃畜子之通稱.不僅小豕㱿也.而于思泊氏又以唐之前說釋㱿為是.餘說皆非.並引金璋氏623貞尞于王亥五牛新𡴎及金璋氏637貞㞢于父乙白豕.新𡴎兩辭.証明牲類無言新之理.今按此字確詁.深勞時賢辯論.足以啟後生好學之思矣.然當以某氏之初釋為鈴者是.其用為牲.如八𡴎九𡴎與牛羊同稱者.則段為羚也.說文無羚而有麢.羚即麢也.大羊而細角.至白豕新𡴎云云.則新固段為騂也.論語註.騂.赤色.(字例二篇一四七至一四八頁)

田倩君曰『南字之初造始於何時南為器物初作何用塗何以轉為方位南方之名者此三問題乃解南字之主要癥結抑亦極難求得圓滿答案試看甲骨文字初期如新五二○。南（[illegible]）方曰夾南已為武丁時常用之字推思其製作時代當在殷商之前余贊同唐氏說南為瓦製之樂器其初恐非專為作樂器而造余以為始為容器盛酒漿或盛黍稷之用後發見其音殼然始作為樂器至於轉用為方位南方之名者乃是由於聲音而來試看太陽東升西沒唯經過南方是一日之中最為暖和之時且南ㄋㄢˊ暖ㄋㄨㄢˇ二字雙聲疊韻故此二字可以通假漢書律曆志曰太陽者南方白虎通曰火在南方陽在上太陽在南方而暖暖南音聲均同是南轉為南方之緣因也』（叢釋二四五頁釋南）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南艸木至南方有枝任也从𣎳羊聲𡴑古文」郭沫若謂南本象鐘鎛之形唐蘭非之謂南本即青乃瓦製之樂器詳甲骨文字集釋頁二〇七九頁二〇九六引唐說是也甲骨文作[?]从屮从凵屮象其飾猶壴磬之从屮也凵象盛器有蓋唐氏謂凵象瓦器而倒置口在下恐未必是樂器本原於飲食之器故壴亦从豆青段為方名而字体則譌為金文之[?]許謂从𣎳羊聲全非。

〈大2〉「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貫行」

〈大3〉「鳿軼南宮兄」

〈大4〉「王令(命)中先省南或(國)貫行」

〈大19〉「南淮尸(夷)遷還叉」

〈大30〉「楚王𩒨孋邛江仲嬭南龢鐘」

a 生 富鼎 〈0645〉 唯九月既生△霸辛酉

b 王生女觥 〈2738〉 王生△女㝅

c 作冊䰧卣 〈2734〉 唯四月既生△霸庚午

d 穆公鼎 〈0659〉 隹六月既生△霸乙卯

e 師遽簋 〈1351〉 既生△霸辛酉

f 禹簋 〈1341〉 唯六月既生△霸辛巳

g 黃中壺 〈2804〉 黃中臣倗壺生△飲𣪘

h 師害簋 〈1312〉 㝬生△魯父師害及仲魯

i 大簋 〈1376〉 隹十

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

j 趞曹鼎 〈0656〉 隹七年十月既生△霸 (A) 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B)

k 鄭虢仲簋 〈1279〉 隹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 (A·B)

l

m 師奎鼎 〈0667〉 隹六月既生△霸庚寅

n 師嫠簋 〈1388〉 宰琱生△入右師嫠

o 番生簋 〈1387〉 番生△不敢弗帥井皇且考不杯元德 番生△敢對天子休

生 p

單伯編鐘

<0035> 單白昊生口

生 q

遹盨

<1349> 隹六月既生霸

生 r

翏生盨

<1495> 戉口口口桐遹翏

生從口口折首孚俘戎器孚俘口口作旅𩰫

生 s

武生鼎

<0546> 武生毀用作其羞鼎

生 t

須炙生鼎

<0420> 須炙生之

飤鼎

生 u

康生鼎

<0464> 魯內小臣康生作朕鼎

生 v

齊鎛

<0062> 用求考命彌生

生 w

周弗生甗

<0792> 周弗生作旅甗

生 x

周生盨

<1241> 周生作尊毀 周生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生 y

兮甲盤

蘇亂為姓 兮甲盤諸侯百姓書汨作 九共稟飲序判生分類傳生姓也

<2926> 其隹我者侯諸侯百生姓

生 z

臣辰卣

<2730> 替百生姓豚

生 a′

臣辰盉

<1951> 替百生姓豚

生 b′

弔妣簋

<1322> 用侃喜百姓倗友眾子婦

生

史頌簋

<1356>「𤔲友里君百生△姓帥鬲盩于成周」(A.B)

生

頌簋

<1392>「王乎史虢生△冊令頌」

<0044>「昊口(甲鼎)口生△拜手首敢對䣙王休」「昊生△用作障公大䵼鐘」<0051>「及我生△習友(多)」<0052>「餘適會百生△姓」<0484>「江小中仲母生△自乍甬」

<0557>「鄦𠫑魯生△乍壽母朕貞鼎」<0592>「隹一月既生△霸」<0595>「口者生△口口用吉金乍寶鼎」<0646>「隹二月既生△霸乙丑」<0655>「隹五月既生△霸庚午」<0658>「𤔲友里君百生△姓帥鬲盩于成周」<0673>「余其用各格我宗子雩𠬪百生△姓」<0674>「王乎呼史虢生△冊令命頌」<0740>「召中仲乍生△妣尊鬲」<1090>「伊生△乍公女障彝」<1199>「城虢遣生△乍旅毁」<1231>「𠈇生△穢舟𣪘」<1235>「周𦎫生△乍榪媢媵𣪘」<1240>「隹二月既生△霸」<1250>「隹十月既生△霸辰在寅」<1292>「應侯乍生△杙姜尊毁」<1309>「唯八月既生△霸」<1340>「既生△霸丁亥」<1345>「彌吊生△霝冬終」<1359>「隹三月既生△霸乙卯」<1362>「格白伯𢓊良

馬𥜒丁佣生」〈1372〉「白伯氏𠛱報壁琱生」〈1373〉「琱生又吏使𤕫來合事余獻」「琱生𠛱堇瑾圭」〈1384〉「錫在圅王人口又七生姓」〈1390〉「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1490〉「隹五月既生霸庚午」〈1495〉「𢒠生眔大娟」〈1507〉「周生作尊豆」〈2147〉「隹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2443〉「隹正月既生霸丁酉」〈2715〉「唯九月既生霸乙亥」〈2732〉「正月既生霸辛丑」〈2826〉「番匊生𪗄鑄𦟪媵壺」〈2836〉「王呼史虢生冊命頌」〈2920〉「隹正月既生霸乙未」〈2956〉「呂中生仲作旅㔶」

高鴻縉曰「按字原象屮（古艸字）生地上．地有山川陵谷．概以一表之者．表其通象也．屮為文字．一為地之通象．故𡳾為指事字．動詞．周人於屮下復加一點．旋又變為一橫．於是下一橫變為土字．仍是屮出土上．土即地也．故為生長之生」（字例三篇八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生，進也，象艸木生出土上』。甲骨文作㞢，象艸生地上之形。許氏不言从屮从土，蓋亦知字本不从土。小篆作生，乃㞢之衍化，而㞢亦由㞢之直畫中繁飾一點，而來孳乳為姓。兮甲盤『諸侯百生』，百姓，百官也」。

〈大2〉「中乎呼歸饋生△鳳邛王」

〈大14〉「隹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

〈大15〉「隹六月既生△霸戊戌」

〈大20〉「隹十又六年七月既生△霸乙未」

〈大45〉「雩生△弔叔尸」

〈大50〉「萬生△姓是敕」、

丰



丰 康侯名今尚書作封 康侯丰鼎

<0393>「康侯丰封作寶尊」

<0393>「康侯丰封作寶尊」

吳榮光曰「手作丰見汗簡手作殆即後人手筆手記手制之意此開其先者」(筠清卷四第五頁周康侯鼎)

方濬益曰「說文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土部封下云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古文作𡉚籀文从丰作𡊄是封之籀文本从丰得聲古文作𡉚當是从丰从土古文土作丄與丰相合而成𡉚召伯虎敦封作𡊄可證也篆文因形似誤謂从之徐楚金遂以之為各之其土也會意段若膺大令亦謂从之土則與

㞢部讀若皇者同字猶豕亥古文同作丆也艸木妄生字㞢在土上之之本義也爵諸侯之土字从㞢土之之引申叚借義也皆强為之說據此可正二家之失矣」（綴遺卷三．十八頁康侯鼎）

a劉心源曰「筠清館金石卷四釋丰為手近人或釋毛或釋屯或釋封案篆法手毛末筆皆不得作注形屯字亦不从ㄓ（詳無叀鼎）釋封為是說文𡋜爵諸侯之土也从㞢从土（即之）从寸寸守其制度也𡉚古文封省（省寸）𡍤籀文从半（从土半即丰）聲㞢部又有㞢解云艸木妄生也（妄即旺）从㞢在土上讀若皇（詳婉子敢）古音東陽相通封㞢不妨叚用然封古文實當作㞢从半从丄丄古文上字（詳下文）籀文从半从土蓋遂古文之上下偏旁於左右耳說文半从生下達也余目古刻及小篆偏旁从半者證之如邦从半說文作𨙨

宗周鐘具見廿又六邦西亯鎛齊鎛叔向父𣪘奠保我邦我家毛公鼎女辥我邦我家𦎫卣策乃邦所从之丰皆从㞢不从生此銘作丰碻是丰字又詳矢人盤毛公鼎宏我邦我家之邦作𨛜齊刀邦作𨛜皆變丰从㞢古文凡直筆中作注形者小篆改為橫筆♦即十Ɪ即壬⊥即土♦即午是也丰即丰亦其例古刻从丰之字既可从㞢知丰即㞢即封矣(奇觚卷一.一頁康侯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也按古作丰康侯尊彝象草盛形下象其根蟠結或作丰克㽙彝邦字偏旁作丰召伯虎敦奉字偏旁

(文源)

高田忠周曰「吳氏榮光曰手字作丰見汗簡銘曰手作殆後人手筆手記手制之意此開其先又吳氏大澂引為康侯封鼎蓋

謂為封之籀文作丰之省也。然二家攷皆非是。豐字金文多作豐丰即丰丰省即知丰為古文。丰字丰小篆亦省作丰。說文丰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說誤。此非从生者也。依此篆丰屮皆象莖葉𦶕茂之形。下作丨者。荄根之意。夫荄根肥而莖葉可盛。故字亦象根。才字作才。齊字作亝。亦皆同意也。又朱氏駿聲云此篆指事與華略同。凡屮才乇㞢生𠂹出乇𠂹朮生丰皆象形兼指事。又戴氏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有丰字依元熊忠古今韻會當為丰之籀文」（古籀篇八十一第一頁）

高鴻縉曰「按字倚屮（艸）畫其枝葉丰茂之形。由物形」生意。託枝葉丰茂之形以寄丰茂之意。狀詞。秦漢通叚豐（古邊字）以代之。久而成習。而丰字廢。於是秦漢以還。人只稱豐茂矣」（字例二篇二六四頁）

a 華 命簋 〈1302〉「王在𠌶△」

b 華鐘 鄭公 〈0059〉「𩁹公華𩁹𠌶△」 平古金

c d

克鼎 〈0675〉「穆穆朕文且(祖)師華父△」「肆克𢦏(?)念…」「…用乍朕文且(祖)師華父寶𩦀彝」

e 華季 盨

〈1478〉「華季㐭△」作寶毀

f 仲義父鼎 〈0554〉「其子子孫孫永寶用華△」

g 仲姞 鬲 〈0704〉「華△」

h 華母 壺 〈2800〉「華母自乍(作)薦壺」

〈1456〉「其永寶用𠌶△」

林義光曰：『說文云𠌶艸木華也，从𠌶亏聲。按古作𠌶(鄭公華鐘)，象一蒂五瓣之形，亏聲。或作𠌶(克鼎)，(象蕚足)』(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𠌶𠌶或从艸从夸，夸亦从亏聲，與𠌶同聲，即知荂蕐同字，而蕐荂均皆𠌶字異文，𠌶字轉義為榮也。後人以荂蕐為轉義專字，實誤。鐘鼎古文有𠌶無荂蕐也。又如經傳有華無𠌶，華或作華，為蕐𠌶字隸變，蓋皆漢人隸改所為，固不足為據耳。今合為一，故删蕐部。說文䠸䪽二字，其古文固作䠸䪽。詩皇皇者華，禮記月令鞠有黃華，皆𠌶字本義」（古籀篇八十三第二五至二六頁）

楊樹達曰「羅振玉如字書之、劉體智缺而不釋、余謂此餴字之省作也、貞𣪘餴字作餴（據古貳之壹卷五一葉下）右旁與𠌶字同、仲叀字父𣪘餴字作餴（窓齋拾貳冊七葉下）左旁與𠌶同、是其證也。」（積微二一二頁中義父鼎跋）

高鴻縉曰「說文𠌶：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荂，𠌶或从艸从夸。况于切。

說文：蕐，榮也。从艸从𠌶。户瓜切。

徐灝曰：𠌶蕐亦一字，而說文別之者，以所屬之字相從各異也。……𠌶乃古象形文，上象蓓蕾，下象莖葉，小篆變為亏耳。

按字原象形，甲文用為祭名，秦人或加艸為意符，遂有華字，及後華借用為光華意，秦漢人乃另造荂，荂見方言，六朝人又另造花字，日久而華字為借意所專，荂字少用，花字遂獨行」（字例二篇四四頁）

〈大22〉「𠂹才在𠌶宮」

0801 朿

東 不嬰簋弓一矢束 詩泮水 束矢其搜傳五十矢爲一束

〈1393〉「矢束」

大簋

〈1376〉「帛束」帛束

禹簋

〈1341〉「吳姬賓帛束」

盂鼎

〈2707〉「令公室 臣造二束」

曶鼎 東絲

〈0679〉「用匹馬束絲」

敔簋 敔曰 有孚俘 復至十絲束

守宮盤

〈2920〉「易錫守宮絲束」

沈伯簋二 束帛

〈1373〉「報寧宴氏帛束璜」

敔簋

〈1305〉「易錫敔弓矢束 馬匹貝五朋」

〈0663〉「矢五束」

吳大澂曰「東古龜字象形曶鼎」（古籀補七十八頁）

a 劉心源曰『束舊釋𪚥寀不㜌敢錫女弓一矢[illegible]召伯虎敢攗古錄三之二報寢氏帛[illegible]文義並非𪚥字蓋象橫衺交束形是束字也』

(奇觚卷二、二五頁曶鼎)

e 強運開曰『[illegible]曶鼎用匹馬束絲蓋象束縛之形舊釋為𪚥非』

(古籀三補卷六第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束縛也从口木易賁束帛戔戔又詩曰束矢其搜論語自行束脩然字从口木為形者當以束薪為本義轉為凡束縛義字亦或作[illegible]从丨乂』(古籀篇八十七第二七頁)

d 楊樹達曰『[illegible]字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中拾貳頁 吳闓生吉金文錄肆之拾柒 于思泊雙劍誃吉金圖錄考釋捌並釋為束、

于云、鬯係香草、故可稱束、按鬯酒以鬱金草為之、鬯非草也、于說失之、余疑𠂔象龜有頭尾四足之形、當與下貝字連文、謂龜貝十朋也、嘯堂集古錄下冊宗彝葉載文姬匜云、丙寅、子易錫龜貝、用乍作文姬己寶彝、彼云龜貝、與此可互證也」(積微九十三頁盂卣再跋)

高鴻縉曰「說文束 縛也。从口木。書玉切

按字就古形觀之乃橐形之動詞。謂橐必束也。故為託形寄意。不从口木」(字例二篇二〇三頁)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束、縛也。从口木」金文作束及𠂔前者象束橐兩耑之形後者象橫束交縛之 形與東字形近東象橐形束

東同源義别 四

0802 柬

a

柬

柬

命瓜君壺

〈2833〉「柬柬嚣嚣」

林義光曰「說文云柬分別簡之也从束八八分別也按古作柬盂鼎諫字偏旁从二點不从八束也與束義同音異束本義為柬故與柬同音之字如簡編之簡諫諍之諫欄楯之欄弩箙之簡並有約束義柬从束注二點以別於束亦省作柬盂鼎諫或作諫」（文源）

郭沫若曰「柬柬猶侃侃、和樂也、同聲之字有闌闌、王孫遺者鐘闌闌龢鐘、即形容鐘聲之和、又有簡簡、商頌那奏鼓簡簡、亦言樂聲之和、簡簡又訓大乃另一義」（兩攷二三九頁嗣子壺）

ㄑ于省吾曰「東〻王孫鐘作闌〻東闌簡閑古並通彼訓為廣大此訓為平易周書謚法平易不疵曰簡」(雙選上二第二二頁厚子壺)

a b

剌 剌卣

c

剌鼎

<0653> 剌御 王易 鍚剌貝 世明 剌對揚王休

<0653> 剌御 王易 鍚

剌貝 世朋 剌 對揚王休

d

師酉 文鼎

<0667> 用追孝 于剌仲

e

剌觀 鼎

<0521> 剌觀 寶障

f

經典作烈 書洛誥 越乃光烈考武王

大鼎 剌考

<0666> 用乍朕剌考 己白伯盂鼎

g

師虎 簋

<1383> 用乍 朕剌

烈考日庚 障毀

h

揚簋

<1375> 余用乍朕剌烈 考寶白障毀

i

召伯 簋

<1372> 用乍朕剌烈祖 鬯寶毀

j k

大簋

<1376> 用乍朕皇考 剌白障毀 (A.B)

l

無叀 鼎

<0668> 用享于朕 剌烈考

m

琴生 盨

<1495> 用對 剌烈

n

柳鼎

<0664> 用乍朕剌 考障鼎

o

鏖羌 鐘

<0042> 武文 成剌烈

者沪鐘〈0058〉⌐用匋剌△巠戾(A·B)

克鐘〈0053〉⌐王才(在)周康剌△宮

秦公𥂕〈1382〉⌐剌剌△△桓桓

鄀娶𥂕〈1291〉⌐王子剌△公之宗婦鄀娶為宗彝䵼彝永寶用

單伯鐘〈0035〉⌐不顯皇且剌△巠考

〈0611〉⌐王子剌△烈公之宗婦鄀娶為宗彝䵼彝

〈1391〉⌐告剌△成工

〈2151〉⌐盞敢拜頧首曰剌△〃△朕身

〈2445〉⌐盞敢拜稽首曰剌△日朕身

〈2678〉⌐剌△乍兄日辛尊彝

〈2824〉⌐王子剌△公之宗婦鄀娶為宗彝䵼彝永寶用

〈2914〉⌐王子剌△公之宗婦鄀娶為宗彝䵼彝永寶用

〈3012〉⌐我剌△烈考□□□□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烈作剌見廣鐘鼎篆韻引晉姜鼎（薛款識博古圖所摹小異）筠清館金石錄大鼎用作朕剌考己伯盂鼎與此正同剌敦又作剌特反書筆畫小有繁簡讀者皆釋為剌誤矣』（攈古卷三之二．六十五頁虎敦）

「吳大澂曰『剌大鼎剌考或云剌列古通』（古籀補三十四頁）

K 劉心源曰『剌它器作剌（宗婦盤剌公）剌（大鼎剌考）較為明㬎案此即辢字亦即列烈字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注烈猛也文選上林賦吐芳揚烈注烈酷烈皆辢字晉姜鼎揚厥光剌即光烈凡古刻剌祖剌考皆烈字也』（奇觚卷二十四頁無叀鼎）

C 孫詒讓曰『案其字作剌當即剌字左與東帶東字同下畫殺有鋟蝕耳周大鼎用作朕剌考己白盂鼎剌作剌正與此同彼左从（東）者增

「⿱言吕就繫縟非巡東也」（拾遺下二〇頁周寶父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𠜂戾也．从東从刀．刀東者剌之也．按刀東非義．古作𠜂（克鐘）．作𠜂（宗婦彝）．作剌（剌彝）．从刀从刈禾〇東之．與利同字．利（微韻）剌（泰韻）雙聲旁轉．賴從剌得聲．剌實即賴之古文．說文賴贏也．正利之本訓．孟子富歲子弟多賴．史記高帝紀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皆生產收穫之義．收穫取贏．得引伸為恃．故廣雅云賴恃也（釋詁三）．剌亦變作𠜂（大鼎）」（文源）

K 高田忠周曰「按舊皆釋剌．謂為列字段借．然今審篆形．斷非剌又非列也．此⿱刀木明是桼字．⿱刀木即剌省．借⿱刀木之木以為形者．剌列古音同部．通用實如舊說．即知⿰黍刂為⿱列禾字也．說文⿰禾列桼穰也．从禾列聲．其義為桼．其字固當从桼．其从禾者實段借耳．但此等

凡剌字叚借為烈．剌白即烈伯也』（古籀篇八十二第一八頁）

徐中舒曰『剌銅器以為列字，凡列祖列考列公皆作剌．秦公敦剌剌趄趄，又以為烈字，此亦借為烈』（屬氏編鐘圖釋四頁）

唐蘭曰『克鐘說王在周康剌宮，剌字金文一般作為烈字用，剌祖剌考就是烈祖烈考，班簋的亡克競氏剌就是無克競厥烈．烈字與厲通（國語·魯語上的烈山氏就是禮記·祭法上的厲山氏）說文賴字从剌聲，賴字也和厲通（左傳昭公四年遂城賴公羊傳穀梁傳均作厲．說文的癘字就是癩字）所以剌宮就是厲宮，跟昭宮穆宮犀宮等一樣，厲宮就是厲王的宗廟』（考報第二九冊四六頁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

朱芳圃曰「說文束部、剌、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剌之也、林義光曰、按刀束非義、古作剌、作剌、作剌、從刀刈禾。○束之與利同字、利剌雙聲、賴從剌得聲、剌即賴之古文、（文源六五二）于省吾曰、剌係形聲字、應从刀、束聲、（殷契駢枝九）又謂束即卜辭柬字、（同上一）。按林于二說非也、字从革（金文霸字偏旁所从之革可證）从刀、會意、謂用刀分解皮革也、當為列之本字、說文刀部、列、分解也、从刀歺聲、孳乳為𪗲、齒部、𪗲、分骨聲、从齒列聲、讀若剌、剌與列音同用通、凡周金銘辭之作剌者、經傳皆作烈、如召伯虎𣪕作朕剌祖召公嘗𣪕、周書世俘、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剌祖即烈祖、又秦公𣪕、剌剌𧻚𧻚、爾雅釋訓、桓桓烈烈、威也、剌剌即烈烈、是其證也。」（釋叢一二六頁剌）

平心曰「剌讀烈，為金文通例。惟此處當讀厲。烈山氏亦作厲山氏，是烈、厲古通之證。用亂剌疾，即以療厲疾也。古厲癘同文。戰國策趙策、史記范雎蔡澤傳並云：豫讓漆身為厲，厲即癩。荀子韓非子厲憐王之厲，通訓癩人。厲癘或作痢，與金文剌讀烈正相合」（中華三輯九四頁者汈鐘銘考釋讀後記）

于省吾曰「金文稱剌宮，即厲王的廟。是厲王之厲本應作剌。厲剌古字通。史記秦本紀的厲龔公，秦始皇本紀末附秦記作剌龔公，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又金文功烈和光烈之烈，均作剌或剌，烈系後起字。金文剌祖、剌考習見。典籍中則以烈為剌。詩雝的既右烈考，鄭箋訓烈為光。左傳哀二十年的烈祖康叔，杜注訓烈為顯。光與顯意義相涵。因此可知剌王即烈王，與烈祖

烈考之烈，都取義于光顯。逸周書謚法解不知西周諸王之生稱善名，不知厲或烈本為剌之借字，既以殺戮無辜曰厲為惡謚，又于厲字之外別出烈、剌二字，既以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為善謚，又以不思忘愛曰剌，愎佷遂過曰剌為惡謚，昧于文字的通假，以致自紊其例」（考古一九六六第二期一〇一頁讀金文札記五則）

n

劉節曰「剌即烈字，从木从艸从刀，會意，即古裂字，借爲烈。晉邦盦烈考字亦作剌，秦公𣪘烈烈桓桓字亦作剌剌𧻚𧻚」（攷存九二頁至九三頁馬𩣡氏編鐘考）

張日昇曰「按說文云『剌，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剌之也』。甲骨文作剌，金文作剌剌剌諸形，所从與束之作朿形近而非一，許說

可疑劉節謂𠜲从木从㐅从刀乃古裂字朱芳圃謂𠜲从革从刀乃分解皮革會意即列之本字劉朱之說頗相接近劉氏雖未明言字从木㐅刀之意然革字說文謂古文作𠦝齊鞄氏鐘鞄字作𩊚所从革與古文同然𠦝與朿與𢦏謂其形近則可言其一字則斷非于省吾謂剌係形聲字从刀朿聲朿卜辭作朿林義光謂从刀刈禾〇朿之與利同字然卜辭利从刅與古文同乃犁之初文屈萬里說見甲骨文字集釋頁一五一八引說文訓銛乃由犁之利引申為器之利也利益之義更非其朔若以刈禾收穫為說則傳會更甚余意𢦏之𠙵 曰 並𢦏之變象兩手之形於革則為理皮於朿則為扶禾刀即刺所从之刅田器也禾倒則兩手扶植起土重栽故剌有乖戾不正之意段借為烈同音相段也

〈大6〉「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刑)亡競氒剌(烈)」〈大24〉「用乍朕剌且(烈祖)乙白咸

盄姬𥨍毁」〈大47〉「每敏䵼氒光剌(烈)」〈大50〉「唬㱆夙夕剌々趄々」

櫜 毛公鼎 〈0680〉「毋敢龏櫜，櫜廼敄侮鰥寡」△

櫜 散盤 〈2927〉「𢼸之有嗣櫜卌，宜京」△

从櫜

萬」

林義光曰「說文云：櫜，囊張大皃。从櫜省，缶聲。按古作櫜(毛公鼎)，作櫜(散氏器)，从東，缶聲。櫜字說文皆云从櫜省，以櫜例之，疑皆从東。」(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櫜，囊張大皃。从櫜省，匋省聲。非。此从櫜，缶聲也。銘意蓋本義之引伸，龏亦與龔通，龔櫜者自張給供，而極奢侈之意，或通譸，譸張為幻也。」(古籀篇八十七第三一頁)

高鴻縉曰『說文橐橐張大皃。从橐省缶省聲。符宵切。玉篇普到切，又普刀切。

按石鼓文有此字，其文曰何以橐之。惟楊及柳讀如詩白茅苞之之苞。毛公鼎毋敢龔橐＝＝迺侮鰥寡，似其字原从木(橐)缶聲，籀文乃从橐省。(字例六篇二四三頁)』



⿱東貝 說文所無 與囊橐同意

銉篋⿱東貝

〈1325〉「弜師錫銉⿱東日⿱東貝」

強運開曰「[字形]庚午鼎錫賣貝 說文所無从橐省从貝蓋即橐之異文」(古籀三補卷六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舊釋皆作賴非今審篆形[字形]即橐之省略內明从貝此為古字逸文也姑存于此蓋橐貝者與他器所謂乙貝賃貝同皆謂貝名亦或指貝之產所地名也」(古籀篇九十九第四頁)



a



團
呂鼎二

<2723>

「用乍作團△宮旅彝」

<2143>

「用作團△官旅彝」

b



䰞子鼎

<0466>

「䰞子口口宄團△口鼎」

回

回 說文古文作𠄔

卿回父丁爵

〈1795〉

㘡 回

父丁

林義光曰『說文云：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𠄔古文。按回中外俱象回轉之形。』（文源）

商承祚曰『說文：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𠄔古文。案此當是雲之借字。雲之古文作𠄔，象雲气之回轉，因取其意，遂反之而用為回也。』（古攷六十頁）

楊樹達曰『余按甲文有𧼧亘洹諸字，所从之亘皆作此形，則此為亘字也。』（積微一五七頁卿亘父丁爵跋）

高鴻縉曰『按此象淵水回旋之形，故託以寄回旋之意。動詞。後引申為回歸，久而成習，而淵水回旋乃造洄字以還其原。說文，

洄。溯洄也。牽於爾雅毛傳。而爾雅實抄毛傳。詩蒹葭遡洄從之。朱駿聲曰。从水回會意。回亦聲。尚可知洄為纍加字也。甲文回字見院甲九○三片。文曰其尞于回水云云。(字例二篇一八六頁)



a 圖 子廟圖卣

〈2544〉 「子𠓗圖」  b 矢簋

〈1384〉 「成王伐商圖」 「遂省東國圖」



c 散盤

〈2927〉 「氏受授圖矢王于」 「豆新宮東廷」



d 無叀鼎

〈0668〉 「述遂于圖室」

d 徐同柏曰「圖室即太室謂之圖者圖象也象與貌同意」（从古卷二、三頁周鄦專鼎）

d 徐同柏釋圖曰「圖室即太室謂之圖者圖象也象與貌同意」（从古卷十、十二頁周鄦專鼎）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圖畫計難也从囗从啚啚難意也段氏云啚者嗇也嗇者愛濇也慎難之意又啚下曰嗇也从口从㐭㐭受也古文作㽰又㐭下曰穀所振入也宗廟粢盛蒼黃㐭而取之故謂之㐭从入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㐭啚圖三字義相關

可見矣但許氏云㐭字从入說誤可正𠷎全然象形也但㐭字已从口又从口作圖似啚圖當同字者然啚之从口，即囗字囗繞而收積不出于外之意又圖之从口，即方字古文口〇之口與囗作口微別矣方者矩也正也所以計之意也與或又作國再从口〇之口者自異也』（古籀篇十九第二二至二三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圖畫計難也从口从啚啚難意也按圖無啚吝之意都鄙之鄙古但作啚（雍伯尊彝）圖地圖也从口（囗）啚古作圖（子𤸫圖器）作圖（無叀鼎）』（文源）

b 陳夢家曰『兩圖字應讀作邊鄙之鄙圖之作鄙猶金文國之或作或』（金選三〇頁西周銅器斷代宜侯夨𣪘）

a 馬叙倫曰「圖者說文畫計難也。然非本義亦非本訓。蓋古書圖謀字皆借為慮也。圖為啚之後起字。故衛恒古文官書謂圖啚二形同而啚實為亩之後起字（詳疏證）。亩者藏穀之所也。」（刻詞五一頁圖卣）

楊樹達曰「說文六篇下口部云：圖，畫計難也。从口从啚，啚難意也。今按許君釋啚為難意，與口義既不相會，从口从啚與畫計難之訓又不相關，此不得其說而強為之辭，非字之真義也。余依形求義，圖當訓地圖，从口者，許君於同下云口象國邑是也。國邑，今言城市，从啚者，余往歲撰釋啚篇，定啚為鄙之初字，禮記月令曰：四鄙入保，鄭注云：鄙，界上邑。物具國邑，又有邊鄙，非圖而何哉。書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

圖及獻卜偽孔傳曰洛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幷卜之遺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周禮地官大司徒曰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鄭注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天官小宰曰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司農注曰圖土地圖也又司會曰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鄭注曰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地官小司徒曰地訟以圖正之鄭注曰圖謂邦國本圖夏官職方氏曰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鄭注曰天下之圖如今

司空輿地圖也。荀子榮辱篇曰：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楊倞注曰：圖謂模寫土地之形。此皆圖字之本義也。許君不識啚文，遂迷圖義，形義乖舛，不可通矣。

圖有畫計之義者，凡有謀畫，必稽之於圖籍。蕭何收秦丞相御史圖書，沛公因得具知天下阨塞。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並見史記是其事也。地圖者，圖之初義也，實義也。圖謀畫計，圖之引申義也，虛義也。凡造字之始，其義必實，引申之，則漸即於虛。許君不知此，故謹不訓寡言，而釋為慎；許不訓送杵聲，而釋為聽；啚不訓鄉鄙，而釋為嗇；嗇不訓收穀，而釋為愛濇；與圖訓為畫計，皆誤以引申之虛義為造字之始義，故形與義齟齬不合也。（小學五六至五七頁釋圖）

a 國 不从口

毛公鼎 或字重見

<0680> 「廼唯是喪我或（國）」

b 鄁𩰫鼎

<0611> 「保辥鄁國」

c 彔卣

<2728> 「淮夷敢伐內國」

d 保卣

<2725> 「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

e 王孫鐘

<0060> 「余専昀于國」

f 國差𦉜

<2999> 「國差立事歲」

g 蔡侯鐘

<0054> 「建我邦國」 (A.B)

i 末距悍

<3164> 「國差商賁未」

<1291> 「保辥鄁國」

<2144> 「虘淮夷敢伐內國」

<2824> 「保辥鄁國」

<2914> 「保辥鄁國」

<3012> 「保辥王國」

丸 陳夢家曰「東或之或从弋从回，西周金文則从亘是其省形」。辥亦有回字（林2.2.16.）象邑外四界之形（金選二三頁西周銅器斷

代保自

高鴻縉曰「說文或　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　域或又从土于逼切

按或即國之初字从口一為地區之通象合之為有疆界之地區之意為通象故為意象而屬指事符益之以戈聲故為指事符加聲之形聲字周時借用為或然之或乃加口(即圍字)為意符作國或加匚(即區之初文)作國或加邑作𢧢但國字𢧢字均不傳徐灝曰邦謂之國封疆之界謂之域古但以或字為之是也許錄國字或文殆誤以𢧢為域」(字例五篇一六二至一六三頁)

<大50>

「竈又造佑下國」



囿 假借為有

秦公簋 竈囿四方

<1382> 竈造 囿厶佑

三方

a楊樹達曰「囿域二字音義並近，古通。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國語楚語云：王在靈囿，韋注云：囿，域也。此皆以二字音近，以域釋囿。（有聲在咍部，或聲在德部，二部為平入音）詩玄鳥云：奄有九有。文選二十五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作：奄有九域。荀子禮論篇云：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作：人域是。詩長發云：九有有截。晉書樂志廟樂歌作九域有截。此有域二字古通之證也。」（積微四十五頁秦公毁再跋）

高鴻縉曰「說文：囿，苑有垣也。从囗有聲。一曰禽獸曰囿。 籀文囿。于救切。

羅振玉曰或从茻與棥同意

按字原倚四屮或四木畫其囿垣之形由物形田(非田字)生意故為畜禽獸有垣之囿名詞戰國時或改為形聲字作囿从囗(圍本字)有聲(字例二篇二四七頁)

a 圃 从屮在田从囗

御尊 王在圃

〈2131〉 王在圃△雚京

b 御止盉 在小圃

〈1243〉 在小圃△

a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讀此文者皆曰王在圃。予獨謂是王在廟。廟古廟字。見儀禮士冠禮註。詩清廟序釋文本又作庿。古屮字亦作屮。中从苗而外為四周之象。非廟而何。（攈古卷二之二，六十一頁癸未尊蓋）

a 方濬益曰：說文圃下云種菜曰圃。从囗甫聲。此从甾。甾為屮在田上。正象圃中種菜之形。與苗从艸在田上同意。（綴遺卷十七，二十七頁御尊蓋）

a 吳大澂曰：圃古圃字。从屮在田。从囗。象圃種菜形。御尊蓋。（古籀補三十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吳(天澂)氏於下篆云古圃字从屮在田从口象圃種菜形非凡金文尃字作𤰔从又从𤰔與此相合屮屮皆為父字明矣然則此篆从口从𤰔𤰔與从用父聲甫字全別愚竊謂𤰔从田从父聲古圃字也說文圃種菜曰圃从口甫聲爾雅釋地釋文字亦作圃布亦从巾父聲也又周禮太宰二曰園圃毓草木注樹果蓏曰圃蓋種艸木謂之園圃種禾穀曰田其義近矣故田字从口十以象阡陌𤰔字从田父聲其形同而其名異故也後世又加口作圃小篆譌作圃从甫聲遂失古形然則尃字亦古文从又从𤰔聲可識耳亦知𤰔或作圕猶員又从口作圓耳』(古籀篇十九第一八頁)

a

吳闓生曰『圕翁祖庚謂即㽎字羅本有㽎父乙尊與此同又有斧父乙尊斧亦象廟形也舊釋圃非』(吉文卷四第九頁御尊)

a

因

陳侯因資錞

〈1503〉「陳侯因資曰」「其唯因△

資嬰揚皇考卲練昭統」

a 高田忠周曰「敦文作因資亦同人資咨同音通用資即齋字猶齋粢同字而銘云因咨即史記齊威王名因齊是也咨資皆為借字而因字皆同耳按說文因就也从口从大會意之恉不明矣愚謂因即姻字古文說文姻下曰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因从女因聲此依後出文而立說也抑大者人也丈夫也亦壻也壻下曰夫也夫下曰丈夫也即大丈夫也又口與介同意古文家字或从口作⿴囗家客字从口作⿴囗客作⿴囗客可證矣从口从大大在口內即壻家也壻者就于婦家也故轉為就也廣雅因親也就也詩皇矣因心則友傳親也皆是也」(古籀篇十九第二四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因就也。从口大。江氏永云象茵褥之形。即茵之古文。中象縫綫文理。按口大無因字義。訓因為茵是也。古作因陳侯因資敦。弼篆从丙。古从因。毛公鼎宿篆从丙。古从因。𨪅叔敦因亦因字。並當為茵。於形意方合。廣雅丙席也。丙亦即因字。說文云丙舌皃从谷省象形。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按丙為古貌無他證。弼宿皆从因。古當無丙字。』(文源)

高鴻縉曰『說文因就也从口大。於真切

江永曰因象茵褥之形。即茵之古文中象縫綫文理。

林義光曰按口大無因字意。訓因為茵是也。古作因。弼篆从丙。古从因。宿篆从丙。古从因。因亦因字。並當為茵於形意方合。廣雅丙席也。丙即因字。說文丙舌皃。从谷省象形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按丙為舌貌無他證。弼宿皆从因。古當無丙字。

說文席籍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从巾庶省㕩古文席从石省祥易切

按囙即㕩之初文象形後因借為原因因為之因形亦變為口大於是乃加石省聲作㕩後㕩復變為席从巾石聲又變作席因與席之形意遂相遠矣後世更於因上加艸以示艸製作茵因旁加韋以示革製作鞇俗並於席上加艸以示艸製作蓆加竹以示竹製作⿱竹席更孳乳不可究詰矣(字例二篇一四三至一四四頁)





䡷

庚壺

<2837>

齊三軍

䡷口

圂

毛公鼎 圂湛于艱

〈0680〉 今小子圂 湛于囏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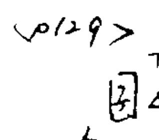
高鴻縉曰圅字前人俱釋家近人有釋圂以為圂湛乃聯綿字(同音異義之聯綿字別有惛忱)猶言陷溺也縉按此釋非也家字从宀宀古作介上象屋宇左右象兩壁其或作冂者乃穴居之象形圂字从囗口古作冂象回帀之形冂與冂兩者不同今此字作圅所从者乃冂非囗是家非圂也本鼎有弦字作𢎘王靜安曰𢎘古弦字弦之作𢎘猶家之作圅矣可互證且字內豕亦非豕乃古豭字承甲文字而變小篆始省从豕作許氏說為豭省聲實有所本是圅更不容為圂(毛公鼎集釋八一頁)

0815



說文所無

鼎文〈0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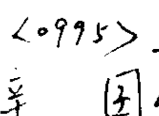




文辛

盉〈0995〉

辛𩔙作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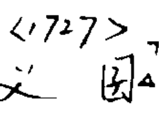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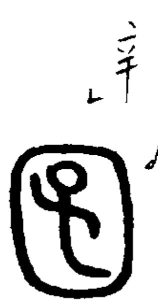


文辛

爵〈1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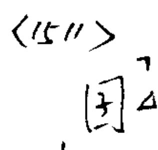
父





辛

爵文〈1511〉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乃四圍邊界，如亞形之例，其文則子，若唐顧況囝詩，方言俗體，非古所有。」（攈古卷一之一、十一頁子爵）

吳大澂曰：「象子在懷抱形，與包字同意。」（愙齋二十二册十二頁囝字爵）

吳大澂曰：「囝疑古包字，爵文。」（古籀補附錄二十一頁）

劉心源曰：「囝或釋包，案青箱雜記，閩人呼子曰囝，正字通，閩音讀若宰，亦作崽，楊時偉正韻箋，觧韻，逸字收崽，讀若濺。心源案

今湖北崇陽蒲圻通城通山皆呼子如宰即囝字非獨閩也又通志六書略謂囝即月字焦竑俗書刊誤引唐武后字日作𡆠月作囝集韻囝音月武氏所製字亦有所本𡆠即說文日下古文作𡆠者囝已見於此銘特用為月字無謂也』(奇觚卷七.五頁囝爵)

強運開曰『[illegible]囝父辛爵說文所無集韻九件切音蹇閩人呼兒曰囝正字通閩音讀若宰青箱雜記唐取閩人子為宦官顧況有哀囝詩據此爵文是古本有囝字矣吳愙齋以為即包之古文未塙』(古籀三補卷六第五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無囝字集韻囝九件切音蹇閩人呼兒曰囝又魚厥切音刖與月同唐武后作埊武后傳會古字以別作

義也古囝字自有音義也許氏不收此為逸文然愚竊謂說文汓字或作泅又金文人子兩字通用疑囝亦因字異文閩人借用為呼兒之用而音義亦轉訛矣」（古籀篇十九第二五頁）

d 馬叙倫曰「囝」所從之口似即說文之囗圍之初文亦垣之初文也或為亞之異文口中箸子疑是今所謂接生者之圖語言接生者之家也」（刻詞十三頁子爵）

a 員 从鼎

員父尊

<2065>「員父作寶尊彝」△

b 員尊

<2123>「員作父壬寶尊彝」△

c 員壺

<2761>「員作旅彝」△

d 員盉

<1916>「員作盉」△

e 員鼎

<0613>「王令員執犬」△

a 徐同柏曰「鼎字从鼎見石鼓文說文云籀文以鼎為貝」(从古卷十三、二十二頁周員父尊)

a 高田忠周曰「按此篆以鼎為貝古籀並恆見之例也又上○正圓古文○聲小篆作口失其恉但員為○聲故古或以員為○而後又加口作圓从員聲以為口○之○專字亦猶初有亩字㐭字从亩聲而後亩亦作廩从㐭聲之類古今文字之變此類不尠矣孟子方員之至也正以員為○未作圓也」(古籀篇二十二第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員物數也从貝口聲按古作⿱口鼎員父尊彝从口从鼎實圜之本字○鼎口也鼎口圜象省作員員父敦」(文源)

高田忠周曰「說文員物數也从貝口聲口當作○古方圓字作口○若作口聲音不合矣又說文籀文从鼎作⿱口鼎段氏云鼎下曰籀文以鼎為貝字故員作⿱口鼎則作⿰鼎刂又按員圓元通用孟子方員之至也即大戴曾子天圓所謂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是也借員為○段借義專行與本義稍亂焉於是方員字殊加口以分別非古意也」(古籀篇九十九第四二頁)

高鴻縉曰「按○為意象字本即方圓之圓之初文見商周金文錄遺第15號鼎文狀詞後加鼎為意符作⿱口鼎言鼎之口正為圓形也後又省从貝作說文員物數也从貝○聲⿱口鼎籀文从鼎王權切足見方員之員又借用為物數名詞於是後人又於員

外加囗為意符作圓以還其原說文圓圜全也从囗員聲讀若員王問切○字雖不見經傳而文字偏旁有之如園圃等字从之得意韋袁等字从之得音○字又借用為圍繞之意動詞說文圍守也从○韋聲羽非切是○又用借意以造字也（□字例三篇六四頁）

〈大8〉

「員從史旗伐會鄶」「員先內入邑」「員孚俘金」

a 貝 辛巳簋

〈1253〉 錫貝一朋

b 望爵

〈1845〉 公錫望貝

c 亞盉

〈1945〉 亞中（?）貝侯矢 匽侯錫亞貝

d 孟爵

〈1850〉 賓𩕍貝

e 貝隹觚

〈2278〉 貝隹錫

f 卿宁簋

〈1243〉 王□商卿□貝

g 戌寅鼎

〈0552〉 錫貝

h 戍甬鼎

〈0617〉 王商戍甬貝一朋

i 西中角

〈1867〉 王錫𦉢䑢亞□矢貝

j 天君鼎

〈0608〉 天君賞氒征人斤貝

k 𢀛角

〈1866〉 子錫𦉢□𢀛貝

l 宰椃角

〈1868〉 錫貝

m 朋 五 我鼎

〈0647〉 遣□□于□貝五朋

n 能匋尊

〈2134〉 能匋錫貝于氒□公矢匋五朋

o 𩰚攴尊

〈2133〉 王錫𩰚攴貝朋用乍卿

p 乙亥鼎

〈0623〉 商貝

q

r 小子射鼎

<0604> 子錫小子四弄 王商貝△ (A.B)

s 丁未 角

<1865> 規商賓 延貝△

t 趙卣

<2713> 易貝△ 五朋

u 宰甾 簋

<1280> 王光宰甫 貝△五朋

v 小子野 簋

<1232> 卿事錫小子 野貝△二百

w 庚嬴 卣

<2731> 易錫貝△十朋 又丹一㭒

x 臣辰 卣

<2730> 貝△

y 御尊

<2131> 王賞 御貝△

z 匽侯 鼎

<0589> 王賞貝賁 貝△廿朋

卣

a' 全簋

<1377> 姜商賓 全 貝△十朋

b' 虘伯 簋

<1178> 周貝△十朋 又四朋

c' 寧鼎

<0641> 寧子俘 貝△

d' 師遽 簋

<1351> 王乎呼師艅易錫 師遽貝△十朋

e' 女嬃 鼎

<0559> 癸日賞嬃 貝△二朋

f' 敄卣

<2735> 王易錫公貝△五十朋 公易錫 氏十歲順子效王休貝△廿朋

g' 榮簋

<1270> 隹□月□□□□各王□□氏十 □□又榮□□□□貝△百朋

4001(6.339-0817)

j' 㚸簋 ⟨1164⟩ 㚸休錫瀕事貝△

k' 呂鼎 ⟨0649⟩ 貝△世朋

l' 門簋 ⟨1201⟩ 王易錫貝△

K' 富鼎 ⟨0645⟩ 侯錫富貝△金

l' 齒鼎 ⟨0534⟩ 易錫乍冊齒貝△

m' 保汝母簋 ⟨1162⟩ 保汝母易錫貝△

于庚姜

n' [illegible]簋 ⟨1333⟩ 易貝△五朋

o'

p' 小臣謎簋 ⟨1357⟩ 遣征自五齵貝△ 小臣謎蔑曆眔易錫貝△

q' [illegible]卣 ⟨2712⟩ 公易錫乍冊[illegible]貝△

r' 息伯卣 ⟨2703⟩ 息白伯錫貝△于姜

s' 睘卣 ⟨2717⟩ 𡰥白宾儐睘貝△布

t' 戱簋 ⟨1305⟩ 易錫戱弓矢束馬匹貝△五朋

u' 史懋壺 ⟨2831⟩ 王乎呼伊白易錫懋貝△

v' 鄺伯𠭰簋 ⟨1342⟩ 鄺錫白伯𠭰貝十朋△

w' 德鼎 ⟨0502⟩ 王易錫徝德貝△廿朋

x' 啟尊 ⟨2122⟩ 子光商賞子[illegible]啟貝△

g' 周寥鼎

<0622> 「錫貝△五朋」

z'

a'' 敄八卣

<2701> 「王錫馭御八貝△一具」(A·B)

b'' 昌夷簋

<1284> 「趞叔休于小臣貝△三朋」

c'' 小臣豐鼎

<0572> 「旺? 商賞宗庚豐貝△一朋」

d'' 剌鼎

<0653> 「王易錫剌貝△世朋」

e'' 敬弔簋

<1317> 「𣏟貝△十朋」

f'' 呂伯簋

<1372> 「公[illegible]貝△」

g'' 禹尊

<2121> 「禹錫貝△于王」

h'' 從鼎

<0503> 「白伯姜易錫從貝△卅朋」

i'' 卲卣二

<2721> 「卲其易錫貝△」

<0492> 「王口貝△銅口口口在寑」

<0504> 「仗易錫中貝△三朋」

<0509> 「交從嘼嘼來口王錫貝△」

<0513> 「休王易錫𩰫父貝△」

<0528> 「尹商彥貝△二朋」

<0529> 「王錫𤍽貝△」

<0578> 「錫貝△」

<0590> 「唯成王大桒才在宗周商賞獻侯𩰫貝△」

<0639> 「公易錫旅貝△十朋」

<0677> 「貝△冑一」

<0747> 「王光商御貝△」

<0813> 「王商作冊般

貝△」<1157>「保侃母錫貝△于南宮」<1181>「口子錫規貝△廿朋」<1213>「商𡢁貝△朋」
<1275>「迺易史臨貝△十朋」<1293>「公姛錫奢貝△」<1303>「錫貝△五朋」<1325>「弜師錫𢑚
𠂤白畫貝△」<1837>「貝△隹易錫口冊」<1849>「令大保于𩰫御正口貝」<1896>「王
錫小臣邑貝△十朋」<1951>「罘賞賞卣䜌貝△」<2124>「揚賞小子夫貝△一朋」<2127>「公
錫𢇛貝△」<2128>「錫𩰬劭貝△朋」<2130>「攸貝△𩒨廟」<2132>「𤆍休于世季受貝△三
朋」<2132甲>「錫孖貝△又朋」<2135>「賞𦋌貝△」<2137>「叀伯賓用貝△布」<2139>「易錫
貝△五朋」<2144>「錫貝△十朋」<2148>「王錫公貝△五十朋」「公錫厥𪏽子效王休
貝△廿朋」<2279>「午𤔲婦貝△于𤦎用作日乙尊明彝」<2432>「周公易錫小臣
單貝△十朋」<2689>「商小臣豐貝△」<2690>「子易寽貝△」<2707>「貝△十朋」<2720>「𣳪
貝△五朋」<2724>「賞𠭯貝△二朋」<2728>「易錫貝△十朋」<2801>「王姛錫保𢓊母貝△」
<2708>「子商小子省貝△五朋」<2724>「子曰貝△隹𦰩女曆」

吳大澂曰「𦥑海介蟲也象形許氏說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周窓鼎」（古籀補三十四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泉又鼎字解曰古文以貝為鼎籀文以鼎為貝段氏云二貝字小徐皆作貞郭忠恕佩觿云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則亦誤今正京房說貞字鼎聲此古文以貝為鼎之證也許說⿰鼎刂⿱口鼎⿱雨鼎⿰鼎女籀文之則員霣妘字此籀文以鼎為貝之證也此論為是然以金文論之小篆作貝亦以鼎為䝪也」（古籀篇九十九第一頁）

參閱0449貞字條聞宥說

高鴻縉曰「貝原為海介蟲象形，及用為交易媒介物，貝始有財貨之意。後世凡从貝之字，皆訓財貨，而非海介蟲。借意行而本意晦也」(字例二篇五二頁)

〈大4〉「賓儐図貝」〈大7〉「孚俘貝」〈大11〉「貝十朋」〈大12〉「王易錫貝五十朋」〈大13〉「易錫貝」世孚〈大19〉「賚敔圭鬲図貝五十朋」

a b

賢

賢簋

〈1301〉「賢從」「晦畮賢」

百晦畝疆糧

〈2830〉「歲賢鮮于」

高田忠周曰「按金石聚云說文臤堅也古文以為賢字已見臤部說文堅豎字皆以臤為主至貝部賢則云从貝臤聲似以貝為主臤部臤下云貝堅實也則貝亦取堅義蓋賢為籀文也蓋張氏說臤堅賢皆為同字古義固當然矣唯中古以來分別為用說文賢多材也从貝臤聲莊子徐無鬼以財分人之謂賢賢字會意之恉顯然矣段氏本改作多財也是又一本作多才也亦為叚借字」(古籀篇九十九第七頁)

〔古文字形〕a

貣 从戈 經典作忒

蔡侯鐘 不愆不貣

〈0054〉「不愆愆 不貣忒」

〔古文字形〕b

〔古文字形〕c

郘大叔斧 貣車之斧

〈3162〉「郘大叔以新金為 貣車之斧」(A.B)

b 方濬益曰『說文貣副益也从貝弋聲弋古文二此貣从貝从戈不惟失其義并失其聲當因形近而誤非尋常渻文比也』(綴遺卷二十九．三頁呂太叔斧)

b.c 強運開曰『〔古文字形〕〔古文字形〕郘大叔貣車之斧吳書釋旨貣未塙容庚云貳車之文常見于經典如周官道僕掌貳車之政少儀乘貳車則式此殆是貳字所見甚是』(古籀三補卷六第七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貣從人求物也从貝弋聲荀子儒效貣而食注行乞也段借為忒史記宋世家引洪範衍貣禮記中庸其為物不貳貣字誤作貳又貸施也从貝代聲大戴千乘以財投長曰貸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司農注謂從官借本賈也廣雅釋詁貸借也段借為忒廣雅釋詁貸借也由是觀之貣貸殆同字也貣主于借貸主于與實一義之反轉也後世一即加人以分別遂為一部兩出者然則貸元从貣从人而貣亦自有所受意于貸耳』(古籀篇九十九第一一頁)

〈大53〉

「夙莫暮不貣忒」

(a) 賸 不从貝 說文一曰送也

通侯

弔上匜 朕字重見

〈2981〉「㠱大內史弔叔上乍作弔叔嬇賸△媵盨、匜」

(b) 魯伯盤

〈2885〉「魯白厚父乍仲姬俞賸△媵般盤」

(c) 蘇洛鼎

〈0547〉「蘇洺妊乍作虢妃魚母賸△媵」

(d) 弔姬簠

〈1435〉「曾侯乍作弔姬邛嬭賸△媵器𪔛彝」

(e) 尹弔鼎

〈0437〉「尹叔乍陽姞賸△鼎」

(f) 蘇甫人匜

〈2944〉「蘇甫人乍嬭妃襄賸△媵匜」

(g) 弔男父匜

〈2976〉「叔男父乍為霍姬賸△旅匜」

(h) 復公子簋

〈1257〉「作我姑鄧孟嫚賸△簋」

(i) 禹鼎

〈0678〉「肄武公亦弗叚望賸△聖且祖考幽大叔懿叔」「肄禹亦弗敢惷賜共賸△辟之命」

(j) 蔡大師鼎

〈0642〉「蔡大師𦙃賸△媵鄦叔姬可母飤繁」

k
番匊生壺

〈2826〉番匊生鑄媵賸壺
用媵賸厥元子孟妃乖

ℓ
魯遵(?)父盨

〈1245〉魯大
宰遵

父乍作季姬
牙媵賸簋

m
周棘生簋

〈1235〉周棘生乍楷
娟(?)妘(?)媵賸毁

n
鰟姬作
旅媸(?)盨

〈1244〉鰟姬
乍旅

媸(?)媵
毁

o
楚季盤

〈2902〉楚季苟乍嬭陳(?)
媵賸顋(?)般盤

p
鄦子
簠

〈1442〉用媵賸孟
姜秦嬴

q
子仲
匜

〈2980〉魯大嗣徒子仲白乍作
其庶女厲孟姬媵匜

r
齊侯
盤

〈2918〉齊侯乍媵賸寬
𠂤(?)孟姜盥般
盤

s
魯伯大父
作孟姬簋

〈1245〉魯白大父乍
孟[姬]姜媵毁

t
伯家
父簋

〈1328〉按此器目
銘文內
不見
此字

u
輔伯
鼎

〈0544〉輔白雁父乍豐
孟娟妘媵鼎

v
龔妊
甗

〈0785〉龔妊媵
甗 (?)

曩侯簋

〈1226〉鄧侯作生姞媵簋(A·B)

取虘匜

〈2965〉用媵之麗奴

或从人 季良父簠

〈1427〉季良父作宗媜媵簠(A·B)

樊君鬲

〈0725〉樊君作叔嬴嬭媵器寶鬻

或从女 干氏弔子盤

〈2904〉干氏叔子作中姬客母媵般

或从土 曩伯盤

塍字重見

〈2913〉曩白伯塍媵嬴尸母盥盤般

或从手 秦公簋

一斗七升奉簋

〈1382〉卣元器一斗七升奉毀

<0507>「倗仲乍畢媿賸鼎」<0640>「齊侯作賸寡口孟姜膳鼎」<1207>「白(伯)家父乍孟姜賸毀」<1238>「孟㚸父作幻白婞媵毀八」<1246>「魯白大父乍仲姬俞賸毀」<2882>「穌甫人乍嫚妃襄賸般」<3887>「京弔叔乍作孟嬴賸(媵)般盤」<2900>「用賸之麗奴」<2975>「齊侯作賸寬口孟姜盥盂」<2979>「敶子乍作𡢁孟爲媯穀母媵(媵)鎰」<3012>「賸媵薑盨 二酉」

c 阮元曰「賸說文云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副也此賸字取贈送之義」(積古卷四、十頁魚冶妊鼎)

b 吳榮光曰「說文賸送也副也其字與媵本同義非媵之假」(筠清卷四第二十九頁周魯伯厚盤)

2,a' 潘祖蔭曰「周孟伯說桉說文賸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一曰送也副也以證切錯曰今鄙俗謂物餘為賸古者一國嫁女二國

往媵之言送也副貳也義出于此也云云說文無媵字古蓋本作賸其从女作媵者孳字耳或从人作偻又益孳矣此器作⿰亻賸則媵之別文而偻之濫觴實皆賸之重文也」(攈古一冊四七頁季良父盦)

z方濬益曰「說文⿰亻灷送也从人灷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送女按許君所引即呂覽本味篇以伊尹媵女語惟古無媵字彝器銘止作朕或作賸此从人作⿰亻賸知說文之⿰亻灷即⿰亻賸之渻文經典又通作騰儀禮公食大夫禮眾人騰羞者鄭注騰當作媵燕禮注今文媵皆作騰又通作揚禮記檀弓杜蕢揚觶鄭注禮揚作媵燕禮媵觚注媵或讀為揚蓋媵與騰聲近媵揚一聲之轉也」(綴遺卷八、八頁季庸父盦)

C 高田忠周曰「劉氏云賸說文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副也案送副義即媵字。他器多用朕為之。此為邵妊送虢妃魚氏之物。故云賸也。此說為是說文賸物相增加也从貝朕聲俗字作剩是也。又一曰副也。為本義之轉也。廣雅釋詁賸二也亦同又一曰送也。朱氏駿聲說此義即段借為倴字亦作朕」（古籀篇九十九第一一頁）

S 容庚曰「說文解字倴送也从人灷聲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倴女今經典作媵說文所無金文作賸或省作朕或假作塍」（寶蘊六五頁周魯伯大父簋）

〈大30〉「楚王賸（媵）邛（江）仲嬭南龢鐘」〈大34〉「黃大子白克乍（作）仲嬴[illegible]賸（媵）盤」〈大39〉「宋眉父乍（作）寶子賸（媵）鬲」

賞 賞 屭羌鐘

「賞△子韓宗」〈0042〉「賞△子旃宗」

賞 从貝从尚省聲，孔爲償

曶鼎「償曶禾十秭」〈0679〉「限詒曰䛐、剸卑俾我賞△償馬，弋必唯朕□□禾是賞△償」「賞△償曶禾十秭」「□如來歲弗賞△償」

b 吳大澂曰「賞从貝从尚省，小篆加人作償，曶鼎」（古籀補三十五頁）

a 容庚曰「說文賞，賜有功也；賣，行賈也。古金文賞錫字皆作商，或賣，此獨作賞，與說文同」（善圖第四頁屭羌鐘）

賜 从目

虢季子白盤

賜字重見

<2955>

王賜△乘馬

庚壺

<2837>

□□□□

余台(以)賜△女(汝)

□

贏　叚借為嬴

庚嬴卣鼎文从女

〈2731〉「王各于庚嬴宮」「王蔑庚嬴曆」「庚嬴對揚王休」

〈0344〉「贏氏乍寶鼎」

α吳大澂曰「□古羸字今从网古从貝庚羸卣」（古籀補五十六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贏有餘利也从貝𣎆聲按𣎆非聲段氏玉裁云當从貝嬴嬴者多肉之獸也故以會意古作□庚嬴尊彝」（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皆作羸妄亦甚矣今審字明从貝又□者與嬴字所从𣎆作□相同此唯有增筆而少異耳況嬴字有从

人作𦝠者。正與此篆相合。可證然則此明哲贏字也。說文「贏
賈有餘利也。从貝𦝠聲」朱氏駿聲云。从貝从𦝠。𦝠為會意。𦝠多肉
獸也。左昭元年傳「賈而欲贏。而惡囂乎」又管子國蓄「以正戶籍
謂之養贏」注謂「大賈蓄家也」秦策「珠玉之贏幾倍」廣雅「贏益也
餘也過也」（古籀篇九十九第二一至二二頁）

劉節曰「古金文有庚𦝠鼎。庚贏卣。吳雲釋為庚羆。（兩罍軒彝器圖釋卷六）
吳大澂亦釋為庚羆。（愙齋集古錄卷十九）海寧王先生釋為庚贏。（觀堂別集卷一）
王先生曰「歸安吳氏藏卣銘曰。王格于庚贏宮。舊釋庚羆。余謂
此字从貝。从𦝠。當是贏字。假為女姓之贏。上虞羅氏藏一鼎銘
云。𦝠氏作寶鼎。字亦从貝。惟筍伯大父盨有𦝠字。芮君盉有
𦝠字則徑作𦝠。春秋左氏宣八年經。夫人𦝠氏薨。葬我小君敬

嬴公簋並作熊觀于鼎卣二器可知熊嬴相混之故矣節按春秋宣公八年經左氏傳作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葬我小君頃熊按𪁺字一邊作𡴎一邊作多故與能字相近从貝故誤釋為羆然其字从𣎆从貝王先生釋為贏字至確定遠方濬益亦釋為嬴贏並言嬴是蝸牛綴遺齋彝器考釋卷十二此外攈古錄尚有鄦季尊及𪁺作祖丁爵並是同部族器茲又有進者嬴究是何物庚嬴之名又作何解故作釋贏以廣之

說文第四篇肉部𣎆字解云或曰嘼名象形今就𪁺字之形構觀之實象一海介類動物故从貝然而筍伯簋作𪁺其字从女从𪁺與𪁺字之𡴎旁相同芮君𪁺字从女从𪁺其上體作𪁺形仍與卣簋二文相似惟位置不同而已呆同段作𪁺其右傍仍是𣎆字惟許子盞作𪁺乃嬴字之正體庚嬴卣之𪁺字為嬴

字之正體考之經傳其字或从虫作蠃詩經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此蜾蠃雖同一轉語當爲草蟲類已見爾雅釋蟲禮記中庸篇夫政者蒲盧也鄭玄以爲蒲盧即蜾蠃恐非國語吳語文種曰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韋昭云蠃蚌蛤之屬此蒲蠃當即蒲盧淮南子說山訓月盛衰于上則蠃蜌應于下蠃蜌實蒲蠃之倒言夏小正雉入于淮爲蜃雀入于海爲蛤傳云蜃者蒲盧也足證鄭氏之說未確儀禮士昏禮葵菹蠃醢今文蠃爲蝸儀禮中數見並見周禮天官鼈人醢人又有蠯蠃醢蜃蚳醢今按說文蝸蝸蠃蒲盧也蚳古文作𧑃可知蠃之本字當作蠃亦名蜃實即蝸牛俗名蒲盧或作蒲蠃或作僕纍山海經中山經青要之山南望墠渚是多僕纍郭璞云僕纍蝸牛也舊說以蒲盧註僕纍同一轉語甚是雖異說紛紛蜃蚳蝸後誤入正文郭璞即以爾雅說註

嬴古有以為介類之總名。以為昆蟲則非也。
考之於甲骨文其字亦有蹤跡可尋。諸家於卜辭中大體得三類字皆釋為龍字。第一類如[illegible]字見於鐵雲藏龜六二頁三片。羅振玉以為龍字。此外第二類如[illegible]字見前編四卷五四頁一片。羅氏亦以為龍字。其同形稍變者如[illegible]字見前編四卷五三頁四片。如[illegible]字見鐵雲藏龜百五頁三片。如[illegible]字見前編四卷五四頁二片。如[illegible]字見後編上卷九頁五片。如[illegible]字後編上卷三十頁五片。如[illegible]字見前編七卷二一頁三片。如[illegible]字藏龜二百六頁三片。如[illegible]字見龜甲獸骨文字二卷二三頁十七片。如[illegible]字見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五頁十五片。此一類字大體依一種形構省變而成。其字形中以平字為主。諸家以為即龍字偏旁。許君所謂童省聲者也。作者以為即[illegible]字上體[illegible]形之

省變實即芮君盦嬴字之上體[glyph]形其第三類如[glyph]字見後編
下卷六頁十四片羅氏亦以為龍字其同類者如[glyph]字見鐵雲
藏龜拾遺一頁五片如[glyph]字見前編五卷三八頁三片如[glyph]字
見前編四卷五四頁三片再與上引龜甲獸骨文字二卷二三
頁十七片一字相比知亦為同類之省變其中諸字所共有之
[glyph]形即貝字所共有之[glyph]形即芮君盦嬴字之下體[glyph]形綜觀
諸家認為卜辭中之龍字除第一類與本文無關外第二三類
雖形體大異而各字形構間之關係自有淵源可尋其意義大
都作地名用前編卷二頁十三片 六辛未卜囯[glyph]貞囗今月
亡畎續編卷四頁二十六片二貞勿乎帚姘伐[glyph]方後編卷上
頁九片三丁卯卜王于𢓊告並是地名天問曰鴟龜曳銜鮌何
聽焉上舉甲骨文第三類像鴟龜曳銜之形爾雅釋魚鼈三趾

能張衡東京賦亦曰能鼈三趾上舉第二類像能鼈戴甲之形實贏類之別名也古代傳說大都以鯀死化為黃熊或作黃龍左傳昭公七年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經典釋文熊作能離騷又重之以修能王逸云一本作熊考其原始亦如熊贏之混山海經海內經歲十有二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部郭璞註引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足見古人久已誤贏為龍故天問又云焉有虯龍負熊以遊又云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然此一故事見於呂氏春秋者更可以證成能之為贏而鯀實即此一動物之神化行論篇曰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

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旌舉其尾能以為城召之不來彷徉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據此而言鯀未死以前已比獸之角能以為旌舉其尾能以為城若以之與筍伯盨贏字相比卅形者其角能以為旌者也□形者其尾能以為城者也其為贏之化身有何可疑或以為熊或以為龍蓋古人已不識贏為何物矣今知贏實為蝸牛故可以戴甲而行即莊子所謂蓬累行而蓬累亦蒲盧之轉語也莊子則陽篇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所謂蠻觸者指蝸牛之二角芮君盨贏字上體ㄩ形足以當之

夏小正傳以蚕為蒲盧必有所本以予考之長與贏乃同實異名之二字……甲骨文長字作□作□省變則作□作□作□以

金文比證更可知辰字乃蜃蛤之本字盂鼎作〼彔伯戎毁作〼畢仲孫子毁作〼亦有从又持辰者如伯仲父毁作〼其上一横象蓋其下二畫象足中象蝸牛之體蝸牛必有房故昭公十七年引逸胤征云辰不集于房不集于房者蝸牛出殼之謂也三國志管寧傳註引魏畧言焦先揚沛並作蝸牛廬又云蝸牛俗呼為黃犢蝸牛出殼戴甲而行此即鴟龜曳銜之說也

（攷存三四一至三四五頁釋𣎆）

a 貯爵文

〈1589〉 貯△

鉦文

〈0095〉 貯△

c 沈子簋

〈1391〉 休沈子肇田… 敦㲃貯△

d e 頌鼎

〈0674〉 貯△ 貯廿家… 貯△ 貯用宮御

b g h 頌簋

〈1392〉 頌令女官嗣成周貯△ 監嗣新造貯△ 用宮御 (A·B)

i 頌壺

〈2836〉 命女官司成周貯△ 廿家 監司新造貯△ 用宮御

j k 兮甲盤

〈2926〉 其貯△ 毋不即 卒貯△ 毋敢或入 …

𢆶欮貯△

l m 格伯簋

〈1362〉 氐貯△ 卅田 (A·B)

n 尸氏匜

〈1423〉 尸氏貯良 旅匜

o 昆疕王鐘

〈0027〉 昆疕王貯△ 作龢鐘

阮元曰「攈古遺文，𡩡即宁字，下體从貝，是貯積之貯也」（積古卷四、三十五頁頌鼎）

吳式芬曰「徐籀莊說……𡩡頌壺同文頌鼎作𡩡，又見格伯敦，彼云乃𡩡廿田，則析格伯文義與卯敦錫一田同　齊侯甗云齊邦𡩡靜安寧，亦與曾伯𩫖簠天賜之福同意　知𡩡乃賞賜之謂，玉篇賰，賜也，字从貝从青　賰字亦見廣韻音情又音淨　此𡩡即賰之省，賰古文青从貝，蓋古賰字」（攈古卷三之三十八頁頌敦蓋）

徐同柏曰「𡩡頌壺同文，頌鼎作𡩡，又成周𡩡下，頌壺頌鼎有廿家二字，證呂格伯簋乃𡩡卅田則云云　周禮大宗伯五命賜則　注則地未成國之名　知𡩡乃賞賜之謂，玉篇賰，賜也，字从貝从青　賰字亦見廣韻　音情又音淨　此𡩡即賰之省，賰古文青从貝，蓋古賰字，命女官司成周賰，監司新造賰

言賞賜之田在成周者女總領之其在新造者并監察之也（从古卷六、三十二頁周頌敦）

（丸之）劉心源釋賞為責賞為貯曰責字亦蝕據濰縣陳氏海豐吳氏兩頌敦皆作賞（阮書同）其下文貯字陳器作賞吳器作賞（阮書同）敦此銘下文作賞與阮書鼎文同凡中直筆通貫者為責直筆中斷者為貯本自燎然自阮氏統釋作貯於是兩形相敵頌鼎頌壺之仿刻者二字或皆从朿或皆从朿或上字从朿下字从朿此皆不知有責字者也案責說文作賫从朿敦文省从朿而直筆固自通貫也貯作貯从宁敦文从朿朿𢿌省稍異而直筆固自中斷也兮田盤嗣成周責作賫其下文云人其貯作賞可互證而得責即債加人者俗字也左傳毀關已責注除逋責管子山至數苟從責者鄉淩州決注人有負

公家之債者官司与其準浚戰國齊策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皆債字此銘嗣成周債廿家亦收債之官監嗣新艁貯用宮御謂艁作御用器物命頌監之貯之也』(奇觚卷二、二十頁頌鼎)

c 郭沫若曰『貯者、賦也、租也、頌鼎官嗣成周貯廿家、格伯毀氒貯卅田、毛公鼎貯毋敢龔橐、兮甲盤毋敢或入蠻宄貯、均其例、其見于典籍者、僅呂覽樂成我有田疇子產賦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貯賦對文為僅見之一例。』(兩攷四十八頁至四十九頁沈子毀)

d 郭沫若曰『兩貯字、王國維均讀為予、云、貯予古同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觀堂別集補遺頌壺跋)甚是』(兩攷七十二頁至七十三頁頌鼎)

ab
郭沫若曰『又甲骨文中有㘝字、前編卷四葉二片三 原片折損僅餘三四字辭意不明、羅振玉釋貯、謂象內貝于宁中形、類編卷六葉七 然今知宁本㘝之初字、貯若賓乃以宁為聲、則此㘝字直是㘝字之異、㘝上作貝文而已。』（金攷二〇一頁金文餘釋釋㘝）

de
于省吾曰『貯讀予同、宜爾雅釋詁予賜也』（雙選上二第一三頁頌鼎）

i
容庚曰『貯積也、積之古文為責、故又假責為之、兮甲盤王令甲政嗣成周四方責至于南淮夷是也、戰國策齊四 孟嘗君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為假貸于民署券待償、故有官司之、頌壺之命頌官司成周貯兮甲盤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責、與孟嘗君使人收責于薛、其事正同』（武英九五頁六頌壺）

b 商承祚曰『□亦見甲骨文象納貝於櫝中故有藏意小篆作貝在宁旁意不若是之顯矣』(十二貯三頁貯鐃)

d.e 楊樹達曰『頌鼎銘文云、王曰、頌、命女官𤔲司成周貯廿家、監𤔲新寤造貯、用宮御、阮元云、監治新造貯用宮御者、命掌積聚以充宮御之用、猶周官大府以關市之賦待王膳服也、積古肆之叁伍樹達按、阮訓為積聚、則貯廿家及新造貯文義並不可通、其說非也、王國維云、貯予古同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觀外弍之陸樹達按、彝銘記賞錫之事、言賞、言易、言休、無言予者、且鼎銘於貯用宮御之下即云、易女玄衣黹純、赤市、朱黃、鑾旂、攸勒、用事、果如王說、則銘文緟複凌雜無理甚矣、其說亦非也、余謂貯當讀為紵、命女官𤔲成周紵廿家、監𤔲新造貯、用宮御者、王命頌掌治成周

織紵之户廿家、監司新造紵之事、以備宮中之用也、……周禮天官典枲云、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說文糸部云、紵、檾屬、細者為絟、粗者為紵、蓋紵本麻檾之名、詩陳風東門之池一章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二章云、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或云麻、或云紵、其義一也、取紵織之為布、亦名曰紵、禮記喪大記云、絺綌紵不入、漢書高帝紀云、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綌紵罽、是其義也。」(積微二十一頁頌鼎跋)

高鴻縉曰「按宁原象貯物之器、故託以寄貯藏之意動詞謂貯藏必以箱櫥也、後加貝旁以示其貯貝也其後貯行而宁廢今宁只於偏旁中見之說文分宁與貯為二字失之」(字例二篇二〇四頁)

〈大[illegible]〉「卒寅、財者言曰」〈大17〉「口陵寅、眔子鼓罨豐鑄旅盤盨」

貳[a]

貳

召伯𣪕二 〈1373〉「女汝𠛮(剸)啟其貳」「公啟其貳」

〈3146〉「不陞𣝗余子之貳金」

高田忠周曰「按此从貝从弍，𧵳字，許書所無，依文亦貳字異文耳，或謂古元無貳字，此篆亦貳字，𢊨文，古音弋聲代聲，皆與二聲通，暱昵同字，匿尼聲通，又必从弋聲，即知古以貳為二，後誤作貳，別為一字，此例亦往往有之矣」（古籀篇九十九第二六頁）

0826 賓

a 賓 虘鐘 不从貝 寅字重見

<0036> 用樂好賓

b 保卣

<2725> 易錫賓

c 孟爵

<1850> 賓儐貝

d 禹鼎

<0677> □□□賓 征邦賓 隣其旅服 □咸賓 甚萬獻賓 盂于邑

□□□進賓 征□□□□□邦賓 甚萬□邦賓

甚萬王邦賓 按此器目在作孟林二

e 公貿鼎

<0618> 賓貸鑾 馬乘

f g h 大簋

<1376> 嬰賓儐豕章璋 大賓豕 飄章璋 賓嬰飄章

i j 萬簋

<1341> 臣萬賓萬璋一 吳姬賓帛束

k 睘卣

<2717> 白賓儐 睘貝布

l 欮簋

<1159> 其萬年用鄉食賓

m 鄭楙弔壺

<2807> 鄭楙弔叔賓 父作醴壺

宁盨 〈1339〉「夷賓馬兩」

史頌盨 〈1356〉「穌賓儐章璋」

弔賓父盨 〈1458〉「叔賓」

父乍寶盨

曾伯陭壺 〈2829〉「用鄉饗賓客」(A·B)

王孫鐘 〈0060〉「用樂嘉賓父踶兄」

齊鞄氏鐘 〈0045〉「用樂嘉賓」

申鼎 〈0632〉「台以御賓客」

嘉賓鐘 〈0030〉「用樂嘉賓

父踶大夫朋友」

䣄王鼎 〈0619〉「用雝饔賓客」

姑口句鑃 〈0068〉「台樂賓客及我父踶兄」

鄭井弔鐘 从鼎 〈0022〉「用綏賓」

〈0051〉「以樂嘉賓」 〈0658〉「穌賓儐章璋馬三匹吉金」 〈0941〉「其萬年用饗賓」 〈2137〉「夷伯賓用貝布」

卩方濬益曰說文賓所敬也从貝㝐聲古文作賔按㝐从丏丏為不見也象壅蔽之形彝器文多作賓舍武鐘作賓虘鐘湝貝作㝐从万不審為何字今觀此文與盂鼎賓字並从万乃象人側身致敬之形亦人字也段若膺大令曰大宰八統八曰禮賓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賓客渾言之也析言之則賓客異義又賓謂所敬之人因之敬其人亦曰賓又君為主臣為賓故老子曰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司馬相如引詩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濬益按守敢銘王使小臣守使于夷夷賓馬兩金十鈞又睘卣銘睘安尸伯尸伯賓睘貝此賓謂所敬之人因之敬其人亦曰賓也左成公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襄公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聘復命公皆享之二十七年宋之盟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昭公元年虢之會趙

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高之皆趙孟為客此君為主臣為賓也 按襄王高管仲定王高士會景王宴荀躒是陪臣亦為賓 蓋古者禮賓必于廟故賓字从宀宴高有好貨庭實旅百奉以玉帛故从貝賓有臣義乃與臣同象屈服之形故人臣賓三字疊韻篆文變乃為丏失其形并失其義矣」(綴遺卷九、九頁叔賓父簋)

○吳大澂曰「賓从宀从貝古文以為賂字史頌敦」(古籀補三十五頁)

九劉心源曰「賓者召賓礼〻之也或曰賓即頒字漢平輿令薛君碑鬢白號恒用鬢為斑即孟子頒白此賓頒相通之理孟爵王命孟寍鄧伯賓貝睘卣尸伯賓睘貝布史頌敦穌賓龍馬三匹吉金大敦睽賓爭寵帛束 睽爭皆人名 皆頒賜字也」(奇觚卷四、二

（頁守敨）

K

孫詒讓曰「賓卽禮經之儐也覲禮郊勞賜舍侯氏皆用束帛乘馬儐使者賜車服侯氏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聘禮郊勞夫人使勞歸饔餼夫人歸禮賓皆儐使者吕束錦儐古文或省爲賓周禮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郊勞賓使者如初之儀鄭注云賓當爲儐是也凡儐之見于金文者字皆作賓使夷敨王使小臣守使于夷＝賓馬兩金十鈞守敢對揚天子休令令□盨□中寶𣪘史頌敨王在成周令史頌德穌□又里君百生師䚄盩于成周休有成事穌賓龍馬三匹吉金用作鬻彝然睽敨王令善夫𢾊曰然睽曰余既錫大乃里睽賓𢾊龍帛束（本書茲見）此云「伯賓睘貝布文例與彼正同」（拾遺下二頁至三頁周睘卣）

强運開曰『賓使夷敔夷賓馬兩金十鈞孫詒讓云賓即禮經之儐覲禮郊勞賜舍侯氏皆用束帛乘馬儐使者運開按凡儐之見於金文者皆省作賓吳書謂古文以為賂字非　賓大敔大賓彖割寵馬兩賓睽割寵帛束與孫氏引禮經束帛乘馬儐使者之說相合』（古籀三補卷八第三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賓所敬也从貝㝵聲賓古文然賓固古文也朱駿聲云按从貝者賓禮必有贄禮記鄉飲酒義賓者接人以義者也儀禮鄉飲禮謀賓介注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又周禮司儀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是散文賓客通偁對文則賓尊而客卑賓大而客小轉義書洪範七曰賓鄭注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也

叚借為儐。廣雅釋詁：「賓，列也。」穆天子傳：「六內史賓侯。」注：「贊禮儀儐相。」又書堯典：「寅賓出日。」傳：「導也。」「賓于四門。」鄭注：「擯也。」儐擯同字（古籀篇九十九第二七頁）」

商承祚曰：「說文：『賓，所敬也。从貝宀聲。賓，古文。』案甲骨文作[glyph][glyph][glyph][glyph]，或省止作[glyph]，或省人作[glyph]。金文賓鼎、睘卣作[glyph][glyph]，王孫鐘作[glyph]，姑口句鑃作[glyph]，則與此同。此从[glyph]即[glyph]形之微誤也」（古攷六十頁至六一頁）

馬叙倫曰：「賓作[glyph]者，從宀得聲。金文宀字或作[glyph]或作[glyph]，皆省變也」（刻詞一四七頁鄭井叔鐘）

<大38>「用樂嘉賓大夫」

<大53>「歖喜而爾賓各客」

4042(6.380-0826)

貿

公貿鼎

〈0628〉「公貿用口△休口魚鱻」

林潔明曰「按說文『貿易財也。从貝卯聲』。金文與篆文同。用為人名」。

贖 不从貝

𠣱鼎 賣字重見

〈0679〉「才載王人迺賣△」

用口不逆付𠣱」

〈3020〉「贖台以口金半鋝鈞」「贖台口犀」

a 責 旂作父戊鼎 〈0543〉「文考徵寶責」

b 缶鼎 〈0597〉「王易(錫)小臣缶湡責五年」

c 兮甲盤 王命甲政(征)嗣成周四方責 〈2926〉「王令甲政(征)𤔲(治)成周三(四)方責(積)至于南淮尸(夷)」「其責」

d 蔡乳禹績 秦公簋鼏宅禹責即詩文王有聲維禹之績左昭元年傳遠績禹功之績 〈1382〉「受天命鼏宅禹責(蹟)」

c 方濬益曰「積委積也周禮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鄭注少曰委多曰積言令兮田主成周四方之積貯至于南淮夷之境也」

(綴遺卷七.九頁兮伯吉父盤)

周法高曰「缶鼎.白川靜釋作「王易小臣台湡賚五年」.又引也毁(即沈子毁)「休沈子肇田.獸狃賓賚」.晉姜鼎「嘉遺我易鹵賚千兩」.謂賚乃責之初文.有「貯積」.「禹蹟」之語.金文通釋一四.康侯毁.白鶴美術館誌第四輯一四六頁」

〈大47〉

「易錫鹵賚千兩」

賣 古作商不从貝 鮻𫩎王商作冊般貝即書費誓我商賚汝之商說文賣賜有功也賣行賣也今經典賣賜字皆作賞而金文多作賣賣是賣焉賣賜之專字行賣之訓殆不然矣 商字重見

〈0813〉王商作冊般貝

戍甬鼎 〈0617〉王賣戍甬貝一朋

天君鼎 〈0608〉天君賣征人斤貝

邑卣

〈2722〉王自殺吏使賣畢土方五十里

作冊大鼎 〈0646〉公賣作冊大白馬 A.B

陸辰卣

〈2730〉眾賣 卣蓋

矢方彝 〈2446〉敢追明公賣于文丁

史獸鼎 〈0652〉尹賣史獸 鼎獸

匽侯鼎 〈0689〉王賣匽賣貝廿朋

束卣 〈2676〉公賣束

競卣 〈2732〉賣競

章璋

作册䰧

〈2734〉「賞乍册䰧馬」

〈2131〉「王賞御貝」

鼎 䖒

〈0635〉「䧹中賞厥嬄遂毛兩」

衛簋

〈1273〉「懋父賞御正衛馬匹」

叔簋

〈2716〉「賞叔鬱鬯白金趞牛」

傳卣

〈2733〉「師田父令余□官白蚼父賞小臣傳□伯休」

〈0559〉「癸日賞嫠貝二朋」

〈0677〉「征王令賞盂□□□□〔弓〕一」〈1215〉

〈2152〉王

「賞畢公」

〈1315〉「賞金」

〈1951〉「眔賞卣鬯貝」

〈2124〉「揚賞小子夫貝一朋」

「敢追明公賞于父丁」

阮元曰「案古籀文於星名多象形。故敔敦銘昴作㫫。參作曑。此商字作𧷰。亦象形也。」（積古卷六、十二頁師田父敦）

九

徐同柏曰「賣本商賈字說文賣从商省此从商不省讀爲賞癸亥父己鼎作丙丙口父丁彝作賣番君招簠作賷師田父𣪘作賷讀竝同」（从古卷六、十三頁商御尊）

吳大澂曰「賣賣賜有功也从貝从商今經典通作賞賞古償字許氏說賣行賈也御尊蓋文王賣御貝」（古籀補三十五頁）

C

劉心源曰「賣或釋商貝二字非此即賣字與商通亦用爲賞耳（商用爲賞詳𤩽鼎）說文賣行賈也从貝商省聲乃商賈本字經傳專用商度字而賣無人識矣癸未尊王賣遡貝从商不省義與此同」（奇觚卷一、二頁征人鼎）

強運開曰「賣般甗王商乍冊般貝容庚云賣古乍商不从貝即書費誓我商賚汝之商傳訓商度非是說文賞賜有功也賣

行賈也今經典賞賜字皆㠯賞而金文皆㠯賫是賫實為賞賜之專字行賈之說殆不然矣運開按商賫蓋皆賞之藉字也』(古籀三補卷六第七至八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𧶜行賈也从貝商省聲一切經音義卷六引說文作行賣也又如銘意以𧶜為賞尚章古音同部故𧶜賞通用也經傳商字多段借為賫者說見商下周禮太宰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此為近證』(古籀篇九十九第三二至三三頁)

于省吾曰『金文賞有與錫同義者亦有為嘉美之義者史獸鼎尹賞史獸𢽾錫方鼎一爵一與此卣皆以賞與錫為對文賞係

嘉美之義』(雙選下三第八頁䲨卣)

譚戒甫曰「今賞賜字金文多作賁說文謂賁行賈也从貝商省聲賞賜有功也从貝尚聲償還也从人賞聲按金文償還字只作賞與說文異』(考古一九六三第十二期六七三頁西周壘鼎銘研究)

0831 賈

a b

賈 賈車卣

〈2499〉「賈△車」(A·B)

c

賈車觚

〈2226〉「賈△車」

a

賈王卣

〈2606〉「賈△王眔隣彝(蓋)賈△王眔隣彝(器)」

a

吳賈鼎

〈0497〉「隣文之走馬吳賈△作䧹鼎」

b g

賈簋

〈1321〉「周𪓐叔賈△自作隣簋賈△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a

右賈戈

〈3094〉「右賈△之用戈」

〈1983〉「賈△車」

林潔明曰「按說文『賈市也从网貝孟子曰登壟斷而网市利』」金文用為國族名或人名。

〈六四〉

「白(伯)買°父因台以氒人、戍漢𠂤州」

4053(6.391-0831)

0832 賦

賦
毛公鼎

〈0680〉
楚賦

吳大澂曰：「𧶠古文以為㦤字經典通用貣貸古通毛公鼎」（古籀補五十九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賦斂也。从貝武聲。朱氏駿聲云按斂財也。字亦作賻爾雅釋言量也。謂量入也。方言臧也。臧今藏字廣雅釋詁稅也。書禹貢厥賦惟上上錯傳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小司徒而令貢賦注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公羊哀十二傳譏始用田賦然則字義本謂斂貨收財之事轉為斂物取人之謂也」（古籀篇九十九第三五至三六頁）

a

僨

龍節

〈3028〉

「王命傳僨

一棓飲之」

a 高田忠周曰「按舊釋作賨。謂為僳篆之異也。然僳元从玉从保為形。如此篆从貝从任。明是貨字。與僳全異。說文。僨庸也。从貝任聲。一切經音義卷六引說文。傭也。蓋庸用也。用行也。轉為代也。為償也。又傭均直也。賣力受直曰傭。隨其力均其直也。庸傭音義皆近。」(古籀篇九十九第三七頁)

a 𧶠

賣 孳乳為贖
舀鼎 我既贖女五夫

〈0679〉「我既賣△女 五[口]夫[口]效 父」

b 𧶠

又云贖
茲五夫

〈0679〉「用償延誕賣△
絲茲五夫」

a 阮元曰「賣，買也。周官司市賈師並以賣為買，以儥為鬻。」（積古卷四、四十頁舀鼎）

b 劉心源曰「𧶠舊釋賣，非。賣从出買，作𧷓。𧶠从貝𡿭，作𧶠。說文云：𧶠，衒也。从貝𡿭聲。𡿭，古文睦，讀若育。是𧶠為鬻貨本字，今所用售字也。說文無售，此从[glyph]，即𡿭篆省，賣不得从目也」（奇觚卷二二五頁舀鼎）

林義光曰「說文云：𧶠，衒也。从貝𡿭聲。𡿭，古文睦，讀若育。按古作𧶠（君夫敦儥字偏旁作𧶠，舀鼎），从𡿭貝。𡿭，古徇字」（文源）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賣衒也，从貝𡏳聲，𡏳古文睦，讀若育，蓋今皆借鬻為之，賣字遂廢矣，而賣隸省作賣，與𧶠字亦省作賣相近，今人兩字並作賣而混用，斷非。又按此字𡏳亦𡏳省，从貝與貨同意，古賣贖為同字，貿也，衒也，實一義之轉耳，賣已从貝又或从貨，而更作贖，再从貝者複甚，贖是後出緐文無疑也」（古籀篇九十九第二八頁）

a 楊樹達曰「賣字中从目，乃說文訓衒之賣字，其形與今隸買賣之賣相近，然買賣之賣从出从買，買字从网从貝，今隸於从网之字皆書作四，於是買作買，𧶠作賣，而賣乃與此銘之賣字混淆無別矣。銘文賣字作贖字用，余疑即贖之初文也。說文云，賣，衒也，贖，貿也，衒訓行且賣，貿訓易財，義相近，加貝旁於賣為贖，於形為複矣。銘文以賣為贖，乃得知其為初文，否則沈霾千古矣」

（積微五十八頁𠫑鼎再跋）

「譚戒甫曰『賣即說文貝部的賣，訓為衒也。从貝𡏳聲。𡏳古文睦，讀若育。段注衒行且賣也。賣字不見經傳。周禮多言價，價訓買亦訓賣，蓋即說文之賣字。玉篇云賣或作粥，鬻是賣鬻為古今字矣。按說文買市也，从网貝。賣出物貨也，从出从買，是入物為買，出物為賣，而賣實兼言買賣，故訓為衒。字或作衙，義亦同。眩謂眩惑人。又說文販買賤賣貴者。舊時小販遊市邊買邊賣，即所謂行且賣也』（中華三輯七八頁　西周𠫑器銘文綜合研究）

a



賏

子賏戈

〈3097〉「子賏之用戈」

林義光曰「說文云賏頸飾也从二貝按即嬰之偏旁賏字經傳未見也」(文源)

0836 䞛

䞛　說文所無

陳䞛簋

〈1336〉

「䞛」曰

林潔明曰「按字从貝从方。殆是从貝方聲。說文所無。金文用為人名。義無可說」

[?] 貣 說文所無

居簋

〈1324〉「𢧵城貣余一斧」、「才鍚貣余一斧」「米貣貣余一斧」

a 吳大澂釋貣曰「[?]或从氏居後彝貣余一斧」（古籀補三十四頁）

a 劉心源曰「貣从弋人舊釋貣非」（奇觚卷十七、十四頁居彝廿）

a 孫詒讓曰「銘中言賁者二言貣者三」說文貝部貣从人求物也貸施也二字聲義略同經典通用貸字（拾遺下二二頁周居後彝廿）

a 強運開曰「[?]居敨貣金付[?]貣金斧說文貣从人求物也从貝弋聲此𠤎ナ即ヒ之變當是古貣字」（古籀三補卷六第六頁）

a 強運開曰「[?][?]居敨𢧵成貣余一斧又中鍚貣金付[?]貣金斧吳書釋𠤎貣云或从氏非是按當是負字說文負恃也从

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此从夊人有背人意非从氏也與受貸不償義尤相合當是古負字也」（古籀三補卷六第七頁）

[古文字形]

⿱父貝 說文所無

父⿱父貝鼎

「叔氏□□使⿱父貝安貞□」〈0628〉

白寅⿱父貝鑾馬乘」

高田忠周曰：「按⿱父貝為人名，音義無徵，又字書無⿱父貝字。然其从貝父聲甚顯然者，此古字逸文也。但依鬴釜同字例，⿱父貝亦可為賻，而甫專通用，⿱父貝或為賻字耶。儀禮既夕知死者贈，知生者賻，穀梁隱元歸生者曰賻，又錢財曰賻，荀子大略賻賵所以佐生也，古書多見此字，其古文當作⿱父貝。說文不收賻字，蓋謂傅異文也。周禮小行人則令賻補之，鄭注云故書作傅，為傅佐之轉義。許氏从禮古文，故不收賻也。」（古籀篇九十九第四一頁）

郭沫若曰：「⿱父貝當是資斧之斧之本字，古多假布為之，泉布、刀布之布字是也。舊說資斧之斧為斤斧字，不免望文生訓矣。」（金攷一一七）

頁至一一八頁名字解詁公貿(貸)

○柯昌濟曰「貸古布字說文布枲織也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古時布帛當貨幣故从貝」(韡華九七頁鱻鼎)

○楊樹達曰「按貸為人名其字从貝从父說文未見以字形言之疑是泉布之布本字也泉布字經傳通作布乃假布帛之布為之此字从貝乃與泉布之義相合銘文云公貿用△休鱻知其人字公貿蓋泉布為貿易所需故名字義互相應合如此詩衛風氓云抱布貿絲是其證也按古幣貨布錢文亦作布字不作本字賴有此器存其文雖所用非本義猶得於其字之形聲及名字之相闡得其始義或亦考文者所樂聞歟」(積微一〇七頁至一〇八頁公貿鼎跋)

林潔明曰「按貧字从貝父聲。說文所無。郭沫若謂為資斧之本字。柯昌濟、楊樹達並以為泉布之布之本字。並是。按布貧二字古音並在魚部。聲同。為雙唇音。自可通假。貧為布之本字。是也」。

貟 說文所無

師寰簋 淮夷繇我貟晦

〈1381〉「淮夷繇我貟△晦臣」(A.B)

兮甲盤 淮夷舊我貟晦人

〈2926〉「淮夷舊我貟△晦娟人」

毋敢不出其貟其責

「毋敢不出其貟△」

a.b 吳式芬曰「翁祖庚說……竟讀為畫古竟畫字通穀梁傳越畫逆女本或作竟周語侯不在畫周禮候人注引作侯不在竟史記功臣表畫侯郢人徐廣曰畫一作竟景景亦竟之譌畫晦臣猶曰封畫臣也」(據古卷三之二五十五頁師寰敦)

c 孫詒讓曰「舊並釋為貟古無此字案當為貫之異文貫古文或从兩貝前南宮鼎作⿱串貝是也」(據古三之一說文貝部別有此賏字从二貝平列與此異文从日乃貝之省說文攴部敗古文从⿱貝貝作⿰⿱貝貝攴而薛款識齊侯鎛鐘敗乃靈師敗字作⿰貟攴是貫⿱貝貝二字可互易也貫晦即畎畮田俗又作串詩大雅文王云串夷載路串夷鄭

箋謂即混夷孔疏引尚書大傳作畎夷是貫畎二字相通之證

前[攈古]二之三丧史賔𩰫有賔字从宀从貝亦當為貫疑即貫字之異文舊釋為賔亦不塙 前[攈古]二之二仲戲敲賔字作賔

亦變貝為日可證說文毌部云毌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凡作口者即象寶貨形但無貫之爾此从日蓋小異

(餘論卷三第三六頁兮田盤)

a

強運開曰「員」師寰敲器咸淮人繇我員晦臣吳窓齋丁佛言均以為員之古文竊謂非是運開按員即古貢字說文貢獻功也从貝工聲段注云魯語云社而賦事烝而獻功韋注社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證以下文段攵工事正與賦事獻功相合此員字當為古貢字無疑貢者獻其布帛故或从貝从白白即帛石鼓白皀帛可證歸夆敲𡭊敖至𦊱獻員亦貢字也則直从帛矣獻員即獻貢也又兮甲盤淮夷舊我員晦人毋敢不出其員若皀員字讀不辭甚

矣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即按晦納貢法淮夷當周之時猶行貢法故曰繇我貢晦臣或曰舊我貢晦人也』(古籀三補卷六第五至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从貝从白字形明晳而許書所無故吳榮光釋缺未定翁祖庚即釋竟字皆非至吳大澂古籀補初釋員字劉心源从之云員當是地名稍近而尚未矣愚謂此貽即賜省文以為幣帛義也周禮太宰六曰幣帛之式注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是也即是上文省略也此銘云我帛臣亦與下文云舊我帛人皆為同義或帛為官名』(古籀篇十七第三四至三五頁)

戴家祥曰『金文師寰毁兮甲盤均有帛字吳閣學式芬釋員攈古錄而缺其說孫比部詒讓曰帛舊並釋為員古無此字寀當為貫之

異文貫古文或从兩貝前南宮鼎作[illegible]是也此文从白乃貝之省貫晦即畎晦母俗又作串詩大雅文王云串夷載路串夷鄭箋即混夷孔疏引尚書大傳作畎夷是貫畎二字相通之證擂古餘論兮甲盤 家祥按說文毋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貫戠貝之貫从毋考古金文貝字皆作[illegible]象海介蟲形諦審此文上半从日與古金文伯叔之伯正同以聲類推之非貫之異文殆無疑義吳闓學釋貞於形郅確按金文眉敖𣪘有[illegible]字从貝从帛亦說文所無以聲類增省例之實即貞之異文帛从白得聲故白帛可同音通段詩六月白旆央央爾雅釋天孫炎注引作帛旆英英左氏隱二年傳紀子帛莒子盟於密公羊穀梁帛作伯又定四年傳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杜注少帛雜帛也史記衛世家集解引賈口注同文簡經義述聞云案少帛蓋即小白

逸周書克殷篇縣諸小白孔晁注小白旗名案王說是也戰國
策秦策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記作李伯史說吳子胥列傳
伯嚭吳越春秋作白喜論衡作帛喜古文白伯一字是白帛通
段之證禮記玉藻大帛不緌鄭注帛當為白子思之子名白史
記孔光傳作帛並帛白通段之證細繹負貨二字均許書所無
厥誼難明以意求之當即帛之古文負字从巾从貝為形从白
為聲形聲纏複字也負字从貝為形从白為聲形義互易字也
蓋古者幣帛二字為交易貨財之通名所以通貨物易有無其
制度有綫布有圭璧有金貝韓非子內儲說上引管子曰布帛
盡則無以為幣是綫布之幣也呂覽制樂篇幣帛以禮豪士高
誘注幣圭璧是圭璧之幣也古金文國君賞功臣或云貝幾朋
或云金幾鈞是金貝之幣也可知篆文帛从巾白聲者總綫巾

之屬言之金文易巾為貝者則總圭壁貝貨貝之屬言之其誼自可通也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十四幣古文作𧵍古文四聲引茅君傳幣作[illegible]祭十四是知貝巾二字本有互易之例古金文貿鼎有貧字从貝父聲亦許書所無前儒並未釋今以貝巾互易例之殆即布之別構許君於貝部賨注南蠻賦也从貝宗聲應劭風俗通云盤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為賨布按賨為布名字亦从貝故幣帛布从貝不从巾誼自可尋然則負字从白从貝乃帛之古文其說不可易矣（國學論叢二卷一號七至八頁負字說）

周名煇曰員部員 兮甲槃 丁氏定為員字 今考定為帛字古文

名煇案吳書員篆下所補四文惟師寰毀銘文作員當是貟字之誤摹餘三文从口从鼎固與員字籀文相合矣此文从貝从白與說文解員字从貝口聲者異其非一字彰彰明矣且師寰毀蓋銘字作貟而羌伯毀銘字作[illegible]从貝从帛則益顯近人強運開定為貢字謂說文貢獻功也从貝工聲段注魯語云社而獻功韋注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屬也冬祭曰烝烝而獻五穀布帛之屬也證以下文段攵工事正與賦事獻功相合此貟字當為古貢字無疑云云今案貢字从貝工聲貟字从貝白聲或作[illegible]則从貝帛聲強氏于从工聲與从白聲之異尚不能辨更何足以釋古文尋師寰毀銘云淮夷繇我負畮臣兮甲盤銘云淮夷舊我負晦人毋毌敢不出其負其責積長沙楊先生謂書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銘文所謂𧵍玄纖縞之類也。此知淮上之民長於織帛，自夏時已然矣。楊說甚允，是𧵍乃帛字古文，从貝白聲字矣」（古籀考卷中七至八頁）

「楊樹達曰：『𧵍即帛字。益公𣪘云：眉敖至見，獻𧵍。𧵍字从貝从帛，此省巾，但从白耳。』」（積微卅六頁兮甲盤跋）

「林潔明曰：『按字从貝从白，說文所無。吳式芬釋為貺，孫詒讓釋為貫之異文，強運開謂𧵍即古貢字，並非。字从白从貝，形甚明晰，非貺非貫無疑。𧵍當从白得聲，與貢之从工聲相去甚遠，強氏之誤顯然。高田忠周、戴家祥、楊樹達諸家並釋為帛之古文，戴說尤為詳備，其說可从。』」

a 賮 說文所無

賮父辛解

〈2358〉 賮父辛

b 賮父辛尊

〈2085〉 賮乍父辛寶尊彝

c 且辛 盨

〈1220〉 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賮

d 賮弘觥

〈2741〉 賮弘作尊彝

e 賮弘觚

〈2271〉 賮弘作尊彝

c 徐同柏曰「末一字上从省文賮下从古文貝當是賮字賮通進見史記高帝紀注進又通薦見列子湯問篇注宅器每云永寶用享享訓獻獻亦訓進薛氏款識諸旅鬲敦字亦訓進博雅敦進也永寶用賮與永寶用敦同為孝享之意」（从古卷五、十三頁周祖辛敦）

a 徐同柏釋聿貝曰「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聿即筆也說文聿所㠯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筆聿貝云者言受王錫貝而筆之於彝器也」(从古卷十四、二十九頁商聿貝觶)

b 方濬益釋聿貝二字曰「說文聿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筆下云秦謂之筆此文正象以手執筆之形即聿之古文可知筆之形制古今不異」(綴遺卷十、三十一頁聿貝父辛卣)

劉心源曰「𦘔……或釋聿貝非說文作𦘔此省俗作賮」(奇觚卷六、十頁𦘔卣)

c 孫詒讓曰「詒讓案𦘔字阮釋為畫云畫刻也謂刻銘也今案用畫二字金文未見且上云萬年孫子永寶而繼之㠯用刻亏文義亦未協篆文

畫作畵說文云象田四畍聿所以畫之古文作𤱪𠟗二形此銘作𦘔下从

貝大與畫字古文迥別以形聲求之 此實當爲賮字說文貝部賮从貝

𦘔聲火部𦘔从火聿省 聲此不从𦘔聲而从聿省聲于諧聲之例固不

悖也賮說文訓爲會禮其義于此無取漢書高祖本紀蕭何爲主吏主

進顏注字本作賮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假藉故轉而 爲進此大當爲

進之藉字文選高唐賦進純犧李善注進 祭也用進即用祭大猶它器

言永寶用亯矣』(拾遺中二四頁祖辛敨)

C強運開曰『𦘔祖辛敨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賮孫詒讓云

此實當爲賮字說文賮从貝𦘔聲火部𦘔从火聿省聲此不从

𦘔聲而从聿省聲于諧聲之例固不悖也古字與贐進通高唐

賦進純犧李善注進祭也用進即用祭亦猶他器言用亯矣運

開按孫說極是』(古籀三補卷六第六頁)

a馬叙倫曰『吳式芬曰、徐籀莊說聿即筆也聿貝云者言受王錫貝而筆之于彝器也孫詒讓曰疑聿貝之省倫謂皆非也卜是說文鑽之初文所以穿物之具本作丨與初文聿字形近持丨以穿貝蓋貝非穿之不能貫也』(刻詞五六頁父辛觶)

⿱刜貝

⿱刜貝 說文所無

盂鼎

<0677>「盂告⿱刜貝□即立位」⿱刜貝

□□□□□于明白伯

孫詒讓曰「⿱刜貝字說文刀部刜擊也⿱刜貝當即刜之異文前晉邦盦云刜興墒未震彊似皆克伐寇敵之義」(餘論卷三第五五頁盂鼎)

高田忠周曰「按⿱刜貝說文所無刜亦弗聲即知⿱刜貝費同字下文當作費也說文費散財用也从貝弗聲廣雅釋詁費耗也又損也論語君子惠而不費轉義禮記表記恥費輕實疏辭費也呂覽禁塞費神傷魂」(古籀篇九十九第三一頁)

林潔明曰「按字从弗从刀从貝說文所無孫詒讓謂即刜之異文高田忠周則以為費之異文然字在銘中用為人名義不可知二氏之說亦無確據闕疑」

a

朋 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說文以為鳳之古文誤也故改附于貝下倗友之倗从此

中作且癸鼎

侯錫中貝三朋

〈0504〉 侯易錫中貝三朋

b

𣪘尊

〈2133〉 王錫嗀土卿貝朋

c

嗀甗簋

〈1317〉 𫸩貝

朋△ 十

d

𢀛劃尊

〈2128〉 錫𫶧羊㔫貝朋△

e

豐鼎 一朋合文

〈0572〉 𠁣王? 商賣宗庚豐貝一朋△

f

𨚕𠧞卣

〈2724〉 賣𨚕貝一朋△

g

寢敄簋

〈1242〉 商賣寢敄口𡵂一朋△

h

女𡢁鼎

〈0559〉 癸日賣𡢁貝一朋△

i

辛巳簋

〈1253〉 錫貝一朋△

j

戍甬鼎

〈0617〉 王賣戍甬貝一朋△

k

彦鼎

二朋合文

〈0528〉

尹商彦貝二朋

l

季受尊

〈2132〉

𨊠休于世季受貝二朋

m

易天簋

〈1284〉

趞叔休于小臣貝二朋

n

𠨘卣

五朋合文

〈2721〉

洀賓貝五朋

o

宰椃角

〈1868〉

錫貝五朋

p

宰峀簋

〈1280〉

王光

宰甫貝五朋

q

敔簋

〈1305〉

易錫敔弓矢束馬匹貝五朋

r

孖簋

〈2152甲〉

錫孖貝五朋用作孖尊

s

小子省卣

〈2708〉

子商小子省貝五朋

t

能匋尊

〈2134〉

能匋錫貝于厥公矢𠧟五朋

u

戒鼎

〈0647〉

遣...于...貝五朋

v 趞尊

〈2139〉 易(錫)貝五朋

w 趞卣

〈2713〉 易貝五朋

x 周寏鼎

〈0622〉 錫貝五朋

y 令簋 十朋合文

〈1377〉 姜商(賞)令貝十朋

z 小臣邑斝

〈1896〉 王錫小臣邑貝十朋

a' 鄘伯馭簋

〈1342〉 錫鄘白(伯)馭貝十朋

b' 史話簋

〈1275〉 迺易史話貝十朋

c' 文父丁簋

〈1311〉 口商小子口每十朋口口口口金成厥口每口

d' 余卣

〈2728〉 易(錫)貝十朋

e' 小臣單觶

〈2432〉 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

f' 盂卣

〈2707〉 貝十朋

g' 庚嬴卣

〈2731〉 易(錫)貝十朋又丹一柝

h' 師遽簋

〈1351〉 王乎(呼)師朕易(錫)師遽貝十朋

i' 遽伯睘簋 十朋又三朋合文

〈1178〉 用貝十朋又三朋

j'

效卣
卅朋合文

〈2735〉
公易錫乒㞢順子效王休貝卅朋

k'

德鼎

〈0502〉
王易錫徝德貝卅朋

l'

圉侯鼎

〈0589〉
王賁賁音貝卅朋

m'

呂鼎
卅朋合文

〈0649〉
貝卅朋

n'

剌鼎

〈0653〉
王易錫剌貝卅朋

o'

從鼎

〈0503〉
白伯姜易錫從貝

朋 卅

p'

效卣
五十朋合文

〈2735〉
王易錫公貝五十朋

q'

榮簋
百朋合文

〈1270〉
隹□月□□□□各王□□乎□□文宰□□□□貝百朋

4082(6.420-0842)

<0503>「白姜易錫從貝廿朋」<0639>「公易錫旅貝十朋」<1181>「口子錫𡢁貝廿朋」<1213>「商𡢁貝朋」<1303>「錫貝五朋」<1333>「易貝五朋」<1351>「王𠂤呼師𦨶易錫師遽貝十朋」<2124>「揚賞小子夫貝一朋」<2144>「錫貝十朋」<2148>「公錫歐𦡊子效王休貝廿朋」「王錫公貝五十朋」<2920>「𡊨朋」

孫詒讓曰「說文𦒱字注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此說朋即鳳之叚借也然金文朋友字如多父盤作𠦪豐姞敦作𠦪先囗囗𠦪友金文此字甚多其無朋文者今悉不箸其貝朋字則遽白還彝作𠦪且子鼎作𠦪戊午鼎作玨二形絕異竊疑古自有𠦪𠦪兩字與鳳古文竝不同貝朋字象連貝形漢書食貨志蘇林注云兩貝曰朋毛詩小雅菁菁者莪鄭箋云五貝為朋二數不同以字形推之疑古貝以兩貫為朋而一貫則或兩貝或多貝不定也互詳後金文子荷貝形有省作𠦪子女𠦪且癸卣𠦪荷貝觶子者朋之為𠦪即从彼省子荷貝有連貝者亦詳後四與王象三玉相連形例同豐姞敦从玨與二玉字同朋友字

上从𠃌コ疑即勹形之變下从丰即拜之省蓋从勹丰聲朋鵬字亦此字段借𦒹字與古文鳳形狀相類故古書多譌捏實則鳳象羽毛形與㚇字略同而兩朋字則象連貝形象義固渺不相涉許君不察既昧鳳鳥之形復失丰𦒹之字小學專家有斯巨謬良足異已

（名原上一一至一二頁）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古朋字从丰从一象連貝形六書故豐下引唐本說文从豆从山丰聲儀禮注豐从豆𧯛聲今說文奪去丰字研經室文集云豐从豆凵象形丰聲今按經傳作朋朋古文鳳字篆作𠤳與拜形近聲同也。按劉謂拜𠤳為別字其見迴愈前人而謂豐之丰為此拜字甚非丰即丯字耳而拜自是別一字最古象形文也易損或益之十朋之龜崔憬注雙貝

為朋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葢五貝者
一隻之貫也下己酉方彝文可證而合之為朋崔注所謂雙貝
是也二家說實相同也如此此篆丌即象緡絲連衡[illegible]即[illegible]之省
略一即[illegible]之略實[illegible]之省也子字有荷貫貝者一作[illegible]一作[illegible]
可證而倗友倗黨之倗亦从拜聲詳見人部又倗與鳳古音相
通故載籍有借鳳為倗者後人拜字亦或借鳳字為之妄矣要
隸書𦙃𦙃併作朋故混亂至無分別故許書淜㴿掤棚弸綳諸
字悉作𦙃未知其當否矣……後得莊述祖說文古籀疏證云說
文朋即古文鳳無朋貝之朋鐘鼎朋貝之朋从二貝省从一或
从二以繫之鐘鼎鳳从此漢書食貨志大貝二枚為一朋鄭氏
毛詩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疏以漢志大貝牡貝么貝小貝
不成貝為五言五種之貝〻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

也。仍從漢志以二貝為朋。今以鐘鼎證之。則二貝為朋。益明矣。蓋莊說為發見前出者。故再追記云』（古籀篇九十九第四五至四六頁）

商承祚曰『說文𠑹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鵬。亦古文鳳。案鳳羽長而美。故甲骨文作[illegible]以象之。此作𠑹。省其冠。遂象半翼。甲骨文又作[illegible]象鳳始飛。塵土起揚故商人叚為風字。此从鳥作者。嫌其重複。且形與小篆同。汗簡引作[illegible]。或是後以𠑹為朋。乃用鵬為鵬鳥字。後世朋友之朋。甲骨文金文作[illegible]。朋黨之朋。即古朋貝之朋。甲骨文金文作[illegible][illegible]』（古攷三三頁）

孫次舟曰『𦐑古文鳳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按凡許書別著古文形體而復說假借者是古文形體為許慎所錄流傳之古字而所說假借則據所見古書也二者並說實為兩事此當嚴分淄澠者也如此𦐑字是許慎所見流傳之古字作如此形體因採而著之其字於六書屬象形至言故以為朋黨字者是許慎所見古書寫本有以鳳黨作朋黨者因取以為說但就實言之說文此說頗有商榷餘地𦐑為鳳之古文就形體核之當無疑問至假鳳為朋不惟現行古書不見其例即徵諸甲骨金文亦不見其然甲骨文有鳳字作[illegible]諸形與𦐑近似羅振玉曰卜辭中諸鳳誼均為風古金文不見風字周禮之飌乃卜辭中鳳字之傳譌……據此知古者假鳳為風矣是古只假鳳為風雨之風其假為朋黨字者乃未之聞卜辭又別有

朋字其字作拜拜幷諸形金文形體亦略同王國維曰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其用為貨幣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玨於貝則謂之朋是朋之本誼為朋貝古有其字也朋友之朋小篆作偏从人朋聲此篆从古文鳳實有譌誤金文倗字作[字形]杜伯盨[字形]朋仲殷[字形]倗尊等形从人从朋貝之朋為聲不从鳳之古文也後世不明古文古誼假朋貝之朋為朋友字於是倗字廢誤以鳳字為朋黨字於是倗之篆文所从譌朋貝之朋而為鳳之古文矣實則朋黨乃朋友之引伸倗既假朋貝字為之故朋黨字亦假之也凡此曲折許慎殆未能瞭清代治說文者亦多眩惑而不得其底蘊也(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一九三至一九四頁說文所稱古文釋例)

高鴻縉曰「按琫 貝之二系也一系五貝二系十貝為一琫此象形字五而以三表之三謂多也王國維曰余意古制貝玉皆五枚為一系合二系為一玨若一朋故琫者乃系貝單位之名本字秦以後失傳乃通叚朋以代之」(字例二篇一六七頁)

王國維曰「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商書盤庚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於文寶字从宀从玉从貝缶聲殷虛卜辭有𡧊字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三十一葉 及𡧊字同上後編卷下第十八葉 皆从宀从玉从貝而闕其聲蓋商時玉之用與貝同也貝玉之大者車渠之大以為宗器圭璧之屬以為瑞信皆不以為貨幣其用為貨幣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玨於貝則謂之朋然二者於古實為一字玨字殷虛卜辭作丰後編卷上第二十六葉 作丯前編卷六第六十五葉 或作𦍌後編卷下第二十及第四十三葉 金文亦作丰乙亥

敦云十丰王皆古玨字也。說文：玉，象三畫之連，丨其貫也。丰意正同。其作丰作丰丰者，丫丫皆象其系，如束字上下从屮朩也。古系貝之法與系玉同，故謂之朋。其字卜辭作拜前編卷一第三十葉作玨卷五第十葉，金文作拜遽伯寰敦作拜庚罷卣作拜且子鼎又公中彝之貝五朋作拜，撫叔敦蓋之貝十朋作拜，戊午爵乃作拜，甚似玨字。而朋友之朋，卜辭作朋前編卷四第三十葉，金文作朋杜伯簋或作朋豐姑敦或从拜，或从玨。知玨朋本一字，可由字形證之也。更以字音證之，玨自來讀古岳反，說文亦以瑴字為玨之重文，是當从瑴聲。然竊意玨與瑴義同意異，古玨字當與瑴同讀，說文瑴讀與服同，詩與士喪禮作服，古文作葡，古服葡同音，玨亦同之，故瑴字以之為聲。古者玉亦以備計，即玨之假借。齊侯壺云璧二備，即二玨也。古音服備二字皆在之部，朋字在蒸部，之蒸二部陰陽對轉，故

音變為朋、音既屢變、形亦小殊、後世遂以珏專屬之玉、以朋專屬之貝、不知其本一字也、又舊說、二玉為珏、五貝為朋、詩小雅菁菁者莪箋、然以珏拜諸字形觀之、則一珏之玉、一朋之貝、至少當有六枚、余意古制貝玉皆五枚為一系、合二系為一珏、若一朋、釋器、玉十謂之區、區瑴雙聲、且同在侯部、知區即瑴矣、知區之即瑴、則知區之即為珏矣、貝制雖不可考、然古文朋字確象二系、康成云、五貝為朋、五貝不能分為二系、蓋緣古者五貝一系、二系一朋、後失其傳、遂誤謂五貝一朋耳、觀珏拜二字、若止一系三枚、不具五者、古者三以上之數、亦以三象之、如手指之列五、而字作ㄋ、許君所謂指之列不過三也、余目驗古貝、其長不過寸許、必如余說、五貝一系、二系一朋、乃成制度、古文字之學、足以考證古制者如此、（觀堂一四三頁至一四五頁說珏朋）

〈大11〉「貝十朋。」

〈大12〉「王易錫貝五十朋。」

〈大19〉「贅敔圭瓚図貝五十朋。」

爵邑 父

〈1540〉 邑 A·B

小臣邑斝

〈1896〉 王錫小臣邑貝十朋

魰尊

〈2123〉 丁子(巳)王在新邑

臣卿簋

〈2229〉 公違相自東在新邑

臣卿鼎

〈0563〉 在新邑

夨簋

〈1384〉 厥日邑卅又五

北伯簋

〈1122〉 拓本

𨙶鼎

〈0679〉 弋以尚卑(俾)處厥邑

康侯簋

〈1289〉 王來伐商邑

呂伯簋

〈1372〉 余呂邑 [illegible]訊有𤔲

散盤

〈2927〉 用夨𤞷散邑 散邑 井邑田 自根木 衢左至于井邑封衢 以東一封

師酉簋

〈1374〉 𤔲乃祖

鬲攸比鼎

曾官邑人虎 臣西門夷

〈0670〉 射謝分田邑

元年師兌簋

〈1386〉 五邑走馬 A·B

8

屬比

遉盟

〈1497〉「其邑」△旃𢆶𦊔縵復友賄屬从其之田」「其邑」△𨚵懋言二邑」

奐歸屬从」「其邑」△彶眔句商兒眔讎」「其邑」△鼓楙才三邑」

「卅瀘 二邑」△

齊侯壺

〈2835〉「齊侯既遵齊洹子孟姜壺 其人民都邑」△堇宴 宴 無舞」

s

齊鎛

〈0062〉「侯氏易錫之邑百二百 又九十又九邑」△

a 吳大澂曰』上作口形古圍字下即卩形古節字也亦持節出使之義口或人名』（愙齋二十三冊七頁圍形節形爵）

高田忠周曰』又按說文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卩然此口四方義口字一轉之用非段借為四圍義者也』（古籀篇二十第一頁）

林義光曰「說文云『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按卪即人字（見卪字條）。从口圍人。古作邑（召伯虎敦）。說文云『𨛜，从反邑。䢽字从此。闕』」（文源）

林潔明曰「說文『邑，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羅振玉云『案凡許書所謂卪字。考之卜辭及古金文皆作㔾。象人跽形。邑為人所居。故从口从人。猶啚為倉廩所在。故从口从㐭』（見甲骨文集釋頁二一六五引）。按羅說是也。許君从卪說未墑』。

〈大8〉「貞。先內入邑」

〈大47〉「曶。先王既命女（汝）乍邑」「[illegible]五邑祝」

0844 邦

a b 邦 盂鼎

<0676> 在珷王嗣玟乍(作)邦 易(錫)女(汝)邦嗣三白(伯)

c 盂鼎二

<0677> 𢓊邦△ 賓障(尊)

其旅服 𢓊口口口口邦賓 甾口邦△賓 甾王邦△賓

d 靜簋

<1366> 王在(?)𢓊宜(?)剚 䎽卿 𢦏 莽(?)在邦△周射于大池

e 克鼎

<0675> 保辥周邦△

f g 毛公鼎

<0680> 邦△甾将憲 吉 命女(汝)辥又我邦△我家 外 雝

雝我邦△小大猷 國我邦△我家

h 彔伯簋

<1380> 𢓊 自乃且(祖)考又 有 㚖于周邦△

i 豆閉簋

<1368> 嗣 寏 𦩣 邦△君 嗣

馬 j 𣐈伯簋

<1389> 異 𥉂 自 也 邦△ 我 京 冉 究 瞷 高邦△ 冉 望 忘 小 㡀 高 邦△

k 𣪕向簋

<1360> 用 饎 𡚬 絅 缪 奭 保 我 邦△

我家 l 師寰簋

<1381> 即 𥁕 氏 邦△ 畐 𩰫

m 㝬鐘

<0061> 廿又 六 邦△

n 𣪕姬簋

<1435> 𣪕姬 乍(作) 乍(作)

黃 邦△

伯邦父壺

〈按此器自失收〉

齊鎛

〈0062〉 陶革吊又成戎衣 榮于齊邦△

邾公華鐘

〈0059〉 鼄邦△ 是保

晉公盞

〈3012〉 口口邦△ 口口晉邦△ 智燮萬邦△ 宗婦楚邦△ 晉邦隹翰

寡子卣

〈2706〉 敦不叔 𠂤乃邦△

子邦父甗

〈0810〉 子邦△父 乍旅甗

封盨

〈1340〉 命封 邦△

周保乃邦△

禹鼎

〈0678〉 敃于井邦△

十年陳侯午鐓

〈1502〉 陳侯午淖朝群邦△ 者諸侯于齊

陳侯午鐓

〈1501〉 保又有齊邦△

盞方彝

〈2445〉 萬年保我萬邦△

國差𦉜

〈2999〉 齊邦△賓寡 靜安宣

蔡侯鐘

〈0054〉 定均庶邦△ 建我邦△國

邦 6'

散盤〈2927〉「𤔲土逆寡、𤔲馬單𩁹、邦人𤔲工騍君、宰德父」按郭氏所釋與容氏異

〈0049〉「天子㠱事𠂤梁其身邦君大正」〈0644〉「坪安邦䎽客」（器）〈1502〉「𠑾保有齊邦」

〈1503〉「保有齊邦」〈2451〉「萬年保我萬邦」〈2825〉「子陳𩴾𢾊內入伐匽口邦之隻（獲）」〈3135〉「相邦樛斿之造」〈3160〉「邦右軍工師韓師」

6' 劉心源曰「邦字从丰即丯，蓋篆作丯，而弟二橫筆之尾偶与上畫相連，各本皆然，或是鑄損。攈古錄篆从丰，誤㠯為从牛，而釋此字為牧，非也。从𠨑即邑，西亭𩰫齊𨛭邑下卩字多一筆。齊造邦刀邦字作𨛜（从邑易識），又有作𨛜𨛜𨛜者，㠯𨛜證之，㠯㠯𠨑皆邑之緐文也」（奇觚卷八．二七頁矢人盤）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䣝國也从邑丰聲古文作㽬又封下曰爵諸侯之土也从㞢从土从寸寸寸其制度也古文作㞷籒文作𡊥从土丰聲與邦同意封丰皆誤金文作𡔖實从又又又手也丮持之意也㞷即䢀省䢀即土字从土丰聲足矣土田同意故或作㽬从田丰後加邑作䢀作鄁又省作邦蓋君與土臣承之此謂之封故从又邦會意其承受而所有之土此謂之邦邦邦為先出封為後出而邦已受意於封封封亦从邦此轉注之作例也若夫字从㞢土者為㞷㞷㞷往字所从與邦封字無涉封下之㞷元當作丰丰丰𡊥實皆邦字段借為封者也或謂封為先出㞷𡊥皆其省文邦从邑从封會意或亦可通但如此㽬亦可謂封字邪稍似不妥當矣要邦封音義相近古文互通用也書堯典協和萬邦詩皇矣王此大邦周語右非眾罔與守邦此為本義統言邦

國不分析言周禮大宰以佐王治邦國注大曰邦小曰國是也。又段借為封詩玄鳥邦畿千里東京賦注正作封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鄭本正作封可證矣」（古籀篇二十第四頁）

林潔明曰「按說文「邦國也」从邑丰聲。甾古文。甲骨文作𡴀（前四、十七、三）从田丰聲則知說文从㞢乃丰之誤金文邦字與篆文同或加土作𡊨。高田忠周氏謂土田同意古邦封一字王國維亦有說見古籀疏證三十五頁封字條載靜安先生遺書十七冊。其說是也」

〈大4〉「令令女汝事小大邦」「复德造囚邦」〈大6〉「王令命毛公以邦冢家君土駿徒御戢職人伐東或國瘠戎」〈大24〉「屯純卹周邦」「令女汝叀擭惠雝我邦小大猷」「邦居㶇辥」〈大25〉「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辠又故辜」弔叔邦父弔叔姞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大47〉「令隹司嗣𢓊先

姑君晉邦。」

〈大50〉

「[illegible]柔燮百邦。」「卒名曰替邦。」

a 都 𢑭鐘

〈0061〉「戠戉平都△」

b 齊鎛

〈0062〉「與䵣之民人都△啚鄙」

c 仲都戈

〈3071〉「中都△」

d 新都戈

〈3091〉「郕之新都△」

b 孫詒讓曰「戠卽都字，都本从邑者聲，此變邑為戈」（拾遺上十七頁齊侯鎛鐘）

林潔明曰「按說文：都有先君之舊宗廟曰都。从邑者聲。周禮距國五百里為都。金文與篆文同。」

〈大45〉「余易錫女汝釐都△䐑劃」

鄙 不从邑

齊鎛 啚字重見 〈0062〉 「與𨛫之民人都啚鄙」

林潔明曰「按說文：「鄙，五酇為鄙。从邑啚聲」。甲金文並作啚，不从邑」。

0847 酆



a

鄷不从邑

宅盄 豊字重見

〈1348〉「同公才在豊」

林潔明曰「按說文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从邑豊聲」金文字不从邑用為地名文王都也」酆姞姓春秋大事表譔異册四頁三三一云「鉦叔敦有豊姞輔白雁父鼎有豊孟媜貞松三、七等是又有姞姓與媜姓之豊」按同文曾引鉦叔敦部份銘文實乃塱方鼎之誤而塱方鼎並無「豊姞」二字未知何據輔白雁鼎云「輔白雁父乍豊孟媜賸鼎」與王仲嬀簠「隞厌乍王仲嬀歸媵匡」同例乃輔伯女孟媜適豊之媵器非豊為媜姓也今陝西鄠縣東五里有酆城(張日昇述)

0848 鄭

a □

鄭 不从邑

鄭同媿鼎 奠字重見

「奠同媿」〈0489〉旅鼎

陳槃曰：「鄭，卜辭作□或□（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七三），从酋、从六，並省。象尊有薦，乃奠字也。从酋之字，古金文多从酉。如障从酉，鄭作奠之類。从丌之字，古金文或省从一。如其字作□从一（元注：號叔鐘、寺遣設）之類。今案羅福頤古璽文字徵鄭或作□或作□，偏旁加邑，後出周金鄭義伯之書則然。而其奠字如此作，則與卜辭甚近似矣。酉、鄭登伯鬲等。又魏石經春秋殘石（見吳維孝新出漢魏石經考）並作奠。古鉢或作□（丁佛言古籀補補），或作□（古璽文字徵）。」（譔異一冊五〇頁）

林潔明曰：「按說文：『鄭，京兆縣。周厲王子友所封。从邑，奠聲。宗周之滅，鄭徙潧洧之上，今新鄭是也。』金文字不从邑，作奠。陳槃釋為鄭是也。」

鄭．姬姓．始封宣王子友．都棫林前．此殷代已有侯國曰鄭者．見卜辭所載．金文寰鼎曰「用乍朕皇考奠白姬尊彝」此即與周異姓之鄭伯也．武公東徙新鄭．（裘日昇述）

0849 鄆

a

戈文 鄆

<3067> 「鄆」

林潔明曰「按說文:「鄆,河内沁水鄉,从邑軍聲,魯有鄆地」金文字與篆文同,用為專名」

北

邶 不从邑 >按此器之

邶子盉 北字重見 〈目失收

林潔明曰「按說文：「邶，故商邑，自朝歌以北是也。从邑北聲。」金文字不从邑。」

邶，金文作北。漢書地理志下二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是北者殷後子姓之國。春秋大事表譔異冊五頁四六七云：「邶之地望，或曰在朝歌以北，或曰在東，或曰在南。案今陽陰縣東南三十里有邶城鎮，安陽縣東三十里，汲縣東北並有邶城，滑縣之白馬城有鄁水，邶風凱風之篇之所謂寒泉所謂浚，則在滑縣東七里——今河北之濮陽縣，如以此等處為邶國故地，是邶當在紂城淇縣之東北，亦即殷都今安陽縣之東南矣。」(張日昇述)

井

邢 不从邑 說文邢邦二字乃一字誤析為二者 井侯簋 井字重見 〈1378〉「簋井井△侯般」

林潔明曰「按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从邑幵聲」又說文「邦」鄭地有邦亭从邑井聲」金文字不从邑容庚以為說文邢邦一字是也說詳0669井字條陳槃說」

邢金文作井姬姓都邢丘繼遷襄國今河北邢臺閔二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張日昇述)

0852 䣝

a 【seal forms a, b】 b

䣝

䣝孝子鼎

〈0549〉「䣝孝子以庚寅之日」(A.B)

林潔明曰「按說文：「䣝，邯鄲也。从邑單聲」金文與篆文同，用為地名」

a

鄦 不从邑

鄦㠱簋 無字重見

〈1353〉「王易錫無△㠱馬三匹」「無△㠱用乍朕皇且祖釐季隩毁」「無△㠱其萬年子孫永寶用」

b

鄦子簠

〈1442〉「鄦△子妝擇其吉金」

c

蔡大師鼎

鄦弔姬 从甘

〈0642〉「大帀師[illegible]䑣賸鄦△許弔叔姬可母飤緐」

d

⿱無皿姬鬲

⿱⺮皿

〈0710〉「⿱無皿△鄦姬乍姜虎旅鬲」

e

⿱無皿仲尊

〈2118〉「⿱無皿△中仲㹚乍氒文考寶隩彝日辛」

〈0461〉「季⿱無皿△乍宮白寶隩盡齍」

〈0557〉「鄦△去魯生乍壽母朕貞鼎」

〈2695〉「⿱無皿△中仲㹚乍厥文考寶尊彝」

b 吳榮光曰「鄦正字許假借字正字獨見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于楚再見說文得此器而三餘古文家皆用假借字此彝器有

功小學者也」（筠清卷三第八頁 周許子簋）

「吳式芬曰「許印林說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謂之假借。上古蓋無鄦字，借許字為之，堯時許由即用此字，後分封有國，始制鄦字，故从邑無聲，而當時仍是鄦、許兩用，故見于古器銘者，或作鄦，或作許，書冊亦然，左氏春秋諸許字，未必非古文也。許君明箸鄦字于邑部，而署名仍作許。」（攈古卷二之三 七十六頁 許子簋）

「方濬益曰「荷屋中丞曰鄦正字，許假借字，正字獨見史記鄭世家，再見說文，得此器而三，餘古文家皆用假借字。濬益按薛書二鐘，中丞未之及，今又得盤、仲尊、卣及鄦叔姬媵鼎，合前三事而八矣」（綴遺卷八、二十六頁 鄦子安簋）

「劉心源曰『鄦』說文云炎帝太岳之後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此即許國本字後人專用許」（奇觚卷五、二六頁鄦子妝簠）

「劉心源曰『⿱無皿』據古錄篆作⿱亞皿徐籀莊釋為瑟今此拓明〻皿上从無知彼改篆就己也古文叔雖二字亦从皿皆字書所無疑是鄦姓也」（奇觚卷六十二頁⿱無皿仲趎卣）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鄦炎帝太嶽之後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蓋後人用許不用鄦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于楚即用正字至漢書皆作許知漢人用許而不用鄦故許氏以許讀鄦耳』」（古籀篇二十第二四頁）

e 高田忠周曰「劉〔心源〕云攗古錄篆作盤，徐籀莊釋為瑟。今此拓明明皿上从無，知彼改篆就己也。古文叔雖二字亦从皿，皆字書所無，疑是鄦姓也。按劉釋盤是。然云鄦字非古，無亾通用，撫或作㲈，舞或作翌，可證。又古文血多省作皿，盟作盟，盩作盩，皆其證也。即知盤此衁字。說文衁血也，从血亾聲，左僖十五年傳士刲羊亦無衁也是也。但亡無古音轉通，其用為姓，或當與鄦通用」（古籀篇二十二第二一頁）

b 容庚曰「說文鄦，炎帝之胤，甫侯所封，在潁川，从邑無聲，讀若許。今經典皆作許」（善圖十五頁鄦子簠）

〈大38〉「鄦」許子[爿+盧]台睪其吉金」

郾 郾 經典作燕

郾王職戈

<3107>「郾王職乍王萃」

郾王詈戈

<3117>「郾王詈作行議鍨」

郾侯脮戈

<3112>「郾侯脮乍力萃鍨鉘」

<1320>「郾侯庫戠畏夜戚夷忍淑口戠」

<3111>「郾王戠乍五敍鋸」

<3131>「郾王戠乍攼萇萃鋸」

<3140>「郾右軍」

<3142>「郾侯庫戠乍左軍」

<3143>「郾王喜𡑗仝𠦝矛」

<3145>「郾王戎人乍五敀□金」

<3154>「郾王喜𡑗汞𠂤鈦」

<3157>「郾王戠乍武業鋸鍨[illegible]坫」

林潔明曰「按說文『郾，潁川縣，从邑匽聲』字在金文用為國邑名，經典作燕。匽燕上古音並在元部影紐，音近通假」

a

郢

□郢鐸

「□郢△率鐸」〈0065〉

b

郢戻戈

从彳

「郢△戻之𨱇戈𨑒自」〈3109〉

林潔明曰「按說文『郢，故楚都，在南郡江陵北十里。从邑呈聲。𨛬，郢或省』。金文與小篆形同，用為國邑名」。

鄧　不从邑

鄧公簋　登字重見

〈0023〉「鄧ム旂士嫪自乍龢鐘」

〈1277〉「隹鄧ム鄧九月初吉」「不故屯夫人始乍匜鄧ム」云

林潔明曰：按「說文：『鄧，曼姓之國，今屬南陽，从邑登聲。』金文字不从邑。鄧孟壺銘曰：『鄧孟乍監曼嫚隣壺』正鄧嫚姓之証。春秋時與楚為鄰，後滅于楚，見左傳。」

鄧，金文作𡚸，曼姓。春秋大事表譔異云：「鄧之始居當在黃河以北，其居上蔡、新蔡必在其後，襄陽之居殆更在居上蔡、新蔡之後矣。」（張日昇述）

0857

䣅

鄂 不从邑

鄂侯簋 咢字重見

〈1226〉 「鄂侯作王姞媵簋」

林潔明曰：「按說文：『䣅，江夏縣，从邑咢聲。』金文字不从邑，用為國名。」

a [古文字形]

郳 不从邑

郳公華鐘 鼄字重見

〈0059〉「鼄△公華 四葉廿氏十
吉金」「鼄△邦是保」

b [古文字形]

郳公釛鐘

〈0040〉「陸𪓰之孫郳△公釛
乍作 氏十禾和鐘」

c [古文字形]

郳大司馬戟

〈3133〉「郳△大𤔲馬
之膳造戈」

陳槃曰「郳公牼鐘、貞松一、一六等、郳公華鐘綴遺二、二四等、等作鼄、郳公鐘古籀補、郳公釛鐘二八、兩周二等作郳、古今人表下中、路史後紀八、葉卷十八、一下、國名紀丙作朱、葉八上、路史後紀一太昊篇作邾、卷十一下、葉、鄭語、晏子內篇上三作鄒、吳世家、漢書地理志魯國作騶、公羊、禮記檀弓作郳婁、公羊隱元年釋文、婁力俱反、郳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郳婁、姓觽二、七虞複姓郳婁條、姓考云、郳子遷婁後有郳婁氏、又卷四、二十六尤、鄒、世本云、郳子支庶封鄒、因氏、說文邑部鄒段注、郳婁之合聲為鄒、夷語也、案陸、段二氏說俱可通、姓考蓋誤、又所謂世本云云、諸家並未見徵引、疑出依託也」(譔異二冊一三一頁)

陳直曰「魯伯愈父鬲杞伯鬲杞伯敏亡敦邾字皆作鼄邾公鐘古鈢文皆作鼄說文古籀補云鼄象形鼅鼄也古國名後省作邾予案吳說非是春秋之邾有二左隱元年傳云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杜注魯附庸地今在魯國騶縣漢書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注云魯邾國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氏子五曰曹姓邾其後也正義云故邾國在黃州黃岡縣地理志江夏郡有邾縣據此見於魯杞各器之鼄為魯附庸之邾見於邾公釗鐘及古幣古鈢之邾為楚與國之邾各不相侔當時故以鼄邾二字相別非古今字也又案邾公鐘首云陸𩏾之孫亦明其世系與魯附庸之邾不同也」(金文拾遺第五至六頁)

邾曹姓金文作[女朱]邾公鐘云「陸蟫之孫邾公[金乇]」陸𩏾即楚世家之陸終也鄭語韋解云「陸終弟五子曰安為曹姓封於鄒」與金

0855 鄘

鄘 不从邑

井侯簋 𩫏字重見

〈1378〉「卅人·東人」

𩫏人」

林潔明曰「按說文：『鄘，南夷國。从邑，庸聲。』金文字不从邑，用為地名或國名」

a 邛

邛國名經典作江

弔姬簠

b 邛

邛君壺

<1435> 曹侯乍作弔姬邛嬭賸媵器鼎彝

<2802> 邛君婦龢乍作其壺

c 邛

邛季戈

<3115> 邛季之孫□方或之元

d 邛

孫弔師父壺

<2827> 邛江立宰孫叔具

b 方濬益曰吳荷屋中丞曰邛有二一為邛成侯國在濟陰一在西南徼本邛都國漢武帝始開置以為越巂郡者也但皆漢地名漢以前之邛則不可攷矣濬益 按邛國不見於經傳其字从工者當即春秋之江國籀文於國邑名類皆从邑經傳以同聲通段作江也於何徵之江國近楚與楚婚姻左傳文公元年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杜注江芈成王妹嫁於江薛氏款識有楚王作邛仲嬭南龢鐘邛仲嬭蓋亦楚女之嫁於江者嬭為芈之本字說詳後王子申盞蓋銘釋左傳僖公二年齊侯宋

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始見經文公三年秋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注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據此知江國近方城國語吳語不修方城之內韋昭注方城楚北山即今河南信陽州光州諸山而光州南六十里有地曰江家集寔春秋之江國距中原為近故得與齊秦宋三國會盟而去江尚遠不得以从水之江名國如後世尋陽稱江州之例蓋漢人傳經多改易古文左傳寖後出意者當時以邛成邛僰與此同名邛江皆工聲故段江字以別之觀周時諸國初無以水為名者豈不以水之行道長而一隅之地不得擅全水之名也薛氏款識又有邛仲之孫伯

盞鑠盦二銘與此並為一國之器故文字亦相近而邛為江國之本字雖無明證要可即左氏傳注及諸器銘以斷之好學深思之士或不以鑿空見詆耳」（綴遺卷十三、二十頁至二十一頁邛君婦壺）

郭沫若曰「邛當即江黃之江、春秋傳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杜預云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其故地在今河南息縣西南、漢書外戚侯表邛成屬濟陰縣、說文邑部邛字注亦同、彼乃別一地」（兩攷一七〇頁伯戔盤）

陳槃曰「古器有邛君婦龢壺、又有伯戔盤、伯戔盦亦邛器、邛、金文辭大系攷釋冊三葉一七一、一七二、劉節宗族移殖史論葉二二二、楊樹達曾侯簠跋（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葉七一）等並釋作江、案曾侯簠或稱叔姬簠（貞松六、三三）等、有叔姬、邛嬭、嬭、楚姓、亦作嬭、經典作芈、或作芈、古代女子稱姓

曰邛嬭則邛蓋嬭姓亦即羋姓然嬭姓之女適邛亦可稱邛嬭如鄫季姬（僖十四年左傳）杞伯姬（莊二十六年經、傳）皆魯女非鄫杞女也然則邛嬭不定是邛女即邛亦不定是嬭姓矣又楚王鐘云楚王賸邛仲嬭南龢鐘（考古圖七、十二等）此邛仲嬭則楚女于省吾言之矣（雙劍誃吉金文選下一、二）

復次江是否羋姓亦有問題文元年左傳有江羋杜解以為楚成王妹嫁于江者而楚世家則以為成王寵姬如前引秦本紀贊等說江氏嬴姓則杜解以為成王妹者當是也

金文世族譜邛為姬姓見潛夫論五德志二、一四案五德志姬之別眾多……邠、方、邛、息……皆姬姓也路史後紀九下高辛紀同葉一上）邛、卬字同然則邛氏姬姓與江氏之為嬴姓者異矣（譔異三册二八六頁）

4125(6.463-0860)

林潔明曰『按說文「邛邛成濟陰縣从邑工聲」金文邛用為國名諸家並以為即江黃之江是也其地在今河南息縣西南與濟陰縣之邛非一地』

〈大30〉「楚王賸(媵)邛(江)仲嬭南龢鐘」

〈大32〉「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頮沬盤」

〈大33〉「邛」仲之孫白戔自乍(作)餴盨」



鄶 不从邑

鄶始鬲 會字重見

〈0697〉「會㚸媰 比朕鬲」

林潔明曰：『按說文：「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潧洧之間，滅之从邑會聲」。韓非子內儲說下「鄭桓公將欲伐鄶」，陳氏校釋纂聞云「韋昭曰：鄶，妘姓」。路史國名紀丙高陽氏後篇「鄶，邳姓，一曰會人，鄶也」。又鄭語、檜風譜並作妘姓，然鄶始鼎、會㚸媰、比朕鬲則媰姓。媰姓之鄶與妘姓之鄶，其間關係則未可知』。

檜，鄭語云「妘姓鄔、鄶、路、偪陽」，韋解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春秋大事表譔異（冊四頁三五六）據會媰鬲謂有媰姓之會，然該器乃會媰所作，非為媵會媰而作者，是會非媰姓也。（張日昇述）

a 郐沇兒鐘 郐王 經典通作徐 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劉本作郐

〈0052〉「郐△王庚之忈淑子沇兒羣擇其吉金」

b 郐王義楚 楚耑

〈2435〉「郐△王義楚羣擇余吉金」

c 郐王鼎

〈0619〉「郐△王𤤊用其良金鑄其鼎」

d 郐王耑

〈2434〉「郐△王朱又之耑」

e 宜桐盂

〈3008〉「郐△王季𡙇之孫宜桐乍作鑄飤盂吕媵妹」

f 南疆鉦

〈0013〉「余以伐郐△𣪘子孫」

g 郐䛓尹鉦

〈0012〉「郐△䛓尹」

〈0051〉「郐△王子旃」

a 吳大澂曰「郐」沇兒鐘郐王當即徐王 周禮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釋文劉本作郐 郐戎僣偁王 宜宣王伐之也 許氏說

郐邾下邑地魯東有郐城讀若塗』(古籀補三十六頁)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郐邾下邑从邑余聲魯東有郐城讀若塗塗即涂字此轉寫之誤其實涂亦徐字譌形書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字元或作徐然周初已作郐為專字也』(古籀篇二十第三一頁)

容庚曰『說文郐邾下邑地从邑余聲魯東有郐城經典通作徐周禮司寇雍氏注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劉本作郐』(善圖十二頁郐王鼎)

徐金文作郐嬴姓地理考實僖三年條云「今江南鳳陽府泗州(今安徽泗縣)北八十里有徐城相傳為徐偃王所築」齊魯境內並有

徐州蓋徐氏之舊居也（張日昇述）

a 邿 不从邑 邿季簋 寺字重見

〈1197〉「寺邿季故公乍寶毁」

b 邿伯祀鼎

〈0587〉「邿白祀乍譱鼎」

c 邿遣簋

〈1286〉「邿遣𢽃乍寶毁」

d 邿造鼎

〈0514〉「邿[illegible]𢽃乍作寶鼎」

〈0586〉「邿白[illegible]肈乍作孟妊譱膳鼎」

高田忠周曰「按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从邑寺聲左襄十三年經取邿注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是也」(古籀篇二十第三一頁)

陳直曰「邿季鼎云邿季𢦏肈作孟妊寶鼎邿季敦云邿季故公作寶鼎子孫永寶用言案說文云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春

秋襄十三年經云夏取邿杜注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惟公羊傳以邿為邾婁之邾穀梁傳無說蓋從左氏為國也金文邿器約有四五與左氏及說文均合足證公羊邾婁之誤敦文稱邿季故公者蓋為失國後所鑄之器魯所取者即為邿季無疑可為輔翼經傳之一證」(金文拾遺第五頁)

邿金文又或作寺春秋大事表譔異冊五頁四四四云「邿季鼎邿季嫠作孟姬寡母鼎邿造鼎邿遣作姬孑乚朕羞鼎兩周二三二等案此蓋邿氏為其女作鼎曰某姬曰姬某蓋邿氏姬姓」案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增訂本(一九五七)無此二器邿為姬姓與否似應存疑春秋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東南有邿城」(張日昇述)

0864

郰 不从邑

郰卣匜 郰字重見

「取[A]卣字」
〈2965〉商鑄匜

林潔明曰「按說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金文字不从邑用為地名」

a 邗

禺邗王壺

口口

用

b 邗

邗王戈

〈2820〉 禺邗王于黃池，為趙孟庎邗王之惕金

〈3114〉 邗王是埜乍口

a 陳夢家曰：「說文曰：邗，國也，今屬臨淮，从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玉篇曰：邗，吳城名。吳既併干，故說文云本屬吳，玉篇云吳城名。」（金選三五五至三五六頁禺邗王壺考釋）

a 楊樹達曰：「經傳多稱吳為干，莊子刻意篇云：夫有干越之劍者，荀子勸學篇云：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干越皆即吳越也。邗為國邑之名字，从邑，為本字，經傳假干為邗，省形存聲耳。」（積微一九二趙孟庎壺跋）

陳槃曰「亦或曰干一作邗墨子兼愛中「以有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吳毓江校注「王念孫云……干越即吳越非春秋所謂於越也畢改干越為干越亦非又云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彪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楊倞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原道篇曰干越生葛絺高注曰干吳也是干越即吳越也干越為二國若春秋之於越即是越而以於為發聲與干越不同劉台拱云干與哀九年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邗同孫詒讓云王劉說是也干邗之借字說文邑部云邗國也今屬臨淮一曰邗本屬吳管子內業篇云昔者吳干戰據管子說則吳干本二國後干為吳所滅遂通稱吳為干故此云干越」吳劉寶楠愈愚錄四干越條說尤詳文長不錄

或曰蠻夷成七年左傳「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

伐而莫之或恤」

或曰句吳亦曰工吳宣八年左傳正義引杜譜「自號句吳句或為工夷言發聲也」案淮南繆稱篇「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許注「夷謂吳陽吉也」此亦謂自號句吳又以為夷也唯驗之古器物文字則吳之自稱或作工獻如者減鐘或作攻吾如奎旂劍或作攻敔如吳王元劍或作攻吳如夫差鑑或作吳如吳王光鑑吳季子之子劍

亦曰禺邗禺邗王壺「禺邗王於黃池」陳夢家考釋禺與吳獻敔古音並近(陳文承周法高先生檢示)案陳說是管子輕重甲禺氏不朝國蓄篇　為趙孟疥
至于禺氏尹知章注禺並音虞虞吳字通已詳上
介邗王之惕　錫金台　以為祠器」从于省吾荀子新證卷一讀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四四二讀作
「禺邗王于黃池為趙孟疥
邗王之惕金以為祠器」　案吳有干稱說已前見又前引劉台拱云干同於左傳吳城邗溝通江淮之邗路史國名紀己干下亦云干即邗又引及

邗溝（叢二五上）劉寶楠亦曰「管子小問篇昔者吳干戰未齔不得入國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案干即邗邗本國名在江邊即廣陵也……其後吳乃滅干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滅邗當在其前故不載」又曰「吳滅邗因稱吳為邗又假干為邗猶韓滅鄭遂稱韓為鄭也國策元注」是（同上愚錄）愈案吳滅邗因自號邗不但人稱之也上引器銘可證歷史上亦不乏此例如田氏既篡齊而齊之號不改魏都大梁因號梁之等是也禺邗王于黃池即春秋哀公十三年夏吳與晉會于黃池爭長之一事趙孟即晉趙鞅王即夫差諸家詳之矣然則禺邗即吳邗已曰吳而復曰邗者亦如杜之稱唐杜楚之稱荊楚古人自有此俗耳（謨異一冊七二至七三頁）

郯 不从邑

全盂 炎字重見

<377>

炎 才 在

郭沫若曰「炎」當即春秋時郯國之故稱，漢屬東海郡，今為山東「齊寧道」郯城縣，々西南百里許有故郯城云（兩攷三頁令段）

陳夢家曰「西周初之郯與春秋之郯不在一地，齊世家「桓公二年滅郯，郯子奔莒」集解云「徐廣曰一作譚」，齊桓公二年當魯莊公十年（公元684年）所以春秋莊十日「齊師滅譚」，杜注云「譚國在濟南平陰縣西南」，是譚即郯，在今歷城縣東75里龍山鎮，春秋大事表以譚為子姓，當有所本，世本說時（亦作邿詩）為子姓，左傳襄十八齊禦晉師于平陰，晉「克邿」，杜注云「平陰西有邿山」，當為子姓邿國最初之地，齊乘引三齊記以為平陰是「殷帝乙之都」，表亦此地嘗為殷人的居邑，齊水注述原武「水出譚城南平

澤中世謂之原武淵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布或本作有）」

布或奄之誤

春秋時代的郯，見載于春秋宣四、成八、襄七和左傳昭十七，竹書紀年越「朱句三十五年滅郯」是在公元前414年，此所滅者即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的「郯，故國，少昊後，盈姓」今郯城縣西南，此郯可能是周初滅炎以後南遷之國，猶成王既伐奄與薄姑，遷其國」（金選六二頁斷代15令設）

陳槃曰「說文邑部作鄆，段注「蓋許所據從邑，齊世家譌作郯，可證司馬所據正作鄆」是謂齊世家本亦作鄆也，今案春秋自有郯國、譚國、郯國滅年不同（見後，又參下郯），齊世家之郯，當作鄆，因形聲相近而誤」（譔異二五三頁譚，又參三八一頁郯）

郯。嬴姓。秦本紀云「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二十郯城縣云「郯縣故城在城北。有遺址。縣府志並稱。今城北古城為古郯國。秦漢郯縣城」

（張日昇述）

曾[a]

鄫 不从邑

鄫伯簠 曾字重見

〈1446〉「曾白霥悊聖元武」「曾白霥叚胡不黃耇萬年」

鄫[b]

鄫子禹之鎵

〈0757〉「鄫子之鄭伯作尊禹」

[a] 劉心源曰：「曾即鄫，世本氏姓篇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公六年莒滅之，鄫太子仕魯，去邑為曾氏（奇觚卷五二八頁曾伯霥簠）」

[a] 李棪曰：「曾白字作曾，阮元云曾當即鄫，夏之後國，爵為伯，春秋作子者，意後王貶之也（積古七）按古代地名如北、庸、如奠、寺，後人每加邑偏旁寫為邶、鄘、鄭、邿，是知以曾為鄫未嘗不可。于思泊引左傳襄六年莒人滅鄫（雙劍誃選上）然鄫之地望，說至紛歧，屈氏

曾總結之為(一)姒姓之鄫與杞為鄫始封于西周初年亡於魯襄公六年(二)姬姓之鄫即繒始封之年不可考當在召穆公虎平定江漢之域以後為楚之附庸國(簠考)按屈說是也阮氏後王貶爵之說難以致信徐同柏謂伯為伯仲之伯(從古二)亦未必然金文白字雖常用作伯仲之伯亦可用作侯伯之伯春秋時期以低爵而冒稱高爵者習見也(金文選讀第一輯序論四三至四四頁)

鄫金文作曾姒姓金文作姛亦作姛曾伯霥簠之曾伯霥即是春秋大事表譔異云「厥初蓋亦居河南南部其居山東由于遷徙鄭地之鄫蓋即其舊居之迹也」(張日昇述)

鄭杰祥曰「此墓出土的銅甗銘文，為我們了解古代曾國歷史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國語·鄭語：「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韋昭注：「繒，姒姓，申之與國也。」鄭語又云：「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注：「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括地志云：「南陽縣北有申城，周宣王舅所封。」又云：「謝城在故湖陽城北（今唐河縣境）相傳周申伯徙封于此。」上述文獻記載說明古申國地在今南陽唐河地區。繒即曾國，為「申之與國」，是知南陽附近必然有個曾國。此墓出土于新野城郊，北距南陽、唐河不過百里左右，與文獻記載恰相符合，說明春秋初期新野地區當屬曾國境內，或者就是曾國的一個重地」（文物一九七三年五期十八頁河南新野發現的曾國銅器）

鄂兵曰隨』縣出土的銅器．从紋飾來看．有瓦紋．重環紋．竊曲紋．鱗紋等．均系西周晚期新興的花紋．从器形來看．與上村嶺虢國墓地的IV式鼎．II式甗．IB式簋．I式匜相似．與河南鄭縣出土的銅鼎．甗．盤．匜近似．與湖北京山曾國銅器也比較接近．以上四批銅器雖各有其某些特點．但大致時代不會相差太遠．因此．隨縣出土的這批銅器的時代應在西周與東周之交．再从這批銅器來看．曾國與黃國的銅器並存．而黃國於春秋僖公十二年（公元前648年）滅于楚．可見這批銅器的年代至遲不跨過春秋初年．

關於曾（鄫、繒）國．文獻中屢有記載．其一見于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鄫附庸于齊．在今山東嶧縣．其二見于左傳．襄公元年「于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此鄫乃

鄭之附庸。其地當在今河南柘城縣北。其三見于國語·晉語「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此繒似應為申之近鄰。左傳·哀公四年有「楚人……乃謀北方……致方城之外于繒關」的記載。據江永春秋地理考實「繒關在南陽府裕州」。即今河南方城縣。其地望與申國之都邑謝(今河南南陽)相近。至于湖北境內是否有過曾國存在,還未見文獻記載。但近年來在京山、隨縣却兩次出土曾國銅器。宋代安陸出土的「楚王酓章鐘」也鑄有關于「曾侯」的銘文。這說明在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曾人的足迹已及于鄂北一帶。隨縣出土的這批曾國銅器,和京山所出曾器一樣,有黃國的銅器共存。再次為研究西周晚期江漢諸小國的關係提供了資料。(文物一九七三年五期二二至二三頁湖北隨縣發現曾國銅器)

a 郳

郳 郳始鬲

〈0717〉「郳始[illegible]母鑄其羞鬲」

a 方濬益曰「郳在春秋時為小邾左莊公五年傳疏引世本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郳為小邾子按經傳注郳與邾皆曹姓」(綴遺卷二十七、二十八頁郳始鬲)

a 劉心源曰「字从邑从兒从臼从壬（古刻望字聖字皆从𡈼即壬与此同）近人釋郳非」(奇觚卷八 五頁郳始鬲)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郳齊地从邑兒聲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郳田此為本義又有別義為名實為段借元引徐籀莊說[illegible]曹姓邾挾後夷父顏之子友初封郳為附庸云云是也」(古籀篇二十第三五頁)

a 馬叙倫曰，倫謂郳從兒得聲，此作𨚵者，從𡥈，𡥈為人之異文，㠯，為説文囟之異文，囟之古文作𡿺，巤字從之得聲，巤音來紐，腦音泥紐，古讀來歸泥，巤為腦之次初文，囟其初文也，詳疏證

唐寫本切韵殘卷五支，兒，按説文作此兒，其兒字必有所本，從人，囟聲，兒即甲文干支子字之作㒸者也，囟聲真類，其轉注字作腖，從𡨄得聲，𡨄聲轉入脂類，脂真對轉也，脂支近通，故兒聲入支類，師寰𣪘巤字作𡿺𤕦，故此及説文兒字所從之囟變譌為㠯為㠯，兒𡿺一字，為孺之轉注字，今吴縣上海謂小兒曰小囡，囡即𡿺之俗體也，㠯（刻詞一三一頁郳始鬲）

𢦏

𢦏 不从邑經典作戴

𢦏弔鼎 𢦏字重見

<0618> 𢦏戴弔叔𥎦 自作餴鼎

陳侯因資錞 𨽸

𢦏大𨳝茲克成

<1503> 𢦏 哉 龏茶

劉心源曰𢦏吳書作𢦏釋戴此拓明从言乃言字又从𢦏為𢦏不載字書惟字彙補有𢦏字音芟謀也非此銘所用義當是哉之異文說文哉作𢦏云言之閒也从口𢦏聲此从言即口也說文中口言二部為重文者如嘖讀吟訡部口謀𧦝謨暮信㐰詠咏諮嘗諮部皆可取證也(奇觚卷四十四頁陳侯因資敦)

孫詒讓曰𢦏字舊釋為戴依文疑當為哉字(餘論卷三第十五頁陳侯𥎦彝)

b 徐中舒曰『䣪同在州輔碑𢦏貴不濡以𢦏為在𢦏䣪並從𢦏聲從土與從邑同意』（集刊第三本四分四八二頁陳侯四器考釋）

a 郭沫若曰『戴國地望在今河南考城縣東南。春秋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傳云、取三師焉、其後不知何年為宋人所滅』（兩攷二三四頁𢦏叔朕鼎）

陳夢家曰『舊釋戴字从邑从𢦏乃是說文䣪字（經籍作戴）此處是動詞假作截或裁詩常武截彼淮浦廣雅釋言裁制也』（金選三七頁西周銅器斷代[illegible]鼎）

[glyph] c

鄐 說文所無 廣韻鄉名

鄐嫛盤 陝西鄠縣出土

<2914> 「王子剌公之宗婦鄐嫛為宗彝𩰫彝永寶用」「保辥鄐國」

[glyph] b

鄐嫛簋

<1291> 「王子剌公之宗婦鄐嫛為宗彝𩰫彝永寶用」「保辥鄐國」

<2811> 「王子剌烈公之宗婦鄐嫛為宗彝𩰫彝」「保辥鄐國」

<2824> 「王子剌公之宗婦鄐嫛為宗彝𩰫彝永寶用」「保辥鄐國」

高田忠周曰『[glyph]古鉩文曰鄐將渠𡩡鉩古玉圖攷・按古籀補亦引同此从邑从曆字形明晳然字書無之蓋䣛異文也說文䣛蜀地从邑耤聲而耤聲皆从昔聲故此从曆作鄐下文直从昔作膌皆於形聲一理無異也但曆从昔昔从肉仌為腊象此昔形从二肉必為籀文增緐下从腊以取緐茂皆均同意作法』

(古籀篇二十第二七頁)

郭沫若曰「鄑字从邑𦠆聲，𦠆古文昔，見說文。此當即許書䣢字，䣢下注云蜀地也，从邑耤聲，耤則从耒昔聲也。徐鍇云按字書，䣢鄉名，在臨邛。據本器則鄑實當時蜀中之一小國，與周室通婚，婚媾婗其國姓。」（兩攷一五六頁宗婦鼎）

容庚曰「說文昔，籀文从肉作𦢊，廣韻鄑鄉名。」（善圖二二頁鄑婗簋）

a

郝 說文所無

新郝戈

<3091>

「郝之

新郝」

0872 鄀

鄀 說文所無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秦晉伐鄀 注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 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 注春秋傳作鄀是鄀本作若也 字林鄀楚邑

鄀公簠

<1337> 「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上

鄀公敄人乍作障殷

鄀公鼎

<0651> 「鄀公平侯自乍作障鐳」(A.B)

鄀公簠

<1437> 「蛘若公諴乍作旅鐘簠」

<0651> 「隹鄀八月初吉癸未」

方濬益曰 按說文無鄀字 字林有鄀云楚邑 漢書地理志南郡若下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 師古注曰春秋傳作鄀 據此是鄀本

作若。籀文於地名每加邑旁，若𨛭鼎作若，則猶用古文者也』（綴遺卷一、三十二頁鄀公鐘）

高田忠周曰『按說文所無。阮氏云：按左傳秦晉伐鄀，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後遷南郡鄀縣。蓋古唯當作若，即作叒為正，後人从邑，猶梁作郛、墨作𨜶、登作鄧也。又說文邑部字，鐘鼎古文多不从邑，知古字不从邑也』（古籀篇二十第一七頁）

郭沫若曰『蠚字从蚰，下鄀公諴簠作𧋍，从虫，均有意与上鄀示別。蓋下鄀後出，既分上下，猶嫌混淆，且時亦各省去上下字而單称鄀，故于鄀字之結構亦須示別也』（兩攷一七六頁鄀公諴鼎）

a 郭沫若曰『左傳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楚鬥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

南郡郡縣，今案鄀有上鄀與下鄀，本𣪘稱上鄀，而下鄀公𧻚鼎稱下蠚、可證，彼鼎所出於上雒、商縣今陝西地与商密接壤，則此秦晉所伐者實是下鄀，上雒後為晉邑見左傳哀四年，蓋下鄀為晉所滅也、南郡之鄀、漢志作若、注云、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今湖北宜城縣、當即本𣪘所謂上鄀，上下相對，必同時並存，蓋由分封而然，意南郡之鄀為本國，故稱上、上雒之鄀為分枝，故稱下、此猶小邾之出自邾婁而稱為小矣，南郡之鄀後為楚所滅，故於春秋末年其故都竟成為楚都也」（兩攷一七四頁至一七五頁鄀公敄人𣪘）

鄀古器物有上下鄀之分，左傳僖二五年杜解云「鄀本在商密，秦晉界上小國，其後遷南郡郡縣」，郭沫若以為兩地乃分封並存，非前後遷徙，南郡為上鄀，商密為下鄀，乃上鄀之分枝。（張日昇述）

陳直曰「鄀公盂云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鄀公敄人作尊敦案左僖二十五年傳云秦晉伐鄀杜注鄀秦楚間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正者是用鄀國之正朔與周正當然不同春秋諸國皆用周正惟晉用夏正(說見趙氏坦寶甓齋雜記)鄀國亦疑用夏正惟未審其故又歙縣黃氏藏有右醜王鉢金文有右戲仲𨛫疑為兄弟之國分為左右者與鄀正皆為經傳所未詳也」(金文拾遺第四頁)

〈大36〉

「隹〔鄀正〕二月〔初吉乙丑〕」「上鄀公敄人〔乍其𩛥鐘〕」

鄦 說文所無

曾伯霝盨 即燮鄦湯

阮元曰「綏與邑……皆二字合文」（積古卷七、九頁曾伯霥簠）

〈1446〉「即燮鄦邑△湯」

徐同柏釋妥邑二字合文曰「綏古文妥下也溼妥邑謂海濱斥鹵之地」（从古卷二、二十一頁周曾伯霥簠）

方濬益曰「薛氏款識晉姜鼎有征緐湯語薛氏釋綏此从邑阮錄蓋從薛氏舊釋今按此字偏旁與叔向父敢銘降多福緐敄厘緐字同則字當作鄦燮鄦湯與詩大明燮伐大商同意」（綴遺卷八十九頁曾伯霥簠）

劉心源曰「鄦舊釋綏邑二字非案此从𠂤亦不是妥乃每毐二字屮象禾形委从之又象艸形毐每即从之古文母女通用詳寗

母鼎器刻中䋣字䌛字同形當隨文義讀之如𢒼向父敢降余多

福[illegible]釐是䌛字說文作[illegible]者也天錫簋用[illegible]于神祇

是䋣字用為䋣說文作[illegible]者是也䋣說文作[illegible]此銘文義乃蹥湯二

地故繁加邑晉姜鼎征繁湯員冥乃繁陽湯陰鄎鄍四邑而

王𦆯繹䋣其誤當訂正也古文於地名多加邑旁如鄀宗婦盤邵

鐘鄦僕兒鐘鄴大梁鼎鄗長子幣鄤即鄤刀等篆並可取證（奇觚卷五、二

八頁至二九頁曾伯霥簠）

鄭 說文所無 中鼎

〈0632〉 鄭安之孫膚大史 史 中乍作其造祰鼎 鼎十

a高田忠周曰「按爽字作爽敫字作敫即此※亦文無疑又从食與肉同意餐亦肴字又从艸與殳同意殳攴通用也𣪠亦殺字而⿰殺阝字說文無之唯玉篇廣韻皆云郩邑名集韻郩音肴山名在弘農此義字亦作崤公羊僖三十三年傳崤之嶔巖文王所避風雨處又以殽為之左僖三十三年傳晉人及羌戎敗秦師于殽或省作肴後漢書王莽傳肴黽之險由是觀之崤函字初借殺為之又加邑作⿰殺阝此鼎文是也又借肴為之又加邑作郩俗亦从山遂為崤字然則左傳為本字作郩為其異文即知此篆作⿰殺阝亦殺字異文耳从邑與郘同意」（古籀篇二十第三八頁）

a 柯昌濟曰『鄭字疑鄭之異文鄭即左傳養甥之養楚有養由基鄧有養甥蓋南方之氏族』(韡華九七至九八頁簷鼎)

a 丁山曰『鄭字向來無釋按說文飴米糱煎也從食台聲𩚵籀文飴𩚵從共食當即莊卅一年左傳所謂無不饋飴之本字共為收之後起字則口所以鄭即𩚵之別寫若以籀文變小篆為例鄭從邑飴聲殆即邰之古文』(史學集刊第六二頁簷鼎太史申鼎銘跋)

鄎 說文所無

鄎子賓夫鼎

〈0527〉「鄎子賓夫、貯其行器」

林潔明曰「按鄎字說文所無、金文用為國邑名」

㙐 說文所無

格伯簋

〈1362〉氏十書史

戠武立

寓成

㙐△（A·B C·D）

a-d 阮元釋䣈土二字曰「䣈說文解為鄰道」（積古卷七、十六頁格伯簋）

a-d 吳榮光曰「許翰說㙐舊釋作䣈土二字細譣諸本蓋一字从䣈从土疑鄉之別體鄉即饗省」（筠清卷三第二十八頁周格伯敦）

a-d 劉心源曰「說文鄉从䣈从皀此从䣈从土當是鄉字」（奇觚卷十六三七頁甬生敔）

a-d 孫詒讓曰「㙐字書亦未見疑鄉之省」（餘論卷三第十八頁格伯敔）

高田忠周曰「⿱𨛜土蓋鄉古異文說文作鄉从皀聲為會意兼形聲者皀實鄉省也此从𨛜从土為會意字土猶里也周禮大司徒五州為鄉齊語十卒為鄉又十里為鄉銘意亦同立鑄國定其鄉也轉義孟子莫知其鄉注猶里以喻居也故當从土會意要鄉是六鄉所司其字初唯當用鄉後从鄉省从𨛜又變从𨛜从土文字變遷往往如此矣舊釋阮氏元云𨛜土二字𨛜鄰道也非是吳氏榮光云此⿱𨛜土一字是然彼亦無說為疑今補訂」云(古籀篇二十一第一頁)

a 郭沫若曰「⿱𨛜土當即是𨛜字說文𨛜鄰道也音與巷近」(兩攷八十二頁格伯段)